

俞前已捐函

俞

2007. 9. 28

# 夜航船

柏桦

主编

江南  
七家  
诗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录

● 序：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

柏桦……1

● 陈东东自选诗

……43

- 44 病中
- 45 旧地（古鸡鸣寺）
- 45 形式主义者爱箫
- 46 海神的一夜
- 47 八月
- 48 为一幅波斯地毯而作
- 49 在汽车上
- 50 下降
- 52 递送之神……
- 53 外滩
- 54 时代广场
- 55 低岸
- 57 译经人
- 58 雨
- 60 过海
- 62 跨世纪
- 63 窗龕
- 65 途中的牌戏
- 67 何夕

- 68 梳妆镜
- 70 咏叹前的叙述调
- 71 蟾蜍
- 72 礼拜五
- 74 喜歌剧
- 75 幽香
- 76 《导游图》
- 78 应邀参观
- 80 全装修
- 83 电影诗
- 85 童话诗

● 长岛自选诗

.....89

- 90 和山羊谈心
- 91 苏州我记
- 93 数行诗
- 95 一首诗
- 96 山庄
- 98 细雨中的庭院
- 98 在这样黑的夜里
- 100 深呼吸
- 102 我们之间，只有一张白纸的联系
- 104 生活的艺术
- 105 现在
- 107 纸上的声音
- 108 企鹅茶馆

- 110 硕鼠  
111 是笑声毁坏了我的嗓音  
113 交待  
114 走我喜欢走的道路  
115 秋天奏鸣曲  
116 古城上空的月亮  
117 一条发白的路  
118 和她一道  
119 回家  
120 晚餐  
121 十月五日：生日诗篇  
123 死去的亲人会重新回来  
124 隐身人

● 庞培自选诗

.....131

- 132 夏日之歌  
134 抱着吉他过冬  
134 秋天的运河  
135 雨  
136 夏日摇篮曲  
136 春夜  
137 印象：春天  
138 人体的罂粟  
139 爱有时是离开  
139 夏日  
140 旧宅

- 141 雨，情爱  
142 四十岁作  
143 在婺源  
143 往事  
144 雨，2005  
145 细说万物由来  
146 宏村  
146 笔直的春天  
147 活字  
148 一月七日  
149 黑暗的雨  
149 霜降之诗  
150 纪念沈从文  
151 漂泊之歌  
152 长江  
153 书  
154 五月  
155 一阵江风  
155 孩子气的诗行

● 潘维自选诗

.....157

- 158 鼎甲桥乡  
162 丝绸之府  
163 追随兰波直到阴郁的天边  
164 致艾米莉·狄金森  
166 月亮

- 167 遗言  
168 运河  
170 雨水，将耳朵摘入心灵  
171 天空的梦遗：雪葬  
173 江南水乡  
176 日子  
177 雒城  
178 给一位女孩  
179 乡党  
180 隋朝石棺内的女孩  
182 白云庵里的小尼姑  
183 梅花酒  
185 秋祭  
186 梦话从前  
187 童养媳  
188 香樟树  
190 苏小小墓前  
192 小男孩：泉子  
194 进香  
195 箫声  
198 梅花开了  
199 ZXH 画像  
202 立春  
204 冬至  
206 除夕

● 王寅自选诗

- .....211
- 212 开花的手杖
- 212 与诗人勃莱一夕谈
- 213 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
- 214 英国人
- 215 芬兰的诗
- 216 马
- 216 倾斜而上的土坡
- 217 音乐
- 218 船桨浮在水面
- 219 阳光使右边的建筑开满鲜花
- 220 一度是幻想
- 221 爱情
- 221 说多了就是威胁
- 222 风暴
- 223 回忆诺瓦列斯
- 224 谁是上帝需要的儿子
- 225 炎热的冬天
- 226 《精灵之家》选二
- 情人
- 闯入者
- 228 你来到了孤单的巴黎
- 228 必然是重复，必然是疮痍
- 229 花卉的时间
- 230 忧郁赞美诗
- 231 没有爱情的日子



- 231 飞往多雨的边境  
233 白色的海洋  
234 最近七年  
234 时光旷费得太多了  
235 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  
236 为了幸福而不是虚荣

● 小海自选诗

.....239

- 240 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  
241 日落时分  
242 田园  
243 北凌河  
244 可口可乐和终点站  
245 精神病院访客  
246 伙伴  
247 失传的，沦丧的  
248 劝喻  
250 村庄组诗（节选）  
257 老地方  
258 写给人民路80号院内的一棵树  
261 十年前的诗  
262 悼念  
262 弹棉花小店之歌  
263 一个时代的终结  
264 地面上的体育  
265 有财税所的风景

- 265 地面作业  
266 晨曲  
266 公主坟  
267 悼念敬容先生  
268 黄昏之后  
268 脱发  
269 外出  
270 理想之国  
271 天上  
272 谈话  
273 崔莺莺

● 杨键自选诗

.....275

- 276 故乡  
276 1960年记事  
277 湖上  
277 在江边  
278 惭愧  
279 乡村记事  
279 乡村  
280 祖国  
281 满月  
282 在悲痛里  
283 醒着  
284 悲伤  
285 河边柳

285	生死恋
286	跃进桥
287	暮晚
287	1967年
288	甄山禅寺
289	歌
290	祠堂
291	新生
292	一棵树
293	黄昏即景
293	幸福
294	致无名小女孩的一双眼睛
294	跪着的母子
295	悼祖母

● 后记

.....299

## 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

……………柏桦……………

● 序

### 引言

中国当代诗歌自1978年肇始至今已大约有30年了,在这30年的时间里,诗歌风水可谓变动不居而又高潮迭起:先是北京“今天派”以其英雄之姿隆重登场(1978-1985);接着这股气脉被四川接引,很快,川人就以巫气取而代之,并迅猛地在中国诗歌版图上形成另一格局(1985-1992);再接下来,诗歌风水又往东移,而后抵达江南这片锦绣明媚的大地。江南诗人终得以将万古长青的灵气凸显并为我们贡献出另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

以上是一个简略勾勒的中国当代诗歌风水(或气脉)运行图,读者见了不要以为我真要从正典的风水学角度来谈论它(按古之说法:风水又称堪舆、形法、地理、青囊、青乌、卜宅、相宅、阴阳),这里所借用的“风水”概念在本文中却要扩展得多,它既是指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的,地理、种族、时代为三大决定文学的要素;也是指梁启超、刘师培等人说的,地域文化的不同将导致南北之文的差别。而我以为不同的地理、气候、风物、习俗,必形成地学意义上的不同诗歌风水,也即是不同的诗歌气象。或者这样说:我更乐意称这里的风水为一种气象(有时这一种气象占上风,有时另一种气象又作为主导力量,这也是“风水轮流”的说法)。我早年有一句诗:“我在此经历风景的整容”,风景可行整容术,乃指不同的风水

可培育不同的人之气质与气象也。

有关中国风水气脉之走向,日本学者三浦国雄与毛纲毅曾于1986年5月在日本《建筑文化》杂志上发表过一番见解:“在中国的西北方,想象中的昆仑山即成为生气之源,气脉从那里向全世界扩展,其中的三支从北方开始以北干、中干、南干的形式在中国的大地上流动。这三大干脉与黄河、扬子江等大水系有关联。从那里分出许许多多的支流。整个国土就这样被气如网络似的东西覆盖着。‘气’是沿着中国的地势,从西方流向东方的。三大干脉中的南干,指的就是南京、香港、上海等地方,大致是长江以南一带。中干就是洛阳、西安等这样的大都市吧!北干,则经过沙漠,通过旧满洲,延伸到朝鲜的白头山方向。‘脉’这种东西的流动是很厉害的。与水相似,虽说不是水本身,但因为人们考虑在有水的地方气才流动,也就是风水中说的‘得水’。”<sup>①</sup>这便是所谓风水学中的“藏风得水”。二位学者所谈的三大干脉的走向是从纯风水学理论这一意义上讲的,而我更是倾向于在文学或诗歌范围内指认唯有“南北二干”这一经典(文学或文化意义上的)说法。譬如刘师培便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从地理学(地理也称地学,谓风水之别名)之角度讨论了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的关系。他从此出发果断地指出南北之文的差别:

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sup>②</sup>

在总论之下,刘师培还做了细分,以为南方文学表现为“清绮”、“哀艳”(按:如潘维);北方则“体峻词雄”、“粗厉猛起”(按:如多多);“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按:如陈东东)地理不同,诗歌风水亦大不同也。

● ①转引自王其亨主编的《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 ②《刘师培论学论政文集》,李妙根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不仅刘师培,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对南北之文的不同作过尽人皆知的阐释: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亦。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sup>①</sup>  
(按:如徐枕亚)

在其《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之精见更是斩钉截铁:“北学务实际,南学探玄理;……北学重礼文,南学厌繁文;北学守法律,南学明自然;北学畏天命,南学顺本性。”

对于南人的文学天赋,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亦说得条畅动容:南人“习于安逸,文质彬彬,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诗文优美,具有天赋之长才。”<sup>②</sup>而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屈子文章之精神》中却吐露得直白:“南人之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方人远甚。”

以上所引经典,是为了指出南北诗歌的大致不同(并非绝对不同),而本文的重点不是要去谈论北京诗歌和四川诗歌,也不想对三地诗歌来一个魏蜀吴式的纵横比较,而是直逼江南诗坛,但又不是数点名头、面面俱到,仅是将目光聚拢在这里所展示的七位诗人身上,做一番相关历史梳理及现实评析工作。因此,对这七位诗人的讨论必然要先从江南文化的历史脉络出发,即昔日的江南诗歌风水出发,再说白一点,从一个关键词“水”出发,这样才得以看清今日江南诗坛与诗人们的前世今生。

## 一、“流水”江南

自魏晋隋唐以降,江南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而“江南”一词早在先秦典籍中就

● ①《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②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6—17页。

已出现,在此勿需作考据式清理,那将是漫漫长夜的精密工作。但对江南的一般地理界定还是应当指明的,张岱在《夜航船》卷二地理部疆域篇“吴越疆界”中如是划定江南范围:“钱镠王以苏州平望为界,据浙闽,共一十四州。古扬州所辖之地,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凡六省。古会稽所辖之地,浙江除温、台,九府:杭、嘉、湖、处、宁、绍、金、衢、严;福建除福州,七府:漳、泉、汀、兴、建、延、邵;南直隶苏、松、常、镇四府,共二十府。会稽郡驻匝苏州府。”在“三吴、三楚”中,张岱又说:“苏州曰东吴,润州曰中吴,湖州曰西吴。江陵曰南楚,徐州曰西楚,苏州曰东楚。”古人的界定客观清澈,而我对江南的初始印象却来自幼时在终日幽暗的重庆家中阅读丘迟的一篇文章《与陈伯之书》,当读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无不欢欣鼓舞,心向往之。江南从那一刻起,便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甚至一个幻觉。

近日读景遐东博士书《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受益良多,其中他对“江南”概念的界定甚合我心,现引如下:

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纯粹区域地理的角度来看,江南是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此为广义的江南概念。在“江南”一词出现之初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是在这个范畴上使用它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南方的范围是逐渐往南移动的。因此到了近代“江南”概念的范围也渐渐缩小固定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这就是其狭义的概念。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sup>①</sup>

江南文化尤以其水之闪光夺人眼目,在古代诗篇中可谓比比皆是。随手举些例子:白居易说:“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杜荀鹤的名句至今不衰:“春到

● ① 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在诗人的笔下尽一片“吴越暖景，山川如绣”。在这片江南水乡中有朱熹的“春溪流水去无声”的静好岁月，亦有吴文英的甜蜜的哀愁：“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以及秦观那“宝帘闲挂小银钩”、“淡烟流水画屏幽”式的闲愁。当然江南的春水也激起苏曼殊的向往：“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本事诗十章》之九）“灯飘珠箔玉笋秋，几曲回阑水上楼，猛忆定菴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有关苏曼殊的传奇人生，在这里多说两句。他一生浸淫于江南良多，与柳亚子、叶楚伦等南社诗人堪称铁血兄弟。此人诗写得哀婉恻艳、萧疏淡远，颇得江南神韵。他写古诗只用了两年时间便达到一个高峰，古诗老师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他是天才。但这天才却是个贪吃之人，喜欢吃烧卖、年糕、八宝饭、金华火腿、月饼等，而香烟、糖果更是不离口。他在与朋友的书信末尾，常书“书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他为了吃糖，一次竟然拔去嘴里的金牙以作交换；他常出入于妓院，但又憎恨性；突然他会身穿袈裟独坐危崖，突然他又玩失踪的游戏，让他的朋友着急。而他的死使他的传奇达到高潮：“大师居沪上，有人要大师一次食尽肉包子六十枚以为胜者，师竟食之，遂卧病数日而终。方师食至五十余时，友人尼之，欲无尽食，盖此物食过多，则难万一消化也。师坚执不可，几至决裂，且食后又进咖啡一杯，遂不得不颓然榻下矣。”<sup>①</sup>就这样，曼殊为了与人打赌而吃包子胀死。有关他的怪诞童稚行为太多，不赘，但其声名腾播于人口，也靠了他这些异行。而这些异行也是江南文化的遗产。

在众多写江南水色的诗篇中，我独喜浙江诗人罗隐的一首《江南行》：“江烟湿雨蛟绡软，漠漠小山眉黛浅。水国多愁又多情，夜槽压酒银船满。”每当我读到“水国多愁又多情”一句，我便立刻想到了如今的江南诗人潘维，此句真是为他定身写照的，而且潘维之诗还颇得罗隐的神韵。有关罗隐这个人，在此啰嗦两句：罗隐在晚唐诗人中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人物。他虽屡考进士不中，但有几桩幸事可做世人：一是诗写得好，当时在江南一带可谓名重一时，诗歌江湖上有“四海闻有罗江东”之说；二是酒友多，且艳遇不断，如其名篇《赠妓云英》便是证明；三是命活得长，享寿八十，这在古代可是高寿了。说这些，不外另有所指，即潘维

● ①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之五，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17页。



或许就是罗江东再世也。

水至柔若玉之润泽细腻，但水也有至刚的一面，否则哪来吴越争霸时勾践卧薪尝胆以图复仇的故事。《汉书·地理志》曾记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白居易也在诗中说过：“勾践遗风霸。”江南诗僧贯休还写过：“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如此雄豪逼人的诗句。连江南妇女也有英武之气，如女烈秋瑾那手持短剑的遗照便让人平生出几分敬畏。当代诗人庞培每年在江阴宽阔的长江上来回横渡的雄姿也让人想到从古至今江阴人尚武的精神。

关于江南的刚强尚武，杨万里曾有一番评说：“金陵六朝之故国也。有孙仲谋宋武之遗烈，故其俗毅且英。”宋人评溧阳土风：“是邑有太白之英风，故其人多秀而文；有伍子胥之遗迹，故其俗多义而勇。”（以上二条见《景定建康志》卷四二风土志）

“但江南文化这种刚性特征更多的是以另外一种转化变异的方式表现出来，许多江南文士性情上都有清狂豪迈奔放洒脱之风。”<sup>①</sup>如前面所说的苏曼殊，他的怪异行为就甚合江南人的脾胃，江南人当然见怪不怪，因他们的水文化中本身就有这狂怪的传统。于是，曼殊上人的名声便被南社诸同人抬举起来，先在江南一带蒸蒸日上，随后流播到了全国。

自号“四明狂客”的越州诗人贺知章解朝服而归乡，晚年更是“尤加纵诞，无复规检”。（《旧唐书》卷一九〇本传）

杜甫《饮中八仙歌》对苏州诗人、书家张旭有深动的描绘：“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难怪时人指他为张颠。此人好酒，每醉后，呼号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另一苏州诗人顾况更是豪迈不羁。李肇《国史补》说他“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傲视朝列。”《旧唐书》本传则说他：“性诙谐，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笔者早些年读顾况《公子行》，写过一文《花花公子的五大条件》，此文收入本人著作《原来唐诗可以这样读》，有兴趣的读者，可寻来一阅，以增对顾诗人的了解，这里就不多说了。

近代同里诗人，浩歌堂主陈巢南早年豪气干云，暮年隐居乡里水边，柳亚子称他：“壮思翻飞洗天河，老抑雄心掩薜萝。”巢南亦有惊人之处，难怪亚子称他：“短小精悍如郭解，纵横

● ①同第4页注，第56页。

掉阖如苏秦，滑稽突梯如方朔，而高文典册、飞书驰檄，则又兼枚叔之长。”这位“时际会风云，丰功伟烈，殆有未可以度量计者”（柳亚子）的激烈诗人最终壮志未酬，在隐逸中死去。

而另一南社中人，苏州诗人朱梁任更是以怪诞闻名。柳亚子说他：“性情古怪，虽然是苏州人，却硬邦邦的，绝无吴侬软媚的习气，学问很好，诗文都来得，精于小学，能写篆书，又自命为音乐家，对音律别有研究。”<sup>①</sup>朱梁任性急口吃，排满最烈，他最著名的事件便是1903年秋邀苏曼殊、包天笑、范烟桥诸人去西郊狮子山招国魂，诗曰：“归去来兮我国魂，中原依旧属公孙。扫清膻雨腥风日，记取当时一片幡。”他甚至还带去一把后膛枪，向北开枪，声震四野，惊动周围乡民。一时被人以为疯子。这“疯子”却精于甲骨文字，比罗振玉还多识数十字，而且尤其尚古，当时苏州有一夏侯桥，因筑路要被当局折去，他得知后跑去桥下，抱柱痛哭。围观者又以为痴人在发疯了。这等发疯又让我想到太炎先生的一番评说：“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sup>②</sup>众所周知，章太炎的疯癫狂狷是出了名的。

从前面可知，青山秀水的江南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至柔至刚的诗人。那么当代江南诗人呢？他们依然为这片山水所感发，溢出至柔之情（如潘维），同时也掀动至刚之情（部分杨键，部分庞培）。一句话，他们与先前的江南诗人形成了互文传承的关系，这又正是T.S.艾略特那篇名文《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精神在他们身上的重演：继承与创造。此二者恰切地让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其中，江南之水的特性与气质在如下七位诗人的作品中流露出各自不同的现代面貌与色泽。

2005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曾在给北岛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刚去过伟大的江南。”此话如何讲来，其实我的隐含意思是：当地的江南诗人及古镇风景令我产生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中国的诗歌风水或中国诗歌气象不仅已经转移到江南，而且某种伟大的东西就要呼之欲出。风水的变化是神秘的，谁又真的说得清楚呢？犹如湖南文化在近现代曾战胜过江浙文化。而今，这几番变化（从北京到四川再到江南）之后，用诗人杨键的话说，便是“复位”，即物归原主。再说穿了：诗歌正宗的地位在江南。这也正应了杜牧的两句诗：“江东弟子多才俊，

● ①柳亚子：《五十七年》5，《自传·年谱·日记》。

● ②赖勤学：《“四大疯子”的佳话》，《回归生命化的教育写作》，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南诗人已卷土重来。从这片山水中，从黄酒、昆曲、园林间（中国文人的三大珍宝），他们来到了我们的目前。

潘维可谓西湖的宁馨儿，他的诗篇饱含了江南水光的灵气，真正叫“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在《鼎甲桥乡》中说：“夜晚，是水，白天，也是水/除了水，我几乎没有别处的生活……”在《天赋》中，他又说：“我的天赋是水……我的天赋是天上之水，……/是被春光望穿的秋水……/终究，我的天赋会超越水……”他能超越水吗，当他面对“——江南水乡，美与梦的泛滥之地”（《江南水乡》），最终这位当年的少年繁华辈要来到西湖边上的苏小小墓前“向美作一个交待”：

年过四十，我放下责任，  
向美作一个交待，  
算是为灵魂押上韵脚，  
……

——《苏小小墓前——给宋楠》

诗人写这首诗的时间正值2004年岁末，杭州大雪纷飞的一天。这一天，奇迹便这样平静而寒冷地降临了，诗人开始了工作，他似乎一伸手就将历史、现实、个人际遇与感怀以及美是难的（希腊谚语）这一世界性主题一下子表达出来了，显得既丰富又透彻。为此，我要说：西湖又一次拯救了一位诗人，一位真正的江南水之子。我也要說：这首诗是现代版的“波心荡，冷月无声”（姜白石《扬州慢》），是现代版的西湖之水难赋潘维的深情。但生活还要继续，水还在他的周遭波动并不停地递上美丽的“风流玉质”（潘维）。

庞培有一次在苏州对我谈起江南诗人时，这样说过：“在美学上最独立完美的是杨键和潘维，但潘维那飘渺的抒情空间还有待挖掘。”后来他又专门谈到了杨键：“杨键一方面要进入个人生活，一方面又要超脱个人生活。而一个好的诗人要冒着不被别人信任地书写自己，要有冒犯苍生的勇气。”的确，杨键以“幽愤、旷达”（庞培语）的“儒”之气节，也即以这样一种水之气魄（刚好与潘维的水之阴柔形成对比）在马鞍山，这个他诗歌的出发点

及控制范围,日夜面对了并说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现代工业是如何摧毁了江南的美。面对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他当然有一股要冒犯世俗苍生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我更乐意称之为另一种波德莱尔式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勇气,杨键已被命运所注定,仿佛冥冥之中,他被神选中了,要让他来完成一项工作,那便是见证并在绝望中呼唤着一个死去的古典江南:

长河啊你慢慢地流,  
一个自学者怎能不急呢?  
傍晚的河水倒映着铁丝的围墙,祖先的亭台……

什么样的春光,再不能挽留?  
长河啊你慢慢地流,  
倒映着祖先的亭台,祖先的松树……

——《明媚》

就这样,他在诗集《暮晚》中用了极大的篇幅(近一半的诗)写到江南的水,这本诗集共收诗184首,其中标题带水的就有20首,通读下来,无不让人跟随作者以同样沉痛欲绝的心去凭吊一个逝去的江南,或更广大地说,凭吊一个逝去的中国。诗人在长江边上不是流连光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而是呕心沥血地揪心着这满目的疮痍:“无人记下,这运载废报纸的河流。”(杨键《傍晚的光芒》)此时的“波浪已无力再讲述一个无为的民族/不停地衰老啊,长江浩荡,/必须完成的那么多,/但能够完成的又是这样少!”(杨键《楼上夜眺》)只能这样少,且再看一眼杨键眼中的江南之水如今的模样:

在蓝天下,生锈的汽笛冒着几缕煤烟,  
三条铁船已烂在岸边。  
打黄沙的水泥船在江面上驶过,

船上有他们的老婆和一条黑狗。

——《在江边》

写到这里，顺带一笔，庞培曾为杨键画了一幅肖像：“从容、淡定，中国自古以来的体格。”“体格”一说颇有见地，令我想到杨键一贯的修身功夫。不知何故，他还让我想到“常叹吾道孤”的日本禅师良宽(1758-1831)那内气外发、温良严正、状若神仙的体格。

小海少年成名。我认识他时，他还是一名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属“他们”健将(因此文不能离开主旨，所以“他们”不能提及)，大学毕业后去了苏州，因此写《北凌河》应是后来的事了。小海为海安人，他以他家乡的一条河流北凌河来抒写江南，而且是以孩子般的眼光来看世界，这似乎应了华兹华斯一句名言：“孩子是成人的父亲。”我这样说并非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其实浪漫主义并不过时，须知文学的发展不是唯进步论)，而是说他的赤子之心。正是由于这一赤子之心，他才捕捉到了现代江南水之气息：“海安入夜的凉气比赤脚还凉/比赤脚的河水流动得更慢”，但他“以前见过北凌河干旱期的青蛙/尾巴在陷落中挣脱了跟我说话”，这是孩子式的幻美(也是成年人的怀乡)，但很快幻美就落到冷酷：

村庄的水牛绝望之后  
我是海上鲸鱼的祖先

像北极冰的熔点  
村庄只是我的一个借口  
我看见一条活的尾巴  
跑过百年后父亲的村庄

年轻的海安人  
加入冰的合唱  
我知道真正的水

是腰的悲伤

在那河流与天空分手的地方

——《村庄组诗之七》

这便是诗人笔下现代江南的水之“诗意”，真如叶芝所说：“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我第一次读到长岛的诗是《和山羊谈心》，还记得当时我内心一震，因为之前并未读过他任何东西。与一些成名诗人相比，我可以说是完全不熟悉他。但这首诗却让我记住了这位诗人：他那江南般的精细、熨帖以及沉静同情。在此，我大胆猜测一下，诗人一定生于1967年，属羊。后读诗人小传，果然如此。接下来，在《苏州我记》中他写到了江南的流水：

自从我跌跌撞撞地侥幸踏入  
这座城市，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爽风吹动，薄绿的流水  
也在我的额头漾起了波纹  
我的唇齿间，烟叶焚烧留下了垢痕  
……  
他的自言自语：流逝的彗星，浓密的阴影，  
新建的民居尴尬地  
远离了小桥和流水……

依然是沉着地轻叹古典江南的消失，依然是从流水出发，但诗人并不愤怒。恕我再说一遍，只是轻叹，对光阴流逝的轻叹。这也表明了他那一贯的书生意气般的江南形象：“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但轻叹之中也有警醒，如诗人在《深呼吸》这首诗中，就说出了某种江南的警觉（生命出现了危险）：

接下来树木们将会有一场劫难，因为  
林子上游，一条大河已经露出了它的脊背  
细小的波浪即便在夏季，也谨小慎微  
一簇预示灾变的枯发踏上了树冠

而我个人尤其喜爱他的《细雨中的庭院》。一首极短小的单曲，一首小令，我敢说庞德写的那些中国意象的小诗也与此诗有得一比。我为这样的诗人而高兴，虽然他并未写出大量的江南之水的诗篇，但他骨子里却浸淫着江南的光阴与流水。

王寅、陈东东的诗看上去颇有世界文学的视野，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两人都来自上海。众所周知，上海从近代起就遭遇了西方现代性的猛烈冲击，这座“华洋杂处”的城市不仅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先驱或桥头堡，也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上海摩登”（李欧梵语）。即便如此，两人在表面的洋气下仍具有一种隐秘的江南古风。王寅的诗歌排列、体制大小像极了一幅中国山水图，这种形式上的独异与讲究，让我一眼看去便爱不释手，须知这恰当的长度、合体的诗句正好与江南山水从古至今的韵致和优雅相匹配。王寅的诗型、诗格也是我写诗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标准。

因本文此节主题是讲江南的“水”，所以还得赶紧收束，不可枝蔓。下面来看王寅一首仅三行的短诗，《爱情》：

水中的小提琴  
水中的蝴蝶  
水中的手指变幻不定

水在此处是虚写，但虚中又有实，诗人只通过三个细致的意象，“小提琴”、“蝴蝶”、“手指”便勾出一幅写意水墨画（带有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当然也写出了爱情的幻美与莫测（另一种“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现代版）。这种小诗，读者切莫轻视了，它可让我想到宋徽宗的书法，人称瘦金体，其笔势瘦硬，字体优雅，一如疾风之修竹，其间飘逸着兰花之香。而我也

从王寅这首“水中的”小诗闻到了江南点点落梅的馨香。

王寅还写过一首较长的诗《水》。通篇都是对水的形上想象，其中充满了古典江南诗人才具有的书写的享受与愉悦：“河水是句子，/……在黑暗的地方/水就是灯。”而他写的另一首诗《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也是我的偏爱（因其中有形象），我仿佛在不知不觉的朗诵中又随作者一道来到时间面前，对暮年表达礼赞，对“逝者如斯”的流水发出感慨。

每当我读到“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吴文英《莺啼序》）或“素秋不解随船去，败红趁一叶寒涛”（吴文英《惜黄花慢》）这些诗句时，我就会立刻想到诗人陈东东。他写下的《梳妆镜》、《幽香》、《导游图》等许多诗篇简直就是吴文英（文英为宁波鄞县人，此点特别指出）的手笔。吴雍庵在《词学通论》中说吴梦窗的诗：“以绵丽为尚，运思深远，用笔幽邃，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貌视之，雕缛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周介存也评：“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云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以上评说虽是说梦窗，但我敢肯定地说，用在陈东东的诗歌评论上万分准确，毫厘不差，无须多作解释，行家里手一见便会认同，难怪臧棣要说陈东东的诗是汉语中的钻石，我以为加上“现代”二字更为准确。陈东东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善用词语，并通过词语达至音乐性（这一点包括“钻石”后面还要谈），他“能令无数丽字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况周颐论吴文英）陈东东能将词语逼至如此险悬的高度并“炫人眼目”（张炎）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20多年前，当我读到“灯也该点到江水里去，让他们看看/活着的鱼，让他们看看/无声的海/也应该让他们看看落日/一只火鸟从树林里腾起”，我已感受到他的禅与超现实主义诗风，他与废名的相通处等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现代版通过“点灯”映照于我的目前（此点不展开谈，因已被论及多多）。那时他还没有让我想到吴文英，但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有着吴文英的影子吧。

说点题外话（其实也是紧扣文脉的），“梦窗的词在后世并不是始终为所有的人所推重的。比如喜欢赤裸裸的纯粹感情的王国维等人，就当然不会喜欢南宋的文人词，而作为其代表的吴梦窗等人，当然也就只能成为受批判的对象了”<sup>①</sup>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他首推李煜，并批评南宋词，认为“隔”。他又说：“白石写景之作……虽格韵

● ① 参阅村上哲见：《吴文英（梦窗）及其词》，《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史达祖）、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见《人间词话》）国维此说差矣，犹如以上引文中被日本学者村上哲见所讽刺的那样，他只能喜欢那些“赤裸裸的纯粹感情的流露”的诗，作为一代大家，这样的思路未免太狭窄简单了吧。须知诗乃“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事业，它的本质是“尽可能多地包含技艺的快乐”。（罗兰·巴特的一个观点）而南宋文人词，尤其是梦窗的词“在形式、修辞以及音乐性方面已达到高度洗练”。<sup>①</sup>给予这烂熟至纯的诗词技艺以中国文化的精粹地位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说，风流何绝？渡江之后，风流在江南大盛也！联想到陈东东的诗被一些人十分推崇又被另一些人不屑一顾，他似乎还真有一点吴文英的命运哩。无论怎样，我要说：陈东东让吴文英——这位我最热爱的宋朝江南诗人——复活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不是吗？最精致风雅的江南诗歌传统终于未被湮没，终于在陈东东的当代笔端流溢出水云波动的闪光。这闪光也可以是“外滩”之水，“在银行大厦的玻璃光芒里缓缓刹住车”（陈东东《外滩》），并又在“黑河黑到了顶点”（陈东东《低岸》）。现代江南在诗人笔下徐徐展开，与“一一风荷举”形成古今之张力；它有时甚至还是“海神的一夜”，这“海神”企图以“马蹄踏碎了青瓦”（陈东东《海神的一夜》）来完成一次跨文化的中西对话，而对话的主导者理所当然的是从江南出发，从上海出发，为此，来一番中西合璧的诗意想象，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庞培在《长江》一诗的第一节这样写道：

这里

一滴水是我的出生地，

这里的水流

扩展到我全身，

每一寸肌肤都有无数的港湾、沉船，

锚链从我血管中“轧轧”升起，

带上江底的污泥——

● ①同第13页注，第306页。

一个英武果敢的庞培已呈现在我的眼前，他正在江阴这一段长江里恣意地击水，无所畏惧，一直向前。其歌唱的口气正如“一年江海姿狂游”的张祜。有关两人的相似性后文还要谈到。

庞培是我自杨键之后认识的最好的诗友之一，我还记得他与我初见面时的情形：短暂的拘谨旋即结束，接着是他独有的爽朗的笑声。他是丰富的又是单纯的，有着江南至柔之水的气质，同时又具至刚的一面，一个诗意的矛盾。他的体格如此宽阔，可容纳万顷波涛，这位长江以南的儿子不仅是“浪遏飞舟”（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绝顶高手，也是江阴尚武精神的一位诗人代表。他的胸怀可以随时激荡起来：明朗、炙热、细腻而勇猛。江南的水之灵气，北方人的博大雄气都聚于他的一身。

作为中国的散文大家之一，庞培的行文有一种灿烂广大而又波涛汹涌的功夫，但更多的却是一种挡不住的急迫，他要热烈地表达，不管虚或实；他要精神饱满地行走在江南的大地上，无论歌声的古老或新鲜。可以说他是江南最明亮的水之诗人，充满了少年江南的朝气。总之，他的诗毫不犹豫，是江南的一个异类（因兼具北人气质）。顺势而下，他写出了豪迈的《夏日之歌》：

大海的和声，深邃洁白  
当我赤脚绕经儿时古老的天井  
那些弄堂深邃美丽的洋流  
吸引成千上万的人生踊跃向前  
深夜，海水撞击发出星星的声音  
一名孩子惊讶地张着嘴  
尝到了宇宙之美黑暗孤单的滋味

这就是诗人眼中或幻想中的江南，它在诗人澎湃的心灵里变成了“大海的和声”，江南被他的气魄打开了，正以无羁的地学概念涌向四面八方，并雀跃着要去参与对世界文化的想象。

## 二、诗酒文会

梁启超曾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之七论江苏说：“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渊藪，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不仅仅是近代，从隋唐以降，此地便一直是“光焰发射之中枢焉”。这里是风月繁华之地，是诗文鼎盛之地（就连诗圣杜甫都要去江南认真学习“吴体诗”），也是诗酒文会频仍，“诗酒主”（白居易）“风流帅”（苏东坡）轮番登场之地。尤其以白居易、苏东坡这样的大诗人为号召的诗酒文会更是逝水流年、光华万丈，这可是至真至切的“光焰发射之中枢焉”。下面容我来叙述一番。

我曾于2005年初应邀出席虎丘诗会（之前，于2004年我曾出席过杭州印象画廊率先举行的“不完整世界”之诗会），在邀请函中我读到如下段落：

虎丘诗会拥有悠久历史，明末的复社曾举办过虎丘诗会。据《复社纪略》称：崇祯六年曾大会于虎丘，“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山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清末1909年以柳亚子为首的南社成立，首次雅集就选在虎丘，并且，承继王羲之《兰亭序》之风尚，每次雅集都选在上巳日，即农历三月初三。本次虎丘诗会从时间和地点上沿袭传统，在内容上则与历史截然不同。我们希望为诗人创造一个彼此交流诗艺、增进相互友情的机会，共同探讨诗歌创新的途径，扩大新诗的影响力。

这个邀请函其实完全是依传统文人的诗酒文会行事，但它偏说在内容上与历史截然不同，有什么不同呢？是因为“新诗”吗？这是一个小失误。说穿了，新诗与古诗在内容上虽判然有别，但都是以汉字所书写的汉诗，因此不必太过计较。这里我并不纠缠，仅点到为止，下面我要翻转一笔，从大的传统文学意义上梳理一遍有关“虎丘诗会”的美与意义。

江南的诗酒文会是有深远的传统可循的。据《晋书》卷八〇所记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序以申其志。”《兰亭集序》就不必引用了，从《晋书》卷八〇中，我们已见

出兰亭雅集的人物与初衷，不外文人墨客饮宴嬉游、流连光景，品赏山水。从此，这一诗人的雅集形式便成了永恒的诗歌传统。一举命名，一锤定音，中国诗歌史上的创世行为(仪式)随即完成。

正如景遐东所说：“兰亭文士集会开创了江南文人诗酒文会的滥觞，其后流风余韵代代不绝。”<sup>①</sup>

中唐江南诗人的雅集：“较多的是以那些任职江南爱好文学的地方长官或江南本土颇负盛名的文士为中心，周围聚集一批文士进行群体诗歌创作。诗会中诗歌创作形式多样，常见的是同咏、分题、分韵、联句等。其中最能体现诗会社交性、群体性特点的莫过于各种或大或小的诗会联句。联句为多人共作一首诗，注重意脉的关联、对偶的精当及语言的丰赡，形式技巧要求很高，颇能显示作家的学识与才华，同时又带有很强的社交娱乐性质，所以成为文人集团群体创作的最好的形式。”<sup>②</sup>

韦苏州(韦应物，苏州刺史)就曾在苏州大兴诗酒文会。白居易曾回忆道：“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酒，每与宾一醉一吟，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sup>③</sup>韦苏州这人，早年属泼皮无赖，后又狂热读书作诗，性格为之巨变。“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引自李肇《国史补》)

以上引文是白居易后来回忆他少年时的情形，可见诗酒文会对一个儿童的影响，大而大之，即对社会的影响。后来，白居易成为江南诗坛盟主，号称“诗酒主”，有其诗为证：“杭州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卷二三)。在杭州，他称“诗酒主”；在苏州时，又称“诗太守”：“何似姑苏诗太守，吟诗相继有三人”(《送刘郎中赴任苏州》)；而且还高唱：“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头号“快活人”一生只是不停地在江南行诗酒文会，观吴越歌舞，要么就是携众妓(有时多达几十名)遨游苏杭二地，他有一幅自画像：“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按：“两地江山”指苏州、杭州，“五年风月”指他在苏杭二地轮番所过的诗酒生活)。如此诗酒文会，他自己也有交待：“吟山歌

● ①同第4页注，第189页。

● ②同第4页注，第191页。

● ③《吴郡诗石记》，《白居易全集》卷五九。

水嘲风月，便是三年官满时。”可想而知，他任官杭州时，几乎无事可做，仅行他那日以继夜的诗酒文会，难怪他要说：“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但也不要小视这诗酒文会，“通过他在杭州诗酒文会的示范，带动了江南社会更加热爱诗歌倒是事实。”<sup>①</sup>

白居易在江南最终形成了他的人生观：“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醉吟先生墓志铭》，卷七一）而吴越日趋精致享乐的风尚也让他不停地在诗酒文会上体认到：“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看来，身心的逸乐是乐天的头等大事。另外，作为江南“诗酒主”，他在整个江南可谓一呼百应。不仅诗人，连稍有文化的百姓都模仿他。他任官杭州时，“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sup>②</sup>其中最可说的便是我私心热爱的二位诗人张祜与徐凝，二人为争解元，打了一个诗歌擂台赛，乐天为裁判，最终判徐凝二句诗“今古常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胜出，《唐语林》卷三对其事有详细记载，恕不赘引。

有心的读者还可注意《武林旧事》卷第五“湖山胜概”中“南山路”这条，其中提到当时南宋临安的一座楼宇“丰乐楼”，这可是一座了不得的楼，文人雅士常聚于此行诗酒文会，“吴梦窗尝大书所赋莺啼序于壁，一时为人传诵”。宇文所安曾用戏剧性的笔法在《追忆》一书“绣户：回忆与艺术”一文中描绘过这一幕，也不必引来了。

至于清初王士禛在扬州所举行的“红桥聚会”，更可以用一本大书来书写，殊不知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样一本书，《清初扬州文化》，作者为美国美女汉学家梅尔清，由复旦大学2004年出版，其中第二章专谈这一大型诗酒文会之来龙去脉，在此就不展开了，又专为有心读者指出便罢。

时间到了1909年11月13日，这一天，苏州阊门外的惠中旅店突然到来了十九位江南青年俊彦。很快，他们雇上一只游船，携带酒菜与诗稿，直奔虎丘而去。这一天，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人要在虎丘举行南社成立大会，这可说是近代最有影响的一次文酒诗会，也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大聚义”。回到本文开头，梁启超那段话其实质是表达了对南社诸人的敬畏，因此才有“江南为光焰发射之中心”一说。

● ①同第4页注，第349页。

● ②《唐摭言》卷二“争解元”条。

南社从此共举行了18次雅集,出版了22集《南社丛刻》。而他们的雅集后来多被认为是革命行为(当然这样说说也行,不过,我以为他们当时只属“文学愤青”,结社作诗是可以理解的,其原因有二:一是对郑孝胥、陈三立等人不可撼动的诗名既羡又恨,欲争一高低;二是1905年科举已废,前程断绝,南社诸人怀抱受阻,只好借诗发发牢骚),我却不以为然,这类诗酒文会不外诗人间联络感情,相互交流而已,这期间南社社员中的“唐宋诗之争”便是证明。还有一个好例子,便是著名的“迷楼轰饮”。1920年12月“柳亚子有事至岷江,岷江有一酒楼,酒楼有一红颜女子当垆,柳亚子邀陈去病、王玄穆、凌莘子、陈戡人、费公直及堂弟转霄、率初等十余人集合酒楼,轰饮三夜,柳亚子写有《次韵和巢南兼示同人》……等诗。这次聚饮联日竟夕,柳亚子说:‘我们尽日沉醉于此,差不多像入了迷楼。从前,隋炀帝的迷楼是迷于色,我们这个迷楼是迷于酒。所迷不同,其为迷一也。’”<sup>①</sup>

而最让我感慨系之的便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一千文人所举行的文酒诗会。最早的青社我就不多说,这里只说星社。星社最初由赵眠云、范烟桥等人发起于苏州留园,后来聚会人数高达105人,差一点就凑齐了他们梦想中的梁山泊108将。他们的每次聚会大多在苏州的各个名园举行,其内容也不外是行酒令、猜谜语、作诗、书法、绘画等等,最有趣的事,他们还弄了一个“集锦小说”,这等做法,犹如古代诗人的对诗联句,一部小说由众人联络合写,一人一段,这对每个人不同的心思如何去书写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多个主脑要变为一个主脑)是一个考验,其中思想、文脉、技艺等方方面面的协作与配合颇有讲究,这也算是文学锻炼的妙法之一吧,而写作中的娱思、娱艺、娱技更为人带来文本的愉悦和享受。

关于这类雅集,周瘦鹃专门写过一文,《记狼虎会》。何为“狼虎”,瘦鹃说:“盖谓与会者须狼吞虎咽,不以为谦相尚。而人人之中以体态作比,适得狼四,而虎亦四也。”<sup>②</sup>狼虎各四人,是说常聚的八人,皆一时“鸳鸯”之才俊。饮宴之中,每人还有表演,如演南词《断桥》,即席赋诗等不一而足。对于这样的诗酒文会,瘦鹃又说:“诚开竹林之生面,亦兰亭之别裁也。”<sup>③</sup>总起说来,从兰亭开创诗酒文会至今,在江南就一直长盛不衰,而且不以“载道”说事,只是做诗人作家的

● ①转引自孙之梅:《南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 ②转引自王智毅编:《周瘦鹃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 ③同①,第69页。

风雅游戏,最多亦是寓教于乐。而乐是关键词,其中包含了多少难以言表的对人世光景的流连。我禁不住也想在此叹唱两句:

小竹楼、白衬衫  
你是不是正当年?  
难得下一次决心  
夏天还很远

——柏桦《夏天还很远》

而当代虎丘诗会自2005年创办始,就本着“吾从周”的精神,遵循兰亭雅集以来所制定的古礼,诗人们聚集一处,畅怀林泉、登赏吟啸,颇有至今不信江湖老之慨。以我参加的第二届(2006年3月3日)虎丘诗会为例,当堪称古典雅集的重现,饮食起居无不染上传统的色彩,住在范石湖的隐居地旁边的吴越山庄内,去司徒庙前煮酒,邓尉胜处观“香雪海”,紫金庵内吃碧螺春新茶,夜深人静时又在酒吧里轰饮高歌。当然最重要的行动是去苏州少年宫登台朗诵诗歌,一会官话,一会方言,不亦乐乎。如此闲情悠游、诗人唱和、酣玩岁月真赏心快事矣。而杭州的诗会我参加了两次,每次不外亦是诗友相聚,朗诵与“细论文”交替,探春游湖依旧。尤其是第二次“诗画印刷”活动,更是诗人、画家齐聚,重演了一场古时江南诗画合璧的大型文酒诗会。诗人们似乎都摇身一变为当代杭州“诗酒主”,真是“诗人兴会更无前”(毛泽东)。

“虎丘诗会”及杭州的“不完整世界”之诗会应是当今江南文化中的两个夺目的亮点,二者可称江南诗坛的双子星座,互为辉耀。诗人们借这两地的文酒诗会,一边追慕先贤一边继往开来,当然也表达了对良辰美景、静好岁月(眼下称“和谐社会”,用词不同,意思一样)的向往。它的意义如此之多,在此,我仅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是这两个诗会标志了中国当代诗歌风水已明确转移至江南。夜航船上的七位诗人均出自江南,便是证明;更不用说的是,他们作为江南的现代“诗酒主”已吸引了各地诗人的目光。而他们各自的诗风,或细密(长岛)、或繁复(陈东东)、或阴凉(潘维)、或雄浑(杨键)、或优雅(王寅)、或怀乡(小海)、或慷慨(庞培),几乎把江南的诗歌风骨均一一收拢了。

二是社会影响。这点前面也有提及,总结一下:通过这样的文酒诗会,诗教得以传播,江南民众感受到了诗意的人生。第一届虎丘诗会的朗诵会在苏州大学举行,第二届在苏州少年宫举行,这两次公共行为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价值。它对于社会的诗性培养有不可估量之示范作用。

三是虎丘诗会与杭州诗会属诗人间集体性的文学活动,它必定能为诗人间切磋技艺提供一个良好的场所。而且杭州的“诗画印刷”之聚会活动,也使我想到了唐时“浙西诗会中韦渠牟作《天竺寺十六韵》诗,颜真卿不仅为之序、和诗,还使画工按其意境作画,所谓‘摘句配境,偕为胜绝。’”<sup>①</sup>又正如杭州诗会组织者所说:“在技术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精神的博大,是否具有批判力和包容性,乃是诗人和艺术家的核心问题。故此,交流、学习,催生各自的创造因子,是我们的愿景。”这一愿景在杭州通过诗画合璧已经达成。

### 三、隐逸与漫游

写下这个标题便思绪如潮,这可是一个大题目,可写成一本专书,而且这类谈论中国隐士与文化的书已是汗牛充栋,不可枚数。笔者在此不想做全面梳理,只叙说如今这“夜航船”上的七诗人,他们是如何在“隐逸与漫游”这条江南古典诗人曾经历的道路生活并写作的。诗人庞培说过:“我不仅仅是在地理上漫游江南,也是在精神上漫游江南。”此话一语双关,清楚点明隐逸与漫游乃一事之两面,那便是隐中有游,游中有隐。而江南佳山水更是隐与游的绝妙之地,自古以来多少诗人画家在这片清幽的山水间沉思或行走。元代辛文房面对此良辰美景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余昔经桐庐古邑,山水苍翠,严先生钓石,居然无恙。忽自星沉,千载寥邈,后之学者,往往继踵芳尘,文华伟杰,义逼云天,产秀毓奇,此时为冠。至今有长吟高蹈之风。古碑石刻题名等,相传不废。揽辔彷徨,不忍去之。<sup>②</sup>

● ①同第4页注,第207页。

● ②《唐才子传校笺》卷六《徐陵传》,中华书局,1990年版。



文房当年在这片清嘉得令人应接不暇的山水中真是一步一回头，流连不忍离去。面对这样美丽的风水宝地，谁又愿意离去呢？早在晋之末叶，陶潜便在江西、皖南一带开“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钟嵘《诗品》）。到唐代隐逸之风大盛，一代名僧寒山子便曾隐居于浙江天台山，顾况隐于茅山，张祜晚年隐于丹阳，陆龟蒙隐于松江甫里，后又浪游太湖（后面再谈）。这一无休止的隐逸诗人名单无需再开列下去了，其中隐逸之佳话不胜枚举，如宋人林和靖梅妻鹤子，唐人张志和樵婢渔奴等。或许有人会问，在唐代为何如此多的诗人选择了隐逸之路，答案可以很多种，在此我独选严耕望先生的一段话做答：“诗文习业，所赖于师承者少，所赖于环境之陶冶者则大，且群居不必多人，故深山邃谷最宜习业。陶气质、润心灵，乃习文之津途。”<sup>①</sup>

另外，“唐代著名文人大多数都曾经到江南漫游过，突出的如宋之问、孟浩然、王维、吴筠、李白、杜甫、崔颢、李德裕、白居易、张继、李贺、温庭筠、韦庄等（江南本土文士尚不计算在内），他们流连江南清秀山水，同时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漫游江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唐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sup>②</sup>其中的杜牧更是了不得的人物，他那颓唐风雅的一组漫游扬州的诗歌不仅开创了“扬州梦”，也令多少后继文人为之魂魄颠倒，心向往之。

总之，隐逸与漫游是中国文人，尤其是江南诗人的日常功课，这功课对诗人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如果说隐逸偏于思考与阅读，那么漫游就重视观看与感受，二者互为表里为诗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隐逸对写作的重要性，前面严耕望先生已谈到了，那么漫游呢？张潮在《幽梦影》中这样说过：“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山水是大地的文章。”此句真是点中穴位，一语道破写作的奥妙及其与漫游的关系。如此实行，诗人才能“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水则情满于水”。所谓情景交融，一切景语皆情语，此等写作座右铭无不皆出自“漫游”这一关节。那么在漫游中，我们又如何观看、感受呢？德国诗人里尔克有一段话说得极为精当，现录如下：

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很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

● ① 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载《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

● ② 同第4页注，第217—218页。

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sup>①</sup>

正是在江南诗人漫游传统指引下，也可以说在里尔克式的漫游目光指引下，庞培经年历月大踏步地行走在江南的山水之间。他很像一位中晚唐的江南诗人张祜，此人早年寓居苏州，“性爱山水，多游名寺，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权，润之甘露、招隐，往往题咏唱绝。”<sup>②</sup>张祜是一个终身漫游的诗人（仅晚年才隐居并终老于丹阳），在游历江南时曾写过一批令我十分沉醉的小诗，即《江南杂题三十首》。张祜在唐代诗人中虽不是翘楚，但作为诗人甚合我心，他的诗写得极为轻灵，又颇富豪气。这不仅与他的气质有关，也与他的生活关系甚大。张祜一生行侠仗义，志向高远，浪迹于江湖，属真名士自风流的人物。他与杜牧是最好的朋友，两人都是扬州的热爱者，前者写过《到广陵》，后者写过著名的《遣怀》。而且杜牧还力挺张祜的诗：“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可见杜牧对张祜的诗才与人品是相当熟悉的。

张祜文酒风流，特别迷醉于富贵温柔的扬州，他说过：“一年江海姿狂游，夜宿娼家晓上楼。嗜酒几曾群众小，为文多是讽诸侯。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今日更来憔悴意，不堪风月满扬州。”（张祜《到广陵》）如此“疯狂”的扬州生活，可作诗人的标准自画像。张祜虽“狂游”于这种生活，但做诗人还是清高的。如诗中所说，他吃酒从不与小人为伍，写诗文也大半是讽刺当官的。而且还说自己文武兼备，既能路见不平拔剑相助，又能在象牙塔里吟咏风月、孤芳自赏。

说了这些，读者不要以为庞培就过的这种生活，他与张祜“一年江海姿狂游”的生活相去甚远，我所说的他与张祜的相似，是指两人都有行侠仗义的英雄气概，并非在生活行为中处处雷同。比如庞培就在不停地漫游江南的过程中，寻找着一种他自己的声音、方式或题材，来表达他对江南之美日益消失的迫切关注。为此，他写下宏村，并通过宏村把江南之美的历史意义转化为当下的个人的记忆：

● ① 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 ② 《唐才子传》卷六。

当他们和蔼地笑着，样子谦让  
整个上午都显得忠厚、古朴  
虽然空气残留月夜的清香  
月亮就像一把叉草的杈子，被扔在草垛上

——《宏村》

他也写下婺源之美的侧影，以期我们牢记：

在婺源，雨是古老的农具，  
镌刻在岩壁上湿漉漉的农家乐  
沿山体下滑。  
烧炭人的烟  
自乳白色的山腰冉冉上升，  
一枚枚种子笔直射向  
村头上千年的古樟。

——《在婺源》

我想诗人在婺源——中国最美丽的江南乡村——漫游时，一定想到过一代大隐，经学家江永吧，江永在徽州叫“婺源先生”，是戴震的老师，此人胸怀宇内，却以布衣终老。在婺源，诗人也一定体会良多，如是，才写出了这首充满感怀的诗篇。

正如此节开篇所说隐与游乃一事之两面。庞培也写出过许多隐逸之诗，其中一首小诗，令我读之难忘：

我的所得  
只是安安静静的乡土，  
几本遭磨损的古籍，三两个

春夜以及傍河的市井陋巷中  
暮晚的下雪天气。

——《乡土》

此诗直逼唐人绝句胜景，隐逸中的几点虚实，尤见作者手腕之空灵，用胡兰成的话说，读此诗才知何为“岁月静好，人世安稳”。顺便再指一点，“三两个春夜”令我想到另一些数目之美，如东坡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张祜的“两三星火是瓜州”；辛弃疾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可见当代诗人与古人也是心有灵犀的，而所谓的传统消亡论可以休矣。

另外，这首诗还让我享受到了本该古代江南诗人才能享受到的隐逸之妙处，“心无弛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闲可以养性，可以悦心。焚香鼓琴，栽花种竹，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榻排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蔼，栏槛花妍，虽咽云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室，一洗人间氛垢矣。”周瘦鹃当年从上海滩激流勇退，归隐苏州凤凰街王长河头三号的私家园林，过着赏花闻香的生活，想必也有同感吧。庞培在下雪天抚摸几本“磨损的古籍”，这又是《枕草子》的一个意境：冬天下围棋，下到深夜时分，将棋子放进盒子里，那棋子清朗的声音伴着温暖冬夜的炉火实在令人怀念。是的，岁月在棋声中悄悄流逝；而目前，我就在这几本磨损的古籍间悄然流逝。这也正是黄山谷《池口风雨留三日》中的一个意境：“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

其他的隐逸与漫游也在其他三位诗人那里进行，小海、长岛、王寅有他们相近的方式。

现代人的隐逸生活与古代完全不同了。古人隐于山林、寺庙、园林，这些都是至美的退隐静思之地，而现代人大多行“大隐隐于市”之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聊做宽慰解吧。而“大隐隐于市”也有传统可循，并非今人独创。如庄子他就“选择了隐居于人群中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开辟出一种新的隐士类型……他选择了一种所谓‘心隐’的方式，这种心隐就是说，我的形体可以不隐藏（按：不像伯夷叔齐这类隐士采取形隐的方式，即全身退隐于山林），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每天和别人一样吃喝玩乐，可是我的心是特别的，和所有的人都

不一样的。”<sup>①</sup>上述三位诗人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庄子模式。

小海在苏州市政府工作，长岛在出版社工作，王寅在上海做记者，三个人的这类工作都保持了与社会和人群密切的接触，看上去似乎是另一种漫游，而不是隐逸，但“心隐”却时时刻刻发生在三位诗人身上：小海通过怀乡之诗寄托童年的情感，长岛通过光阴（即时间）之诗消解生命的虚无，王寅却通过优雅之诗隔绝了社会的热闹。他们三人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段达到了一种共同的生活的艺术，即内心的隐逸与沉思。三人在具体的诗歌中所流露的这种沉思那就太多了，读其诗，随时可以感受到。且听我如下分头说来，就算是一点点体悟吧。

王寅有一首诗，《说多了就是威胁》便是与社会和人群打交道后的内心反思，或者说是一种人与人关系间的形上思考。最终诗人得出了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说多了就是威胁。”那么，隐逸或许就应该是人生的最佳选择，因它可以避免这种无处不在的威胁。

在《秋天的气味》中，诗人的心一直在往下沉：

社区的心脏弥漫着煤气的臭味  
雨水照亮的屋顶是唯一的来信  
空巷映照着月光  
秋天凋落的头发  
悄悄落到抽屉的深处

这是另一幅现代城市里的“静夜思”，诗人只有在这夜深人静之时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跳动，当然也才能闻到那特有的“秋天的气味”。

我还知道王寅曾去过国内外许多城市，可以想象他是怎样怀着一颗隐逸的心行走在那些大街小巷的，最终这些漫游都化为内心的诗篇，其中一首《芬兰的诗》读来有一种冰凉的光芒，诸于唇吻，而且美得令人不可思议，除了激赏，我真不知应该从何说起。

在长岛的诗中，我读到了他对隐逸最佳的解释：

● ①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页。

我一生的写作——

我其实，什么都不在乎

我把自己整个儿

献给了虚无

——《一首诗》

“谁此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里尔克《秋日》），谁此时选择隐逸那便是将整个身心献给虚无，如此饱满深邃的诗意就这样一下子被警觉的诗人捕捉到了，这种隐逸的欢乐只能属于这位深懂隐逸的诗人。

从上首诗可见长岛那极深的隐逸之感。如没有这种深刻的隐逸之感，他就一定写不出《和山羊谈心》这样静水流深的诗，更写不出这颗“沉默、阴郁、哀怨和怜悯”的内心。

《隐身人》、《在这样黑的夜里》更有对隐者极生动精准的形象描写：

在这样黑的夜里，混乱得到了清理

一个思想者，应该是哑巴和聋子

在这样黑的夜里，逝去的逝去

要来的正来临：一个隐身人敲开了你的房门

——《在这样黑的夜里》

我们该怎样期盼呢？我们也盼望有一位梦中的隐士来敲开我们的房门，他将引领我“走我喜欢走的道路”（长岛）并“和她一道”（长岛）走向神秘的远方，或者把心放下，像诗人一样：“我想到瑞士或加拿大去/不为什么，就是想换一下空气”，（长岛《交待》）隐逸之外还有另一番隐逸，漫游之中也有另一种漫游，诗人为我们打开了视野，那好吧，就让我们不停地走出去吧，“走到古老的树下……仰对着天空，卧在花丛里。”（里尔克《总是一再地》）

根据心理的对立原理，人都不喜欢自己正在过着的生活，因此才有“生活在别处”一说。小海作为苏州市政府的公务员及一名国家干部无疑也厌倦于眼下繁忙的生活，而向往和平

闲适的乡村生活。就这样，他一边工作，一边写作了大量怀念家乡的诗歌，如《北凌河》、《村庄组诗》、《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村庄与田园》等，以表达他内心的“莼鲈之思”，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诗篇来婉转诉说他愿像晋人张翰那样在一场秋风中辞官回乡，悠游岁月。但现实又必须面对，最后，诗人在隐逸中平静了下来。在“日落时分”（小海），在夜幕垂临的城市，他说：“我们就在树下/享受这一切。”（小海《日落时分》）人生有时也需要将就，既然回不了乡村，那就在城市的大树下，在工作之余的黄昏或夜晚，勉强享受一会吧。

而这种短暂的“享受”有时也会带给人一种崭新的美之发现。《弹棉花小店之歌》便是这类奇迹。倘若隐逸者缺乏长时间的对一件事物的细致关注，他就写不出这样司空见惯而又极难发现的美，这里可有最为朴素的汉人的日常生活呀，也有江南特有的民风民俗，诗人以“动物式的注意力”（里尔克）在对弹棉花的伙计进行了长时段的观察后，立即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什么样的启示呢？先让我们来读这首诗的第二节：

就像伙计们的弹唱词

“嘭嘭 嘭嘭 嘭嘭

飘飘扬扬，挥挥洒洒

我就隐匿在简单事物背后

（就像弓弦）

你可以找到这个事物

（整个大木弓）

你找不到我”

——《弹棉花小店之歌》

是的，我们找不到诗人这个主体，诗人已经隐逸，就像那“平凡的”弹棉花的伙计，他躲在了生活的后面，前面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木弓”，这“弓”便是那“大隐隐于市”的“市”，在这“市”上我们不得不日夜奔赴于谋生之途。我们必须像一个普通劳动者那样劳作。但我们的心的永远属于自己。在常常的“麻木”中，我们会觉得劳作有时也是快乐的，就像弹

棉花发出的“嘭嘭”声，它同样呼应着古老的教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在某些难能可贵的时刻，我们终将会认识生活的真谛，“大木弓”拘不住我的心，我的心在别处，它可以闪神，可以隐逸，总之“你找不到我”。劳作是幸福的，也是寂寞的，隐藏的心同样如此，劳作是单调的、机械的，就像日复一日地弹棉花，但其中单纯的可歌可泣的美却唯独只有那颗隐藏的心才能体悟，或换言之，那似乎不在场的“弓弦”才能体悟。诗人在此体悟了并一语为我们说破了，那就是活着并在极深隐的内心感受着才是唯一的幸福，而任何公开的劳动都是无甚大碍的，只要你有一颗敏感的善于体会的心。顺便说一句，阅读此诗让我享受到了只有在阅读契诃夫那些短篇小说时才能享受到的淡淡的忧伤与快乐。

潘维在一首诗中这样展开了他早年的隐逸生活（潘维十分幸运地被某种神秘的江南古风所保护）：

在我居住的这个南方山乡  
雨水日子般落下来  
我把它们捆好、扎紧、晒在麦场上  
入冬之后就用它们来烤火  
小鸟儿赤裸着烫伤的爪  
哭着飞远了  
很深的山沟窝里  
斧头整日整夜地嗥叫  
农夫播种时的寂寞击拍着蓝色的湖岸

那时他还住在浙江长兴县城，一个我从未去过（差一点我就去了，今年夏天我去了丰子恺的家乡石门湾）的地方，但我知道那里有一片最美的树林，那里的乡村生活如潘维此诗所写无疑是令人难忘的。我读了这首诗，接着又读了另一首同样美丽的小诗《乡村即景》，恕我再次全文引来，因为它的确让我爱不释手：



邮车被一阵钟声挡住  
被早晨的微光挡住  
被房梁上的旗帜、橘香和幽静挡住去路  
河埠头女人的话语  
渐渐明亮,上升  
这炊烟充满秘密

多彩的街道,空气新鲜  
节日的水罐  
托在乡村的头顶  
孩子们脚摇摇晃晃的  
不时泼下一些快活,一阵陶醉,一片哭嚎  
我的耳朵啊  
极度疲劳,极度疲劳  
就像一对布谷鸟  
无法落在粮食多的地方

在第一首诗中,多雨的南方山乡就这样延续着它那古老的宁静,而斧头的嗥叫,若收成般的雨(一个关于收成的象征)的降下,又更加深了山乡的宁静,这里几乎只剩下了宁静与风景,连农夫的劳动也成为宁静与风景本身。隐逸者以一颗倾听的心,面对这幅宁静的江南山乡水墨画,这淡淡的几笔,这几个意象以及这留给我们的关于宁静的无限的遐想。

第二首就迥然不同了,诗人换了一副笔墨,不如说换了一副心情,他为我们展开了另一幅乡村景象,它似乎从宁静中苏醒了,河街上有了人语声,朝阳好像也在喧哗。总之,人气与热闹使得诗人“极度疲劳”(这是正话反说,其实是极度快乐),而邮车真的被挡住了吗?没有,邮车从远方来,这时,它作为客人似乎也在聆听这乡村的话语与清新。这样的乡村之美可用胡兰成的一段话来生发一下:

都有一种热闹兴旺的慷慨。人家早睡早起，做事在心在意，行行出好手。村子里没有一处懒摊，没有一段破路，没有一座任其倾倒的桥梁。山场田畝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时风清肃，作物没有牛羊践踏，没有人偷窃。人家门前溪水很深，岭上的树木很长。彼时的人们因为勤力，都精神气爽。<sup>①</sup>

在另一处胡兰成亦说得同样好，而且也可用来理解潘维这首《乡村即景》：

但凡我家来了人客，便邻妇亦说话含笑，帮我在檐头剥笋，母亲在厨下，煎炒之声，响连四壁，炊烟袅到庭前，亮蓝动人心，此即村落人家亦有现实的华丽。……这样的人客来时，是外面的天下世界也都来到堂前了。<sup>②</sup>

我敢说潘维笔下那被挡住的邮车上的客人正在经历乡村“现实的华丽”这一幕，诗无需处处写实，需要留白。而胡兰成递上的文字正好补上了潘维为我们留下的空白，说到这里，也是皆大欢喜之事。

陈东东写过许多（现在仍在继续）漫游与隐逸的诗文。他主要是在漫游中作诗，在隐逸中作文。他的生活起居也由两个地点构成，上海与昆山张浦，这表明他总在寻找最佳的隐逸与漫游状态，他在这二者之间来来回回，并有着异常丰富的经历。

在隐逸中，他写下了名副其实的《云居庵》，此文起首一句便是“云居庵是尽可能深隐”。这耐人寻味。他还写过他曾经工作过的幽暗之地，如《回楼》，有时，他也写一些稍带博尔赫斯风格的《编目馆》、《河源镇》、《旧书店》等。这些隐逸之文不需评析，只需指点出来就行了。

诗人很早就开始了他尽可能的漫游活动。早在20多年前的重庆，我就读到过他写的一些关于漫游的诗歌，其中有几首还写到了夏日的峨眉山，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得：在一个清晨，诗人或一个僧人正推门入寺。他也写他在江南某一天旅途上的观感：“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我们的诗人好像总是在旅行，并在旅行中或旅行后写诗。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写过许

● ①胡兰成：《山河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 ②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多诗，不能一一论及，这里只拣一首《旧地（古鸡鸣寺）》来说：

暗夜掠过了冬天的风景。

僧侣之家。渡江的细雪。

树和天空追随着亮光。

飞鸟的影子残留于井底。晨钟孤单，

一样的鸡鸣。

时间之书一页页散落。

我重临这空阔久远的旧地，

见一个导师

停止了布诵。

这首诗作于1990年，是典型的漫游的结果。记得1988年秋天，我们在南京初次相逢时，我带他去了鸡鸣寺。后来几乎每次他来南京，我们必去那里登临、吃茶、凭窗遥对周遭的景致。这种中国古代士人式的观看与沉涵便导致了这首诗的产生。鸡鸣寺位于古台城之畔，最是凭吊感怀之地。韦庄曾于晚唐的某一天在这里写过一首《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陈东东这首诗可读为对“六朝如梦鸟空啼”的回应，一切都将过去，犹如杜书记（杜牧）所说：“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朝代有兴废，人事有代谢。这便是韦庄与陈东东共同的无情之柳与时间之书。这“书”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的南京正“一页页散落”。那就让我们唱一句：“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姜白石《扬州慢》）吧，这也算是对时间作一个交待。

杨键除了几次极短的漫游之外，他基本上是一个隐居诗人。他一直住在马鞍山，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我曾于1990年的春节去过他家一次，可以说，他的隐居处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寸寸空间都是清爽、洁净、朴素、平凡，很年轻的感觉。那时他刚写诗不久，没有苦痛，

真是新鲜啊,我甚至还与他的父亲对坐闲聊并晒着冬日的太阳饮酒(阳光是通过临窗的玻璃映照进来的),回想这过去的一幕,我的笔触的确显得笨拙了,不过还好,还有胡兰成来帮我感发,对于这几乎同样的旅居小住的感受,胡先生是这样说的:

刘朝阳来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房里只有板壁、床与桌椅。板壁上日光一点,静得像贴上金色。床上被枕,因为简单,因为年轻,早晨醒来自己闻闻有一股清香。桌上放着一部古版《庄子》,一堆新上市的枇杷。<sup>①</sup>

有一股清晨江南的清香扑面而来,好轻松,好闲逸,用词也是这般的简静,而传达的意蕴却是无穷尽的,直让人读后想立刻回到那一刻,那完全可以触摸的美的一刻。我当时住在杨键家,也有许多有关诗人、个人际遇及大时代的混合的感受,但我就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初春的气息,也无法体会那种年轻的漫游的感觉。

说了上面这段并非题外话,让我回到杨键写的一首至美的隐逸诗《故乡》:

当可以凋谢的时候,  
我还是个孩子,  
在古老而金黄的枫树林里,  
我十五,十三岁的样子,  
像河水上温和的微光,  
伴着镇河的小兽  
天心楼空阔的钟声

这首诗整个调子属于怀旧与隐逸的,颇得晋人《子夜歌》的神韵:“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

此诗一缕端然的忧色,合了我华夏一贯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没有惨烈的悲音。后两

● ①同第31页注①,第199页。

行尤其重要，全凭这两行的中国意象使得这首诗脱离某种西洋的影响之嫌，恕我直言，此诗如没有后两行的汉风或江南走向，我会说它是曼德尔斯塔姆式的内心充满奇异强力或隐秘情结的俄罗斯诗歌。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来源的丰富性，首先是作者纯个人的强力意志（这一点外人是不可知的，可能连作者自己都说不清楚），然后是加上有益的俄罗斯情怀的催生（胡兰成说过类似的话，受到西洋文学的刺激并不坏，但不要一味学它，这犹如闻鸡起舞，但是不要学鸡叫），最后是拥有了一个作者非常明确的汉族意识形态背景（不要误会，须知儒、道、释皆可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三种大力（儒、道、释）汇合一处，而仅以七行出之，此诗的隐秘的力量便可想而知，可直抵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但又并不使猛力，而是细若游丝。这正应了至柔便是至刚，至苦也是至乐的辩证法。而且“我十五，十三岁的样子”很好，让我想到胡兰成的一个说法，“佛没有小孩气，禅宗的小孩气是黄老的。而佛是像十五六岁人的端正。”

另外，这首诗的声音虽有一点埋伏得极深的俄罗斯调子，但它的音色（依然是最后两行）却是压倒性的江南风，可与陆龟蒙的《怀宛陵旧游》作一个互文比较：

陵阳佳地昔年游，谢眺青山李白楼。

唯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风影落春流。

陆龟蒙号江湖散人，一生热爱茶、山水、垂钓。这首诗是他昔年游历安徽宛陵小城后追忆写成的，其中对江南山水的眷念与热爱由此可见。

陆龟蒙为晚唐苏州大诗人大隐士，至今甬直还有他的墓地及当年玩耍时的“斗鸭池”。

清人沈德潜曾评此诗“佳句，诗中画本”。的确，此诗堪称一副十分清丽的小山水画。而杨键的《故乡》却以情绪（或可说音调）胜，虽也具画本之优。陆龟蒙此诗二四句尤见作者运用文字来为诗上色彩的功夫。江南灵秀之地，多青山酒楼，而以谢眺、李白的名字嵌入此中，让人有一种初逢谢、李二人的欢喜，名字入诗使诗美而自然，而且还将二人当时的游踪间接带出，让我辈读来又骋想翩翩。青山是谢眺曾登临的青山，而此时青山依旧；酒楼是李白狂歌当醉的酒楼，而目前酒楼宛在。如此风景，在傍晚时分，在余晖洒向水溪

之时，当令诗人生出些许思绪来。这思绪有对“昔年游”的感怀，有对“谢朓青山李白楼”这一胜迹的追慕，有对眼前景致与逝去诗人的眺望与怀念。

“酒旗风影落春流”一句，音、色、形俱佳，江南之美在此轻盈飘出。又不禁让人感到汉字竟如此美丽，仿佛汉字之美是从“酒旗”、“风影”、“春流”开始的。这几个词虽从大处着笔（并不细腻），但却包含了唐诗的魅力以及唐人的大气（唐人不像宋人那样精致、烂熟、颓废）。

这句诗还令我想到俄国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言：“许多俄国字本身就出诗意，犹如宝石放射出神秘的闪光。”换句话说，陆龟蒙这句诗亦是这样，这些字本身就显出了诗意，只是它们并不像“宝石放射出神秘的闪光”，而是像一幅清雅飘飘的水墨画，为我们传达出一种欲说还休的气氛与意境。这也是汉字常常让人出其不意、羚羊挂角之处。汉字的轻重缓急、声音与色彩从来是妙不可言，杨键也在他的那首诗中达到了这一点，“小兽”、“天心楼”、“钟声”，接着是串成：“伴着镇河的小兽/天心楼空阔的钟声……”奇迹产生了：这两句诗并不给词语上色，但在情绪的轻重缓急上却通过声音的对比十分引人注目：前一句平仄基本相偕，但以仄声为主，显得沉郁；后一句几乎全以平声为主，显得清空，平声节奏拖宕，造成钟声悠悠不绝，加之用了省略号，这一点更为明显，仿佛一下便成了道地的江南佛法的光阴，引人遥叹，同时也直逼了陆龟蒙这首七绝。如果说陆龟蒙是以词色胜，那么杨键就以音色胜。看来两人在此是打了一个平手。

真是“一个好时代的言语像银碗里盛雪”。（胡兰成）

#### 四、吴声之美

胡适之先生曾在《〈吴歌甲集〉序》中说过：

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

的南蛮馞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的确，胡适的话有典可查，清末民初的中国吴语小说还颇有声势：“在《海天鸿雪记》和《九尾龟》以前，有两种类型的吴语小说，一以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为代表，叙述语言用官话，人物对话用苏白；一以张南庄的《何典》为代表，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全用北部吴语。二春居士的《海天鸿雪记》承袭《海上花列传》余绪，写妓女生涯而人物对话出于吴语，颇为生动活泼，时人称为‘笔墨在近今流行之《繁华梦》、《九尾龟》之上’。其实《九尾龟》别有追求，叙述语言用官话，只是部分人物对话用方言：馆人操苏白，嫖客说官话。这么一来，其他方言区的读者大致可以读得下去，而懂吴语者则更能体味其中北里娇娃的神态风情。”<sup>①</sup>但吴语对白还是让吴语区之外的读者头痛，因此被胡适认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的《海上花列传》便一直滞销，以至于19世纪末出版不久便于民初自生自灭了。后来经胡适、刘半农等人鼓吹，尤其是经张爱玲译成国语之后才重显势头。

一开始使用如此篇幅来赞美吴语，又希望语者不要误会，以为我赞成“夜航”七诗人也用吴语（即方言）写作（其实这种实验，新月派诸多诗人早就写过，徐志摩就用浙江海宁硖石家乡话写过许多诗，但最后仍湮没了<sup>②</sup>），如果条件允许，我是举双手赞成，但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首先要编一本吴语词典，要为吴语立法，这不就是在宣布吴语区独立吗？因此，此举是行不得的。那么江南夜航七子该用什么语言来写作呢？当然是国语，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普通话涵盖面大，不仅黄河流域的人能说，长江流域的人大致也能说）。这里要谈的是，即使是用普通话写作，各地区的诗人还是有区别的，如四川诗人的普通话与江南诗人的普通话还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地理、气候、饮食起居等因素会使不同地域的诗人虽操持同一语言，但所呈现的文艺之风貌仍是有区别的，这应是一篇语言学专家才能写来的文章，并非我之所长，但又不得不写，下面便免力写来吧。

《册府元龟》卷八五七中谈到一位音乐家赵师，他这样论及吴歌与蜀声的分别：“吴声

● ①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 ②可参阅顾同林博士文章：《土白入诗与新月诗派》，《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四期。

清婉，若长江广流，绵绵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急浪奔雷。”此说真可谓点中了穴位。殊不知前几天我就听了几位当代江南古琴大家与蜀中大家弹琴，比较下来，的确如此。如成公亮的琴声就古朴、清缓，龚一的琴声风雅悠悠；而蜀中琴家的琴声就用两个字来形容：“响”、“躁”。如果再细细比较当今四川诗人与江南诗人的诗风与声音，我想情形也大致如此吧（恕不展开）。

这里又要谈到陈东东的诗了。前面已说过，陈东东似乎得了吴文英的真传，写起诗来能“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语古借；故其为词也，沈邃缜密，脉络井井，继幽抉潜，开径自行；学者非造次所能陈其意趣。”（朱彊村语）他下语用字也像吴文英一般深加锻炼、字敲句打；在音韵上更是雅致非凡，一字一音都不放过，常有金石丝竹之音辉。如早期的《雨中的马》，后来的《八月》、《形式主义者爱箫》、《锦沧文华》等；再后来，如《应邀参观》、《全装修》等，越往后，他的诗之音节就变得越屈曲劲健，铿铿声牙但也微妙细润，这种破格之写法（即拗口屈曲之特点）在古代江南诗人中多的是了（唐吴体诗便是明证），随手拈一个例子，连杜甫在吴语的影响下也写过如下的诗：“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渝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杜甫《三绝句其一》）

关于陈东东词语的繁华典丽，臧棣从西洋理论的角度亦说得好（其实与我对陈的评说应是殊途同归），在此全文引来不嫌其长：

陈东东则可以说是优美地专注于本文的快感。他的诗歌是本文的本文，洋溢着一种漂亮的、华美的、新奇的，将幻想性与装饰性融于一体的，执著于本文表层的语言的光泽，犹如汉语诗歌的巴黎时装。这种对本文表层的执著突出地意指着一种诗歌想象力的欢悦，一种从容、自如、优美、飘逸的诗歌感性。它顽强地抵御意义的侵袭，但又并非排斥意义，而是以一种绝对的艺术才能把意义束缚在本文的表层上，让意义在那里堆积、分解、游移、转化，从而最终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宁静而又引人入胜的诗歌意蕴。……陈东东的诗歌自有一种本文的自足性，无需我们向本文外寻求阐释的背景因素。陈东东的写作不仅直接地包容着诗歌，而且由于诗人对具体本文操作持有严格态度，写作在其内部又具有一种自我缩减的功能。这种功能巧妙地制约着语言实验所特



有的癫狂性质,并最终把写作压缩成阅读意义上的诗歌,从而出色地避免了大多数后朦胧诗人在语言实验中所陷入的难以自拔的混乱状态。这样的写作创造着我们对汉语现代诗歌的阅读,也创造着(从一个方面)汉语现代诗歌的本质。尽管站在批评的立场,我不认为陈东东的写作在诗歌洞察力方面是没有缺陷的,但他在诗歌的感受力方面所臻及的完整和活力,几乎是无可挑剔的。谁还会比陈东东更具备这样一种才能:可以将丰富的、对立的、甚至是激烈的诗歌感性,转化成言辞纯净、意蕴充盈、神采奕奕的诗歌本文呢!很可能,陈东东的诗歌就是汉语的钻石。<sup>①</sup>

而如今许多诗人只纠缠着“意义”不放,哪稀奇“钻石”。不过我也懒得与他们谈论,若谈起来,恐怕会刺伤某些道德家并对其深有得罪。弄不好,他又要以什么“灵魂”、“高尚”等令人思睡的词来压迫我了。在此,我只以瓦雷里一句最简洁的话来回答所谓诗歌中的意义:“观念要求着它的声音。”或者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话:“No ideas but in things”(不要思想除非在物中)。要不就按胡兰成所说“讲思想不如讲风景。”要不就按马拉美所说:“诗不是思想写成的,是词语。”

前文已有交待,陈东东的诗歌最大特点是善用词语,他往往通过一个词扩展为一首诗。其独有的(带有陈氏特征)音乐性也是由词语串出的诗句与诗节构成,在此“诗歌要求或暗示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境界,一个类似于音乐的世界,一种各种声音的彼此关系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产生和流动着音乐的思维。”<sup>②</sup>恕我再说一遍:陈东东的诗首先是词语(即意象),然后才是声音(即音乐性),而最后的意义必须服从声音,并在服从的前提下才允许与之建立或维持一种联系。如果二者(声音与意义)非得牺牲一个,那毫不犹豫牺牲意义,最终哪怕在整首诗中只剩下作为能指的词语,也在所不辞(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声音与意义的完美合一)。又比如陈东东非常早期的作品《雨中的马》,此诗除了音乐还是音乐,我们又何必非要去要求意义呢?只要它能愉悦我们的耳朵,就够了。至少,诗人做了一次(之前好几代诗人所

● ① 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206页。

● ② 《瓦雷里诗歌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页。

作过的)努力,那“就是还诗歌以伟大的现代音乐从它那里夺去的同等力量”,<sup>①</sup>常常,诗人们的确需要从音乐中收回那本属于自己的财富。

杨键的诗歌有两副声音:浑厚(我自高歌)与清空(我自遣幽情),前者如《啊,国度》、《祖国》、《新春献辞》、《惭愧》、《在悲痛里》等;后者如《故乡》、《馈赠》、《醒着》、《河边柳》、《冬日》等。总起来说,杨键的声音显得单纯,他写诗主要依靠气韵,尤其重视整体之法度,但也有极为独到的地方,有时他会以一种江南人才具有的敏感突然在某个细节上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如以下神来之笔:

一阵风吹过肛门上的毫毛,  
风好干净。

——《冬日》

写宁静、寂寞以及自然的锋芒能写到这样既敏感又和平的程度,简直非人力所为。而且力量下得极端轻柔,让你毫无感觉,但它其实又来得如此之重(因肛门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器官啊,这便是重),轻与重的辩证在同一时刻一起呈现,叫人欲罢不能、欲说还休。这两句诗读过,我仿佛目睹了佛法就应有这样的激烈新鲜、去留无迹,然而又皆是自己。这真是无穷的光景呢。

昆曲里的嗓音讲究六喜六忌。六喜是宽、亮、清、甜、厚、润;六忌是炸、劈、干、飘、皇、肉。撇开“六忌”不说(因江南的好诗人普遍的声音都无这六忌),单说这六喜,杨键基本都具备了,除了“甜”、“润”稍弱外,总之,这样的声音已经很丰富了,又何必一定要六喜都配备呢。而且杨键的般若之音已独具一味,与众声音是可以区分的。犹如我在另一个地方所说:袁枚曾在《随园诗话》中说过:“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得留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莫向离亭争折取,浓阴留覆往来人’是大臣语;‘五里东风二里雪,一齐排着等离人’是词客语。”那么杨键的诗该作何语焉?佛陀语。他就这么醒着,不能老睡着,坐在

● ①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他家对面的小山坡上，参悟着周遭的静寂，参悟着野鸭的叫声，以及人世间隐约的凶兆和恐怖。另，杨键诗的造形是纯然中国的，符合胡兰成所说的中国诗造形三原则：“一、诗的形式必是简单的。二、诗的音乐性在汉字的音韵阴阳。三、诗有调，但不是旋律。”<sup>①</sup>

而潘维的声音如我前面所论及的，颇有罗江东的音色，但在现代感性上也有自己的另一番造化，显得湿润阴凉，辞情俱到，作为一名西湖歌手当之无愧。小海的声音很特别，哪怕他在诗中怀乡，也是纯现代江南的；长岛的声音严谨而有章法，显得秩序井然；王寅的声音就是我一贯说的优雅并具有控制力；庞培的声音却是“换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与张祜很有些相像。

这七位诗人都以各自不同的声音共同形成了吴语之美的交响，为我们带来了既传统又现代的吴越精神与气象。江南的夜航船正载着这七位诗人以及江南的诗歌风水来到我们中央。

2006年11月13日于成都

● ①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

籍江苏吴江芦墟。1961年生于上海。1984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居上海。1981年开现代诗写作，曾是民间诗刊《作品》(1982-1984)、《倾向》(1988-1991)和《南方诗志》(1992-93)的主要编者。著有诗集《即景与杂说》，诗文集《短篇·流水》等。

# 陈东东

陈东东自选诗

## 病中

.....1990

病中一座花园,香樟高于古柏  
忧郁的护士仿佛天鹅  
从水到桥,从浓荫到禁药  
在午睡的氛围里梦见了飞翔  
——那滞留的太阳  
已经为八月安排下大雨

一个重要的老人呻吟  
惊动指甲鲜红的情人:抚慰  
清洗、扞弄和注射  
他陈旧的眼眶滚出泪水  
抵挡玫瑰和金钱的疼痛

隔开廊道,我身凭长窗  
我低俯这医院里酷暑的风景  
阴云四合,池鱼们上升  
得病的妇女等待着浇淋  
当我的视线自花园移开  
第一滴雨  
落进了第一个死者的掌心

## 旧地(古鸡鸣寺)

.....1990

暗夜掠过了冬天的风景。  
僧侣之家。渡江的细雪。  
树和天空追随着亮光。

\*

飞鸟的影子残留于井底。晨钟孤单，  
一样的鸡鸣。  
时间之书一页页散落。

\*

我重临这空阔久远的旧地，  
见一个导师  
停止了布诵。

## 形式主义者爱箫

.....1992

形式主义者爱箫的长度  
对可能的音乐  
并不倾心

他欣赏那近于黄昏的暗色  
他想要看到的  
是刘海遮覆眉眼的初学者

手指纤细  
在竿上起落

这就仿佛是为梦而梦  
他骑车在城下  
经过那旧楼

猜想有人在暗夜的蝉声里  
并没有点灯  
让月亮入户

优美的双腿盘上竹床  
涨潮的双乳  
配合吹奏

## 海神的一夜

.....1992

这正是他们尽欢的一夜  
海神蓝色的裸体被裹在  
港口的雾中  
在雾中,一艘船驶向月亮  
马蹄踏碎了青瓦

正好是这样一夜,海神的马尾拂掠

一支三叉戟不慎遗失  
他们能听到  
屋顶上一片汽笛翻滚  
肉体要更深地埋进对方

当他们起身,唱着歌  
掀开那床不眠的毛毯  
雨雾仍装饰黎明的港口  
海神,骑着马,想找回泄露他  
夜生活无度的钢三叉戟

## 八月

.....1992

八月我经过政治琴房,听见有人  
反复练习那高昂的一小节

直升飞机投下阴影  
它大蜻蜓的上半身  
从悬挂着鸟笼的屋檐探出

我已经走远,甚至出了城  
我将跃上高一百尺的水泥大坝  
我背后的风  
仍旧送来那高昂的一小节



郁金香双耳,幻想中一只走兽的双耳  
鳞光闪闪的鲑鱼的双耳  
则已经被弹奏的手指堵塞

八月,我坐到大坝上  
能够远眺琴房的屋脊  
那直升飞机几乎跟我的双眉  
齐平:它是否会骑上  
高昂的一小节  
——这像是蜻蜓爱干的事儿

## 为一幅波斯地毯而作

.....1994

花园从波斯几何学现形  
抽象的玫瑰领受了生命  
技艺要献给米海拉布  
孔雀开屏的尾翎  
圆睁仪式繁多的眼睛

技艺也献给时光和寂静  
唯美的大地毯铺展向胜景  
技艺要献给米海拉布  
无限的金银  
翻卷起波浪柔曼的女性

我默在诗篇里开怀畅饮  
炫耀啊一盏灯新月正照临  
技艺要献给米海拉布  
奢华的宫廷  
沦陷进图案复沓的幽冥

技艺要献给夜色和孤星  
抽象的玫瑰领受了生命  
技艺要献给米海拉布  
孔雀长鸣的高音  
唤醒编织者胸中的爱情

## 在汽车上

.....1995

汽车拐下高速公路  
中午飘来了缓慢的雨  
因为满含早年的欢乐  
旅途中有人涕泗滂沱

简陋的乡村小邮局门前  
男孩子头顶半枯的荷叶  
一匹马躲进木头屋檐  
闪电正击打生锈的信箱

在司机身旁,我几乎入眠  
我放跑了臆想中司机的女儿  
她自海中狂奔向滩头  
大腿间装饰着水草和贝壳

我知道我的笔法陈旧  
我旅行的目的  
则更为古老。——现在  
在汽车上,我看见那座

我往赴的城市  
它将从它的午睡里醒来  
它冲凉的水龙头  
代替这场雨洗去梦想

## 下降

.....1996

下降仪式中燕子的试探性  
有时也会是盘旋中军舰鸟  
渡海的试探性

而一座煤气厂试探着飞临了  
所谓晕眩,是轰鸣和意外  
勉强的委婉语

在扇形田野它再一次减速  
在更加壮丽的扇形海畔，它  
站稳了脚跟，两只锃亮的

不锈钢巨罐将成为乳房  
喂养火焰、就业率  
喂养三角洲意识空白的襁褓理想

于是有人从铁烟囱滑落  
像一面解除警报的旗  
他走出煤气厂

身份中混合着末世子孙和  
大经济新生儿灼痛的血  
他脑中的视域仍在

半空：燕子和军舰鸟  
为即将到来的大雨而欢聚的  
蜻蜓，啊蜻蜓

他顺着坡道缓缓向下  
走进较为浓郁的  
绿色。——被迫收缩

乡村在更底处。在那里  
失眠，是悲哀和期望

含混的委婉语

## 递送之神……

……………1997

递送之神盔边的绿翅膀,裁剪  
邮局,题献给飞翔  
它被人戏称为亮光的建筑  
在晨星下,在黎明和持续抵达的  
黎明,这邮局的轮廓是

迅速扩展的钟声之轮廓  
这邮局的形象,是苏州河岸北  
片面的诗意。它肩头的钟楼醒目地  
象征,——它更绿的倒影  
斜刺桥拱下滞涩的浊流

而它的阴郁偏于西侧,那里  
旧物质,还没有全部从昨夜褪尽  
一个清洁工挥舞扫帚  
一个送奶人回味弄堂口  
烟纸店女儿的水蜜桃屁股

——黑橡皮围裙渐渐被照亮  
邮局之光却仍然遮挡住

完整的晦暗。石库门。老闸桥  
略早或略远处棚户区涨潮  
陡坡上邮差的自行车俯冲

## 外滩

.....1998

花园变迁。斑斓的虎皮被人造革  
替换。它有如一座移动码头  
别过看惯了江流的脸  
水泥是想象的石头；而石头以植物自命  
从马路一侧，它漂离堤坝到达另一侧

不变的或许是外白渡桥  
是铁桥下那道分界水线  
鸥鸟在边境拍打翅膀，想要弄清  
这浑浊的阴影是来自吴淞口初升的  
太阳，还是来自可能的鱼腹

城市三角洲迅速泛白  
真正的石头长成了纪念塔。塔前  
喷泉边，青铜塑像的四副面容  
朝着四个确定的方向，罗盘在上空  
像不明飞行物指示每一个方向之晕眩

于是一记钟点敲响。水光倒映  
云霓聚合到海关金顶  
从桥上下来的双层大巴士  
避开瞬间夺目的暗夜  
在银行大厦的玻璃光芒里缓缓刹住车

## 时代广场

.....1998

细雨而且阵雨,而且在  
锃亮的玻璃钢夏日  
强光里似乎  
真的有一条时间裂缝

不过那不碍事。那渗漏  
未阻止一座桥冒险一跃  
从旧城区斑斓的  
历史时代,奋力落向正午

新岸,到一条直抵  
传奇时代的滨海大道  
玻璃钢女神的燕式发型  
被一队翅膀依次拂掠

雨已经化入造景喷泉

军舰鸟学会了倾斜着飞翔  
朝下,再朝下,抛物线绕不过  
依然锃亮的玻璃钢黄昏

甚至夜晚也保持锃亮  
晦暗是偶尔的时间裂缝  
是时间裂缝里稍稍渗漏的  
一丝厌倦,一丝微风

不足以清醒一个一跃  
入海的猎艳者。他的对象是  
锃亮的反面,短暂的雨,黝黑的  
背部,有一横晒不到的娇人

白迹,像时间裂缝的肉体形态  
或干脆称之为肉体时态  
她差点被吹乱的发型之燕翼  
几乎拂掠了历史和传奇

## 低岸

.....1998

黑河黑到了顶点。罗盘迟疑中上升  
被夜色继承的锥体暮星像一个  
导航员,纠正指针的霓虹灯偏向



——它光芒锐利的语言又借助风  
刺伤堤坝上阅读的瞳仁

书页翻过了缓慢的幽暝，现在正展示  
沿河街景过量的那一章

从高于海拔和坝下街巷的涨潮水平面  
从更高处：四川路桥巅的弧光灯晕圈  
——城市的措词和建筑物滑落，堆向

两岸——因眼睛的迷惑而纷繁、神经质  
有如缠绕的欧化句式，复杂的语法  
沦陷了表达。在错乱中，一艘运粪船  
驰出桥拱，它逼开的寂静和倒影水流  
将席卷喧哗和一座炼狱朝河心回涌

观望则由于厌倦，更厌倦：观望即沦陷  
视野在沥青坡道上倾斜，或者越过  
渐凉的栏杆。而在栏杆和坡道尽头  
仓库的教堂门廊之下，行人伫立，点烟  
深吸，支气管呛进了黑河忧郁物

## 译经人

.....2000

梦之军队乘风而来，侵入睡眠的  
黑暗领地。黄铜号角却  
辽远地破晓，唤醒朝露、武僧团  
村委招待所波斯相貌的  
服务员小姐……那号角又命令  
晨风急刹车，闪跌大梦  
在超出了睡眠的塔林小广场

另一支军队也集合起来了。引擎  
轰鸣，驱动大客车奔赴——去  
占领。指挥员导游的三角旗摇曳  
被半导体喇叭变形为魔镜的  
一副嗓子，映照中翻新了旧地  
旧山门、甘露台上曾遭火刑的  
两棵旧柏树、少室山下

依旧的白昼……。跟梦和  
反复的日常不一样，译经人枯坐  
在晦暗的廊下，在一记钟声里  
透过纸张，抵达了圣言背后的  
三摩地。然而凭借或许的意愿  
译经人回过神，黄昏已重临  
——卷帙中灯盏重新被点亮

这时候游客们撤退至半途  
愈加沉闷的黑暗车厢里,游客们酣睡  
肉身因汽车朝不夜城急拐而  
全体倾斜,像所谓趋势,像  
过时的时尚……他们那近乎  
无梦的梦中,不会有译经人  
垂死的脸,灯光里隐约的空幻表情

译经人空幻的形象也不属于  
梦想和现实。当一支黄铜号角又吹响  
收拾了时间和时间的凡俗,译经人也许  
从廊下到星下,踽踽独行于细小的  
林间路。他会在某座砖塔下歇息  
一无所思,不在乎他是否  
已经是尘土或吹来的一阵风

## 雨

(回赠雨女)

.....2000

1

乡村教师正要求孩子们辨认当地的  
植物和石头,雨落了下来  
被唤作银杏的千年古树遮挡起那堂课  
但雨还是落向了山中、幽深处

在言辞之外

2

言辞却推进。当我企图展读一封信  
雨停歇了片刻，就像你  
刚想要署名，收住笔，你名字偶然带来的  
雷阵雨，会因为幻想的闪电而必然  
从东京移向海那边一座空寂的城

3

此时，如我曾读到并讽仿的诗句  
在黄昏的寺院里我注视着雨  
我离开衰败的洛阳不太远  
我离开胡僧菩提达摩  
有一千五百年

4

雨提供书写成雨的诗篇。欲跟它  
相衬的纤弱的言辞，会纠缠又一个  
乌有的人；会让我用记忆想象那个人  
他以其不存在摆脱言辞，并且不属于  
变异循环里停歇而后再到来的雨

# 过海

(回赠张枣)

.....2000

1

到时候你会说  
虚空缓慢。正当风  
快捷。渺茫指引船长和  
螺旋桨  
一个人看天  
半天不吭声，仿佛岑寂  
闪耀着岑寂  
虚空中海怪也跳动一颗心

2

在岸和岛屿间  
偏头痛发作像夜鸟覆巢  
星空弧形滑向另一面。你  
忍受……现身于跳舞场  
下决心死在  
音乐摇摆里。只不过  
骤然，你梦见你过海  
晕眩里仿佛揽楚腰狂奔

3

星图的海怪孩儿脸抽搐  
海溼被度尽，航程未度尽

剩下的波澜间

那黎明信天翁拂掠铁船

那虚空,被忽略,被一支烟

打发。你假设你迎面错过了

康拉德,返回卧舱,思量

怎么写,并没有又去点燃一支烟

4

并没有又回溯一颗夜海的

黑暗之心。打开舷窗

你眺望过去——你血液的

倾向性,已经被疾风拽往美人鱼

然而首先,你看见描述

词和词烧制的玻璃海闪耀

岑寂

不见了,声声汽笛没收了岑寂

5

你看见你就要跌入

镜花缘,下决心死在

最为虚空的人间现实。你

回忆……正当航程也已经度尽

康拉德抱怨说

缓慢也没意思。从卧舱出来

灵魂更渺茫,因为……海怪

只有海怪被留在了那个

书写的位置上。(海怪  
喜滋滋,变形,做  
诗人)——而诗人擦好枪  
一心去猎艳,去找回  
仅属于时间的沙漏新娘  
完成被征服的又一次胜利  
尽管,实际上,实际上如梦  
航程度尽了海没有度尽

## 跨世纪

.....2001

寂静大旅馆——格局像一座弃用的  
宫殿,老式电梯  
卡住过旧时代肿痛的咽喉

梦见红色的蒸汽机头时  
旅客正完善抵达的礼仪。旅客  
推开窗,(紧贴窗玻璃迎候的  
虚幻,有晨风探访鸟巢的表情)  
他处身于空旷——空旷和饥饿  
顺便也完善了苏醒的礼仪

地下隧道再一次向他推荐新世界  
旅客从寂静融入正午,听到背后

老式电梯轰隆隆落进深深的

幽怨。而他所见的不可名状  
强光要剪除一切黑暗、一切阴影  
一切暧昧中往昔管辖的怪癖和悔恨  
(如此绝对里,他是否依然追随  
夜女郎?)旅客企图发现一棵树  
找回属于昨天的轻唤——“爱

留下……其余无价值”。旅客穿越  
未来火车站,他参观陈腐的  
骷髅专列:蒸汽机头朽烂在红色里

记忆如同绳索,一下子  
松开旅客。凹陷无名间一颗现在  
剧烈地跳动。(他挣脱自我去融入  
自由?也许反而又受绑于遗忘?)旅客  
回头看:寂静大旅馆倒挂在天际  
——强光甚至也剪除了此刻

## 窗龕

.....2001

现在只不过有一个窗龕  
孤悬于假设的孔雀蓝天际



张嘴去衔住空无的楼头还难以  
想象——还显露不了  
建筑师骇人的风格之虎豹

但已经能推测：你透过窗龕  
看见自己，笨拙地骑在  
翼指龙背上，你企图冲锋般  
隐没进映现大湖的玻璃镜？也许  
只不过，你刚好坐到梳妆台边上  
颈窝里蜷曲着猫形睡意

那么又一次透过窗龕  
你能够看见一堆锦绣，内衣裤  
凌乱，一头母狮无聊地偃仰  
如果幽深处门扉正掀动  
显露更加幽深的后花园，你就能

预料，你就能虚拟：你怎样  
从一座鱼形池塘的肤浅反光里  
猜出最为幽深的映像——一个  
窗龕如一个倒影，它的乌有  
被孔雀蓝天际的不存在衬托  
像幻想回忆录，正在被幻想

语言跟世界的较量不过是  
跟自己较量——窗龕的超现实

现在也已经是你的现实。黄昏天  
到来，移走下午茶。一群蝙蝠  
返回梳妆镜晦黯的照耀。而

你，求证：建筑师野外作业的  
身影，会拉长凝视的落日眼光  
你是否看见你俯瞰着自己  
——不再透过，但持久地探出  
窗龕以外是词的蛮荒，夜之  
狼群，要混同白日梦

## 途中的牌戏

(回赠臧棣)

.....2001

不知道能否从双层列车里找到那  
借喻。他们在潮湿的站台透迤  
像惊羨博物馆禽类收藏的  
好奇参观者，不安地注目  
软席车厢里旅行家无聊

但一声响笛催他们上路  
一群时限鸟在他们咽喉里  
啁啾“开车啦”。稍稍犹豫后  
他们也成为乘客去旅行。他们

读晚报,刻意在上层硬座里对坐

用不了多久,一个意志就招呼着  
来到了他们中间;一副扑克  
替换了闲览。他们被聚拢进  
同一种玩法,却又分散在  
各自摸来的点数间专注

只是在洗牌和懊悔甩错主牌的  
当口,他们才扭过脸  
探看车窗外:细雨之猫一变  
世界翻作浪,咆哮淋漓如  
老虎般滂沱……而一连到来的

几组同花顺,却足以——把  
想象钢轨上滑翔的电鳗  
控制于水一样溃散的败局,让速度  
减缓,不会甚至把终点也错过  
尽管,实际上,他们循环在

循环游戏里……就这样火车  
抵达下一站,有人嚷嚷着“下去  
“瞅一眼”,好像换手气  
再试着摸来全新的好牌  
他们指望着,旅行家有一副

小怪模样,打火,点上烟  
阔步踱向裹紧塑料雨披的黑桃A  
不碍事的旁观者照样看门道,在  
站台上潮湿地逶迤,不插嘴  
等一声鸣啭,再启程,升一级

## 何夕

.....2001

那无形也可以算一个姿势  
放慢的胡旋舞,在空气里不过是  
女明星挥挥手打发了残烟  
天地间新精神替换旧腰肢

如今甚至已失传了想象  
朱雀折拢翅膀,像一把滚烫的  
壶,而枯坐茶楼上渐渐  
温润的游客半探身,用一嘴  
茗香,吐出不再有回味的浮世

“阮玲玉? NO……张曼玉!”  
街对面一湖水稍稍倾斜  
要把绿意,灌满打火机点亮  
那一瞬。就在那一瞬,风漫卷

仅属于电影的闪回,把七世纪  
长安,画报般哗啦啦乱翻了一遍  
在其中挣扎又飘摇的一朵  
被剪辑之刀半张着叼过来  
拼贴一点点淡出的映像

意愿余火则残留至今,依然  
闪呀闪,吹进每个人膨胀的肺  
——再次吐出的再归于无形  
再在半空中,以迷蒙之眼

烟视转换于角色和本色间  
形神之媚行。这也不过是光影  
媚行,是放慢的胡旋舞最终休止于  
时态疑问里:“今夕,何夕?”  
……女明星挥挥手又招引朱雀

## 梳妆镜

.....2001

在古玩店

在古玩店

手摇唱机演绎奈何天  
镂花窗框里,杜丽娘隐约像  
弥散的印度香,像春宫

褪色，屏风下幽媾

滞销音乐被恋旧的耳朵  
消费了又一趟；老货  
黯然，却终于  
在偏僻小镇的乌木柜台里  
梦见了世界中心之色情

“那不过是时光舞曲正  
“倒转……”是时光舞曲  
不慎打碎了变奏之镜  
鸡翅木匣，却自动弹出  
梳妆镜一面

梳妆镜一面

映照三生石异形易容  
把世纪翻作了数码新世纪  
盗版柳梦梅玩真些几个  
从依稀影像间，辨不清  
自己是怎样的游魂

辨不清此刻是否即  
当年——

在古玩店

在古玩店：胶木唱片  
换一副嘴脸；梳妆镜一面

映照错拂弦……回看的青眼

## 咏叹前的叙述调

……………2001

码头高出岸线一小截  
推自行车去赶渡船的邮递员  
要稍稍拎一下生锈的把手  
这表明春江听从了季节律令  
浊流上涨,繁忙像汽笛  
噪音解散着烟尘那滚滚的  
黑制服编队。接着是轻微却已经  
明显夸大的坡度,一直到江心  
好让自行车性急如大猎犬  
向下疾冲……邮递员跟上  
一路小跑,他的形象  
十年后又一次没入船舱油污的  
晦暗,已变幻成一个  
黝黑的支局长,跨坐着摩托  
如骑上了常遭罚款的命运虎  
过江是他的一次暂歇。渡轮贴上  
对面码头橡皮胎护沿时一阵  
轻颤。他赶紧又启动  
他刚刚眯缝眼看到的那叶  
柔软的船帆,也赶紧化作他塑料

头盔上摇摆的翅膀,追随疾驰  
犹豫地掀动……景象在  
加速度后面合拢,立即就成了  
过去笼罩的石头废墟,而迎面  
更朝他扑来的道路,则是他  
十年前投递的挂号预约函

## 蟾蜍

.....2001

远离监控般远离诗人的井底生涯  
这癞蛤蟆,坐上显现出行星弧度的  
大地头盖骨,更向往虚空里

金色的自由。而自由是不自由  
自由的幻想性,牵扯于  
行星的被迫运转:向心力沦入

命运之黑暗。那未必不同于井底黑暗  
黑暗中诗人书写过黑暗  
……黑暗中诗人,化身为他在

时代意识里洞见的黑暗:一副嗓子  
一只癞蛤蟆,一个终于披挂上金色  
飞升到高寒境地的蛙神



啊蟾蜍,却又被良夜映回了  
幽深的井底。当诗人吟咏  
当玻璃井栏边扮演妃子的广告女郎是

新一代嫦娥,月亮和月亮中  
阴影的自由,监控般为事物  
提供照耀,如同电视剧,为打发

日常黑暗而去搬演了黑暗的日常  
它必然要给予你阴影幻想  
那金色的,那自由/不自由

那跳离头盖骨意外住进了  
嫦娥子宫的癞蛤蟆诗人  
虚空中——不仅蹲坐着一个向往

## 礼 拜 五

.....2001

被召唤的……是那个召唤者。他胸中  
一片月将他照耀;他想象的海域间  
气泡般升上水面的博物馆缩微了宇宙  
博物馆显现的岛屿乌托邦敞开  
码头,要迎候一艘锈铁船抵达

罗盘却指向另一个所在。他的心偏离  
他进展到时间半途的旅行上演了  
滑稽戏：仿佛军舰鸟，有如被风  
从前甲板拥抱上尾舷高杆的一张  
旧报纸，他的身体在速度中变幻

他的意愿——飞翔中倾侧  
画出的弧线企图围拢别样的中心  
别样的标志物，别样的博物馆  
和一个别样的主角……哦现实  
他的船几乎在转向中覆没，他的自我

被抛上了浅滩，——被时代风格的  
低劣诗作之塞壬猎获，而又被舍弃  
在一座反面的乌托邦岛屿。这样他努力  
去做鲁滨逊，去点燃篝火、拉扯大旗  
去词语乱石堆砌的堡垒召唤/被召唤

那竭力呼喊中借来的句子是新的  
滑稽戏；那回声就像被照耀的一片月  
又将他照耀——要让他看清：尽管他  
从不是食人生番，却仍然仅仅

仅仅是礼拜五

## 喜歌剧

.....2001

翻卷的舌头里有一朵  
小小的味蕾在鞠躬,有两朵  
三朵和更多味蕾——曲体转向  
扭伤了腰肢,像舞场老手们腾云驾雾  
自一种节拍可疑的尖酸  
去回望连绵的火焰山红汤

……渐远的老辣  
沿大地弧形滑到悠渺那一边的  
烹饪

他扫过细嚼慢咽的目光又扫过饕餮  
伸出象牙箸,小心把半条鱼  
钓离蒸汽笼罩的暖锅

很可能他反而挟走了月亮。尽管  
实际上,月亮正背向鱼和鱼刺  
隐入厨房万千重油污。一小点  
追光,映照一小碗水晶果冻……银匙  
旋呀旋,意欲从圆润的  
凝脂波尔卡,剝出一小口

腻滑扭捏的绵甜伴挡吗? 这  
粉面狐腰的夜女郎暗示:“假如你  
“记不住此刻的滋味……”“那么

“怎么样？”——他刚想要舔破  
面前的月亮，一霎时辛苦

蛰碎了舌尖

## 幽香

.....2001

暗藏在空气的抽屉里抽泣  
一股幽香像一股凤钗  
脱落了几粒珊瑚绿泪光  
它曾经把缠绕如青丝的一嗅  
簪为盘龙髻，让所谓伊人  
获得了风靡一时的侧影

然而来不及多一番打量  
光阴就解散了急坠向颓废的  
高螺旋发型。等到你回顾  
——折腰、俯首：几缕  
枯发残留，是不是依然  
以幽香的方式牵挂着

幽香？逝水却换一种方式倒灌  
那仿佛已蒸发的容颜映像随  
细雨潜入夜——看不见的  
凤钗也许生了锈，也许

免不了,被想象的孤灯  
照亮……去想象

### 所谓

伊人并非“就是”也不是  
“似乎”,但似乎就是  
诱人的气息刻意被做旧  
你更甚于想象的幻想之鼻  
深埋进往昔,你呼吸的记忆

近乎技艺,以回味的必要性  
凭空去捏造又像幽香的  
或许的忧伤——这固然由于夜  
雨在暂歇处抽泣着不存在  
这其实还由于:不存在的  
抽屉里暗藏着过去时

## 《导游图》

……………2002

余晖佩戴着星形标记像一个错误。像一个错误吗？  
还没有尽兴的爬山新手们稍歇在四望峰，  
听下面云动，滂沱一场雨。  
他们要去的下一个景点更在天边外。

\*

大雨让你和他只能在山前小旅馆玩牌。  
门窗敞开着，没了生意的发廊姐妹时时来探看。  
雾汽群羊做得更出色——从桑拿浴室里  
涌进走廊，挤上双人床；  
雷霆镇压咿咿的叫唤声。

\*

借着闪电，写作者一瞥。  
借着闪电我记起履历，更多旅程里我被运送着，读别的游记：  
借着闪电有人从裹挟里突出包围圈，其中一个说“我已经湿了……”

\*

攀登者决定把汗水流尽，  
到金顶再把自己吹干或晒干。  
他们后面的滑竿里窝着旧样板电影、乌云和乳房：  
匪营长的二姨太发髻盘旋、盘旋向高海拔；  
臭苦力肿肩，朝旗袍衩口里回望落日沦陷进地峡。

\*

这不是诗。是累活儿。  
石匠花费了多少轮回筑成盘山梯？  
新来者攀上新三岔口，触摸深凿进凹陷鹰眼和  
夜之晕圈的青石路标：  
抵达乐园还需花费多少轮回呢？

\*

但每一次回看像一座小乐园。  
如果你打算把视线捆绑在叫不出名字的归鸟脚杆上  
回看得更远，直至幽深……小乐园也许会翻转为地狱。

\*

一天的等待就已经漫长得让人受不了。  
新雨消灭旧雨，新希望成为记忆中振翅欲飞的旧幻想。  
傍晚你和他终于厌倦了输赢、反复……  
无聊牌戏幸好还可以变化小说：  
——他打开台灯……你读《导游图》。

## 应邀参观

……………2003

一个影像是一项邀请。

——苏珊·桑塔格

于是就搁下奇思异想着光阴的相册，  
跟他们一起去看个究竟。

那晚上下雪，

桃花源被冰封藏进水晶罩……  
斜穿过快速隐没的林间路，  
一辆马车如他们的忘怀，并没有  
驰来，或小驻于记忆的想象之境；  
它铃铎的微颤却还是借助风，  
依稀拂弄了YADDO几乎刻意的寂静。  
幻听着旅人途中的低吟，白色之下褐色的  
三月，被一个旋律轻轻搅动着——  
“还要赶多少路才能够安歇？”他们  
不搭腔。华灯从幽深处打开新境界。

仙子颜如玉，因为隐身于老式爱情吗？  
客厅几经宛转后展现。她透过镂花镜  
将他们摄入，——她安排他们  
啜饮闪烁于盆栽阔叶的室内乐甘露。  
酩酊为他们摇曳仿童话。每一重门户  
则可以仅靠着寻常言辞反复去推敲。  
数幅山海图勾勒乌托邦，卷帙间瑶池  
掩映漫游者渡越的意愿和  
濯足之探。——那口大浴缸更值得在意，  
它归结得恰好，在走廊尽头，  
提醒世界无瑕地搪瓷化。谁要是  
撩开它二十四小时热水蒸腾的雾气帷幕，  
谁就会看到，绮窗外雪的戏剧  
净化着，七个小矮人陶醉，更醉，  
以他们的茫然追随漫卷的超现实公主……  
然而不打算继续下去了——自他们  
过多的惊羨里转身，到黯然处  
摆弄错放在大理石裸女和  
青铜鹤鸟之间的电视机。对于仿童话，  
它像个童话；对于每一间提供好梦的  
理想之屋，它是否现实？荧屏被  
雪花干扰了片刻，显露出掀掉披巾的脸，  
和揭去防毒面具的脸……花容  
转阴，——水晶罩里的颜如玉仙子  
又待如何呢？

于是就搁下



奇思异想着光阴的相册。  
刘子骥安歇。“……遂无问津者”！

## 全装修

(写给波波)

.....2003

诗是这首诗的主题

——W·史蒂文斯《弹蓝吉他的人》

1

来自月全食之夜的沙漠  
那个色目人驱策忽必烈  
一匹为征服加速的追风马

他的头盔显然更急切  
顶一篷红缨，要超越马头  
他的脊椎几乎弯成弓

被要求斜对着傍晚的水景  
上足了釉彩的锁子甲闪烁  
提醒记忆，他曾经穿越了

浅睡和深困间反复映照的  
火焰山之梦，他当胸涂沫  
水银的护心镜，把落日之光

折射,如箭镞,从镶嵌在  
卫生间墙上这片瓷砖的  
装饰图案里,弹出舌尖去舔

去舔破——客厅里那个人  
却正以更为夸张的霓虹腰身  
将脑袋顶入液晶显示屏

## 2

一个逊于现实之魔幻的  
魔幻世界是他的现实  
来自月全食之夜的沙漠

在帝国时代<sup>①</sup>里,他的赤裸  
被几个无眠黄袍加身  
茅庐变城邦……一枚银币

往返于海盗和温州炒房团  
之间的无间道——重又落入他  
抽离内裤,赶紧去一掬虚无的

手中之时,那个人已经用  
追风马忽必烈装潢了赤裸  
锁子甲闪烁,高挂于卫生间

● ①帝国时代——一款电脑游戏。

浴缸的弧度则顺从着腰身  
而一抹霓虹斜跨人工湖  
没于灯海,令夜色成

夜色笼罩小区

令一番心血

不会以毛坯的名义挂牌

3

这情形相当于一首翻译诗  
溜着小狗忽必烈的那个人  
将一头短发染成了金色

他如何能设想他被设想着  
脑袋退出了电脑虚拟的  
包月制现实,并且用赤裸投身

超现实,镶嵌进卫生间墙上  
这片瓷砖画装修的悠远  
披上浴袍像披上锁子甲,凭窗

望星空,构思又一种  
魔幻记忆——他曾经穿越了  
浅睡和深困间反复映照的

火焰山之梦?或许他只不过

自小区水景和不锈钢假山  
择路返回。这情形相当于一首

翻译诗：它来自沙漠的  
月全食之夜，不免对自己说  
——天哪，我在哪儿

## 电影诗

(写给思吾)

.....2006

如果到了未来  
记忆还能够升起一片月  
照临往昔

也就是现在

让一线斜阳把下沉式广场的虚怀收紧  
缩成情人座，你会不会又一次  
放大了瞳孔？——因为你依旧  
被电影最初的那阵子黑暗抱得太热切

电影要映现的，却是另外的想象方程式

电影不打算再去收紧，它只要  
看电影的两个人成为唯一  
当情人座在电影渐渐松开的明亮里空旷

那唯一的人，一半还勉强  
守住又可以自由的身体，还有一半  
早已化开在下沉式广场的欲望里  
放起了风筝——镜头于是从天边外俯冲  
快推过道道锋利的屋脊像掠过层层浪

你呢

从贪恋的狂吻里挣转来半边脸，鸟一样侧目  
故意将月下滑翔的翼翅全看作山梁

“在那一侧”

你飘扬着一半漫卷的身体说

“有几枝荆棘花闪耀着闪耀……”

它们莫须有倒刺的茎杆

会不会勾连唯一的那个人缠绕的视线？——所以

你

在情人座里调整了一个更忘我的角度

好让仍属于自己的这一半

慢一点看电影快速进展于时间隧道

唯一的那个人

如果把情人座装修在一辆

空调大巴最靠后的高坡上

让你能更放肆，偃仰在车窗的宽银幕前

那么只要一穿过隧道，你和你就都能像电影从

现实攫取的记忆,看到那闪耀  
正在闪耀着……

并且,如果  
到了未来

记忆还能够升起一片月照临往昔  
也就是现在  
你和你也只能就是那个唯一的人  
像穿过时间隧道般又穿过下沉式广场的电影

“在那一侧——

“有几枝荆棘花闪耀着闪耀……”

## 童话诗

……………2006

被将来的夜雨洗了好几遍,在废旧车厢  
锈红的那一侧,粉笔字早已字迹模糊,  
却反而勾勒出清晰的腔调:

“胖子下班了,

“多么舒服呀!”

要想再一次确认这声音,目光先要  
从废车厢移向小站砖墙上挂着的灭火器。

灭火器下面，长条椅空寂。这个胖子，  
虚幻地舒服着  
粉笔轻描的身形轮廓。

胖子是透明的，  
能够把臃肿于繁星的一整个通宵  
慢慢咽下去。

但胖子有点乏，他仅仅  
把启明星照例像黄昏星一般别在了胸前。

……他的徽章也成了他的灯，  
引着他打一个冒出猫形白汽的哈欠，  
迈过小铁门拐进了幽深。

在他身后，  
火车忙碌得越来越隐约。

远去的轰鸣正被这隐约载往寂静，  
要不是轰鸣以另一种隐约趑出小铁门，  
像若无的追光追上了他，  
胖子的前方，大概就不会有  
一阵阵放大声量的犬吠……

可现在，狗又到村头又跳又叫，  
空气震颤，一轮月坠进半轮  
村后的丘山。

胖子嘟囔着他的八字步，

让声音泛白的泥径蜿蜒，穿过他

粉笔框出的空心身体，去抵达世界  
本来的疲惫。那便是胖子下班的  
舒服了：一轮月抹掉半轮丘山，  
为了弥漫开漆黑的穹隆。

胖子也许就

歇在了那下面。

他趁着屁股缝裂开裤子的凉快和滑稽，  
蹲在了那下面——

他冒着自己被抹掉的痛快和滑稽，  
用粉笔把自己涂写在夜雨将来的那下面。



人，出版人。1967年10月生，江苏太仓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诗歌。现居苏州。

# 长岛

长岛自选诗

## 和山羊谈心

.....2003.12.26

前面是痛苦  
后面也是痛苦  
上帝呵,请陪我坐一会儿  
请和我说会儿话

——〔俄罗斯〕曼德尔斯塔姆

它张眼望着我,深夜  
一只山羊来到我的房间  
它瘦骨嶙峋  
孤零零地站立

一道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悄悄地  
掠过它的眼睑——  
好像提醒我  
在同一个夜晚  
我们有着同样乏味的睡眠

寂静的黑暗里,我能辨认出  
它身上长有的胎记  
它陡峭的脸  
有着难以模仿的  
命运的痕迹……

布满血丝的瞳孔

一道来自尘世的悲凉  
是那么惊异  
——仿佛幽灵从天际  
望着自己抛下的躯体

我想开口说话  
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正如我那桌上的白纸  
早已写满黑色的沉默

“呵，请原谅我的阴郁”  
在寂静的夜里  
它安静的脸上  
有我看到的一切  
我听到的一切  
我没有说出来的一切

——没有哀怨，和怜悯  
只有共同的命运  
站在午夜的幻象之间

## 苏州我记

.....1997.12.16

我对这座城市知道得不多。薄绿的流水

和随处可见的小石桥(宛如情人节的玫瑰)  
一再被我忽略。谈论它的人  
也仅仅在远处随便将它谈论  
并且说,他们对这座城市还很陌生

饱经风霜但是安闲,有一种美  
蕴含古老的气息:仿佛许多老人的回忆  
聊起天来,那些往事就恍如昨日——  
“这座拥挤、充满了迷梦的城,鬼魂  
在大白天也抓过路的人”<sup>①</sup>

自从我跌跌撞撞地侥幸踏入  
这座城市,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爽风吹动,薄绿的流水  
也在我的额头漾起了波纹  
我的唇齿间,烟叶焚烧留下了垢痕

但是我对这座城市还是知道得不多  
在曲径通幽的回廊一隅,我只不过  
让难以更改的土语继续着  
他的自言自语:流逝的彗星,浓密的阴影,  
新建的民居尴尬地  
远离了小桥和流水……

● ①引自波德莱尔诗句。

时尚变了,再固执的人也只好听从  
我收获了许多,唯独没有感动  
建筑粗犷的美术馆可以无人光顾  
昏迷的宴席上,有人把空虚与甜点一同吞咽  
眼前灯红酒绿,心中漆黑一团

在漆黑的夜里,我偶尔也会  
想起一个古人:他叫唐伯虎,传说风流成性  
我偶尔假想:倘若我是唐伯虎,那么这个时代  
谁是秋香?我去爱谁……眼前漆黑一团  
我拽了一下床被,接着便呼呼入睡

## 数行诗<sup>①</sup>

给晓宁

.....2003.12.9

我希望有机会你能和我说说  
离开苏州后你送走的那些日子  
你去过的地方和做过的事情  
天黑以后,你在灯光下写下的文字

即使现在,破晓之前的睡梦里  
偶尔我也会在那里不断地尝试

● ①此诗在开头一节的形式上,参照了伊丽莎白·毕肖普(1911—1979)的《寄往纽约的信》。

述说那些丢失的事物，述说我  
把你留在丢失的那片岁月里

要是你不说我也知道，一些事件  
在你身边就像波浪一样接连发生  
一个人有时就像一棵孤单的树  
就算星星再多，也无法驱散寒夜

你给我写过很多信，在回信中  
我却从没有这样对你说起过  
很多次我在睡梦里遇见了你  
你在黑暗中手持一枝红玫瑰……

多美的时光，落在我们的身上  
落在我们错过的那一片光线上  
而你像一道永远猜不透的谜——  
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几乎是奇迹

乌黑的眼睛，终于得以继承  
安静的心，从傍晚的菜市场归来  
我见过不少出众的女子，每一次  
都在心里把她们与你暗暗相比

因为懦弱，我对你铸下过大错  
因为信赖，你原谅了我的过错  
在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夜晚，你用

意想不到的光临,给了我赎罪的机会

我不想说得太多,以免给你  
留下我善谈的嫌疑。我写得那么少  
就像这首诗:我用十八年的光阴写这首诗  
我愿意光阴流走而我们还在原地

## 一首诗

.....2005.12.28

我想了很久,只能是一首诗  
在光线慢慢暗淡下来的窗口  
在充满不安的宁静中  
只有一首诗  
才能替代  
我的心跳和呼吸  
我没有说出来的话语

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我甚至  
丢失了去未来的地址  
一块大理石需要我认真地雕刻  
一本没有纸页的书等待着  
我一生的写作——  
我其实,什么都不在乎  
我把自己整个儿

献给了虚无

昨天早上,我在镜中和自己相遇  
仿佛你就站在我的身后  
目光对视的刹那  
我的眼睑已经改变

呵,我爱上了一个人,任凭怎样  
都无法放弃。我爱上了你的眼睑  
一朵莲花的安静  
仿佛什么风暴  
都能被你轻轻拂走

我的朋友,这首诗是写给你的  
在无尽的光阴里,我想用一首诗  
写尽对你的爱恋……

## 山庄

给赵诚兄

……………2004.12.27

山庄的白色的帽子  
红色的雨落在摊开的手掌上  
在雨丝静静飘落的刹那  
我的朋友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那奇怪的想法其实来自于我  
来自于我对一段时光的盘查——  
当他在山庄里把花草伺弄  
而我写着诗，把句子分行

一如继往，但世界已发生了变化  
尽管世界依然是忧伤的曲调  
只要我抽烟，空气就开始沉闷  
但只要他喝酒，话语就羞涩而兴奋

这是多年前的印象。多年来  
也一直没变。我的朋友脸色红润  
衣衫端正，从不轻易显露自己的激情  
这一点我最清楚：他对事物

有着准确的判断力。他看着我  
有时也可能不发一言。朋友重情  
而谦逊，而谦逊是无尽智慧  
失散的美德在他身上汇合

我也拾起久违的钢笔，贸然记下  
这分行的句子。我写着写着  
心中，仿佛暗暗受到了鼓舞  
那流走的时光，也许仍然难以描述

但这一首诗要写给我的朋友

以便他看着我,在无言时  
他会轻声念叨起这样的句子  
“我的这位朋友,好像是我的兄长”

## 细雨中的庭院

.....2005.2.20

细雨中的庭院,只有和细雨在一起,  
和枯败的落叶,无人的古戏台在一起,  
和落寞的曲谱,缱绻的旧梦在一起,  
和正月里的冷风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我听见了你的心跳。

## 在这样黑的夜里

.....1999.6.8

在这样黑的夜里,城池已经关闭  
打钟人已经安息,一只猫头鹰也哈欠连连  
在这样黑的夜里,望远镜停止了窥视  
镜子回到了梦里,一轮明月也被乌云遮闭

在这样黑的夜里,肥胖的滑稽戏演员

鼾声阵阵,他要把恼人的主旋律一唱到底  
在这样黑的夜里,灰鼠不断地俯冲  
横冲直撞,它享用的自由就是无人干扰

在这样黑的夜里,灰尘开始降落  
心灵停止了呼救:它终于幡然醒悟  
在这样黑的夜里,全身的骨肉  
瘫软在床垫上,紧接着噩梦带来了尖叫

在这样黑的夜里,一个读书人胡话连篇  
满口是俚语和方言,但即便说多了也没有威胁  
在这样黑的夜里,更多的人练习死亡  
更多的死亡,学会了对永生的模仿

在这样黑的夜里,人性得以恢复  
像卸了重的弹簧,像黑暗中的碑石  
在这样黑的夜里,碑石恢复了石块的记忆  
石块说:我只在白天,才用来装点历史

在这样黑的夜里,骗子也脱尽外衣  
露出饱满的身体,而他的灵魂布满疮痍  
在这样黑的夜里,卑鄙的政客摘下墨镜  
他怕光的眼睛,对黑夜也很不适应

在这样黑的夜里,地球上的一个小小国度  
一群历经炮火的百姓,梦见了云朵

在这样黑的夜里，云朵上载来的  
依旧是魔鬼的战车，而不是天使

在这样黑的夜里，有人看见了黑暗  
以外的光亮：那可需要多少年的修行  
在这样黑的夜里，一个疯狂的面孔  
降临世界，我们每个人都身临险境

在这样黑的夜里，混乱得到了清理  
一个思想者，应该是哑巴和聋子  
在这样黑的夜里，逝去的逝去  
要来的正来临：一个隐身人敲开了你的房门

## 深呼吸

.....1997.7.4

接下来树木们将会有一场劫难，因为  
林子上游，一条大河已经露出了它的脊背  
细小的波浪即便在夏季，也谨小慎微  
一簇预示灾变的枯发踏上了树冠

犹如童车滚动，而保姆已进入坟墓<sup>①</sup>  
一个凶狠的消息几乎使我们晕厥

● ①引自奥登诗句。

冲击着,几乎使我们失去知觉——  
倘若用一支歌,或者用急管繁弦的音乐

来抚慰深沉的黑暗的灾难,那使人  
心碎的天亡和痛苦,那就干脆闭嘴  
因为魔鬼始终在空气里跳舞  
我们的眼睛,正好对准了死神粗大的脚拇指

像一场噩梦。只有佛在那儿说着谰语  
侥幸的美学,足够把树木骇人的惨叫淹没  
叽叽喳喳的鸦雀飞起又飞落,看得出  
它对生存的理解仍停留在啄食的份上

日光翻开了新的一页,新的时代  
劈开了新的埋葬空间。动物们稀着牙齿  
为越来越少的食物伸长了脖子  
草地变作流沙,流沙追逐着老虎

连不带气包的神也感到呼吸窘迫  
它要变一点儿花样,让六月飞雪  
冰雪里的男女啃着瓜皮,要让混乱  
继续渗透,直到灌满生活的每个角落

教训会传给下一代,那是人的骄傲  
和未能避免的失败:攻城掠池,横渡大洋  
获得了知识却把道德沦丧

缝合了文明却把自然撕裂

犹如落叶从不问最后的下场  
站立的树木有一根不肯折的脊梁  
犹如一群人,在荒凉中压低着声音  
“我站在这里——我只能这样!”

一个生命的死亡牵动了那么多  
存在的事物,这一点谁都没有想到  
——既然鱼迟早要上沙岗,让我们在  
时间的邮筒里,再做几次深呼吸

## 我们之间,只有一张白纸的联系

.....1999.5.10

我用完了笔管里的墨水。  
仅仅是开篇。但这一行诗  
必须被写出,我的手已不能退缩。

我撕开了自己的血管——  
殷红一片,我的血迎向白纸  
犹如怨恨的刀,刻下了急流。

犹如夜晚的山谷,由于一只  
鹰的叫声伤到了骨头。

我是我的时代的陌生人。

没有仇恨,而我的生活聚成了一堆恐惧。  
痛苦追逐我。我是猎人  
和猎物之间奔逃的时间。

即使喊叫也已经失声。  
我是会说话的哑巴,倔强的  
舌头,嚼着新的荒凉。

我不能活在现在正如  
一棵橡树在冰雪地带的枯萎。  
而土地瞪着眼,它早已分不清是非。

呵,我已不能退缩不能表达,  
我和我的时代也许将  
失之交臂——我们之间

只有一张白纸的联系,仿佛从云层里  
垂下的一把梯子:要是不能进天堂,  
那就只好去地狱。

## 生活的艺术

.....1998.11.12

我担心。

担心也没有用：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  
有一天他们会相互携手  
他们交流生活的心得，并且用  
奶油一样的话语贴向对方

会关起门，在公共的房间里窃窃私语  
(就他们俩!)剥一个下午的红菱  
嘴皮子磨得发烫，嘴角儿仍  
丝丝入扣挂着微笑——其中一个  
还会在甜美中软瘫，并低下了头

脸上掠过一丝动人的不安  
和愧疚——因为不久前  
他们还飞短流长，算计着冷箭伺候  
多年的积怨怀恨，仿佛倏忽间  
打上了消肿的膏药

仿佛我有了痛的感觉。  
千百次荒诞不经的幻觉过后  
我发现周遭一切并无异常：生活  
照旧青葱，人们说说笑笑，还有一点儿  
貌似真诚的虚假



我活在他们中间，彬彬有礼  
“只是一个人的变化改变了  
另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  
生活的沟壑横陈，我穿岩凿壁听凭  
公众的判定，心灵的指认

倘若假寐是一种选择，可又怎能制止  
眼皮的眨动？仿佛两颗黑色太阳的光芒  
从眼睑下射出：要把这一切  
全都钉落在视网膜上——  
(我也听见了，一个声音在暗处窃笑我

“喏，这就是生活、生活的艺术”)而我像一滴  
呛鼻和刺眼的浓铅滚动着  
厮守于自己的笔尖——  
“在众多的瓷器摆设中，我只是  
想找一件金属制品”<sup>①</sup>

## 现在

.....1998.11.2

现在不一样了。春天接纳了飞翔  
却也带来了目光的迷乱，仿佛道路

● ①引自俄罗斯诗人古米廖夫诗句。原译为“在众多的瓷器偶像中/我无疑是一种金属制品。”

在增多,但脚力在衰退  
赶路的人,还必须摸着石头

过河——虚妄的先锋派却急于宣称  
已经抵达彼岸。河流哗哗流动  
“但河岸在哪里?”一个诘问  
使倾斜的暮色有了严峻的脸色

缓缓的钟声这时飞出小教堂的彩窗  
仿佛灵魂,已有了落脚的地方  
只是星辰照旧沉默,它全然理解  
并且学会了不发一言

我们知道,要使走散的羔羊迷途知返  
是多么困难!但现在不一样了  
恶棍们轻易就参破了一切,于是  
他们摇身一变,又步上了嘉宾席

金钱替代了屠刀。它的利索  
不足以影响睡眠——一根头发般  
劈下了,美女与官吏,有人担心  
它还会劈倒时代的良心

诗人的发言于是危言耸听,他写着  
“一只苹果的腐烂过程”,但由于  
时尚变了,诗人已不属于时代精英

有人趁机讥讽：诗人尽作些鸡毛蒜皮的抒情

舞台上出现了裙裾的歌咏，美女  
一个比一个显露，而其中一位  
我们始终未见——她曾在暴政下退隐江湖  
现在时光已老，她仍没有归来

是的。是有过宏伟的构图，和非凡的演出  
也许，那曾经的演员们还在  
期待，却又有一语告诫：“那危及  
我们社会的不是不信，而是信仰”<sup>①</sup>

## 纸上的声音

.....1998.9.8

灯光暗了下来。纸上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  
——那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时代  
纸上的声音像灯光一样  
也暗了下来

本来可以遇见羊群，有光  
可以照耀。但言词遇上了痛苦  
嘴巴里咬着，一只烂透的苹果

● ①萧伯纳：《安多克勒斯和狮子》序。

这是午夜——而不是正午  
午夜人看得更清楚：其中  
有个声音在喃喃自语  
“白纸一样的纯洁，隐匿的文字  
快跳出白纸吧”

但现在，因为灯光暗了，纸上的声音也变得模糊  
有雾。他只好趋向于沉默  
而沉默，也该是历史的一部分

## 企鹅茶馆

.....1998.10.12

他们吵吵闹闹，全为了  
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  
一个多嘴饶舌的家伙令人昏昏欲睡  
(让我想一想)——是什么鬼使神差  
让他手舞足蹈，失去了理智？

黑暗中的末班车已经开走  
黑暗中的街道，像一条  
抽干了水的河床：空旷、沉寂……  
但毫无关系。坐在这里的人们镇定自若  
因为他们，纯属多余

男的和女的,一张张面孔犹如  
一副纸牌的五十四张谜底  
各有所思又参差不齐  
而灯光为着他们必须一直照耀  
而音乐一旦响起就得永远演奏

渴望着,犹如竹笼里的一只只孔雀  
如果妄想中的爱情飞快来临  
一个平庸的夜晚就会变得热烈  
在浪漫主义的头发下面,有人不小心  
发出了现实主义的碳酸味抒情

去年我也曾去过那里,归来时  
生铁的铿锵声已落满了  
一杯浓茶。总有人在不停地催促  
这陡峭的夜晚,一把孤独的铜号惊诧于  
改变的事物,曾经深谙的秩序

倾听着,一支无人倾听的千人合唱队  
深夜大路上的一群梦游者  
仿佛平凡而伤感的一声咳嗽  
——杯中的水,服从了杯子的形状  
仿佛这时代:我们适当其龄,但纯属多余

## 硕鼠

.....1998.11.30

谷仓里出没着老鼠,细小的尖牙利齿  
一副油嘴滑舌的装束;谷仓的上方  
有扇小窗,一束细小的光线也能把他们惊扰

它们东躲西藏,还得在阴影下提防  
随时劈下的刀俎——这多么不容易  
每个时代都为它们编织了罗网

可老鼠就是老鼠,胆小而机灵  
(不像豺狼,也不像狐狸精)  
一只有经验的老鼠轻易就觅见了洞窟

童年时,我玩过幼鼠,它们细皮嫩肉  
模样儿叫人喜欢;可一转眼  
幼鼠成精——几只老鼠突然从我家的米缸里蹦出……

滴溜溜的眼睛,仿佛黑夜里的小毛贼  
让我把晚饭搁下来,一阵恶心  
哗啦一声提到了喉咙口

老鼠经过的地方,死人们  
失去了残骸;活人们受罪  
仓廩像遇寒的水银滑落,黑屎成堆

整整一生，它们习惯了在幽暗里生活  
在禁区里穿行。它们就地取食但从不装扮  
因此还不算是假正经

一只老鼠望着人类，它的模样  
让人们想起牢房里的嘴脸，但在此之前  
它们曾磨牙霍霍，怀着仇恨的驯服

把地下的鼠穴筑成了一个王国  
——纵横交错的暗道，串起来  
可能与一个污吏的裙网相匹配

唉，必定有一场鼠疫：像战争一样来临  
像战争一样——叫人不知所措  
因为老鼠和人类将同样长久

## 是笑声毁坏了我的嗓音

.....1999.4.16

我喜欢正直的人。虽然世界  
仿佛一块煤炭，烈火已把它焚尽  
但那是世界的事情。我喜欢  
正直的人，仿佛灰烬中的金刚石

大风刮走了鸟群

鸟群遮住了光线  
光线颠倒了时辰  
于是我哈哈大笑：是笑声  
而不是时光毁坏了我的嗓音

是时光的力量改变了世界  
聪明的人飞快就学会了转身  
笑脸相迎。我走过他们时也会  
点点头，有着礼貌而无意义的交谈  
但谈话未完我就想到——  
我不过是在扮演  
丑角的地方讨着营生

划亮火柴，却加深了黑暗  
废黜妄语，却让思想重负不堪  
是的我喜欢正直的人。虽然世界  
仿佛一块煤炭，烈火已把它焚尽

让清脆的骨头也流血，化脓  
让闪电击向无辜的白天  
让行尸走肉都成为时代精英  
可是我哈哈大笑：是笑声  
而不是时光毁坏了我的嗓音



## 交待

.....1999.4.16

我想到瑞士或加拿大去  
不为什么,就是想换一下空气  
还有因为我是我自己

鸟屎一样挂满了虚假微笑:在我的眼睫上  
蜂蜜一样涂满了肉麻讨好:在我的嘴皮上  
那黑白倒置的谎言如今又广为流行  
那抹在思想上的油膏已经改变了思想  
——我想呕,我想吐,我想找一个场所  
一个无人的地方或者谁都不相识

我企图用写诗来逃避现实,像弗洛斯特  
修筑一道春天的围墙  
可诗歌偏偏使我心灵更健康,眼睛更明亮  
像灯蛾扑火,最后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我不想再写什么东西了  
我的无言之躯  
就是对这个时代最好的回答

## 走我喜欢走的道路

.....1999.4.27

我记得道路美丽而多折  
我懂得漫长旅途的孤寂  
我领教过幽暗中鞭影的锋利  
我搜集了命运的种种不济

我承受长久的荒凉,像裸露的河岸  
我继续着单调的手艺,这谜一样的游戏  
我痛斥心灵的迟钝,因为它常分不清四季  
我站定,让脚步一次比一次地坚定

我改变了黑发的颜色,让它变白  
我调整目光的距离,在最黑的夜里  
什么样的诱惑也不能诱惑我  
只是做我喜欢做的,一粒漫游的石子

我记得道路美丽而多折  
只是越走越觉得幽深  
也许哪儿出了点差错  
可人们说,没错,就是这一条道路

就是这一条道路越走越幽深  
但我已不能走完也不能停住  
但我已不能不说一声幸福  
哪怕就此我死在了半途

## 秋天奏鸣曲

.....2006.11.22

秋天，音乐从树梢上兴起。

在柔和的光线里，  
在晚风吹拂的车窗外，  
在我们不说话的片刻间。

音乐，从秋天的树梢上  
升起，天空中响起流水的钢琴声！

我闭上眼：音乐穿透了我！  
——仿佛鱼儿张大了嘴巴。

不说话！  
静静地照亮，  
水中的石头和裸露的河岸。

秋天，万物琐细的簌簌声已经响彻耳边。

我的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  
被岁月清算的前额：  
在颠簸的旅途上，在被  
惩罚的命运中……

你开着车，一句话也不说，

——音乐也从你的泪光里升起。

## 古城上空的月亮

.....1996.2.12

古城上空的月亮你比我幸福  
多少年代的人和事情  
被你一一阅尽。多少年代的风和雨  
穿透了花岗岩雕像也不能  
叫你飘零——  
古城上空的月亮你业已成精

明晃晃的，黑夜中一枚  
深埋的铜镜。黑夜中亮了又消隐的星辰  
照彻粮食、布匹和一代代人的睡眠  
而清光凝立！多少沧海在一瞬间  
变成了桑田

我们凡俗的肉身，要多少次锤打才能  
坚冷如铁。今夜轮到我  
当市声岑寂，钟声塔影濯洗出  
古老的檐角屋顶。当晚香玉轻吐幽芳  
把最后一盏灯吹熄  
古城上空的月亮你又一次  
把我照临

在我们深深爱恋后又慢慢松手  
在无人的一隅,她房门掩紧的  
深色小屋,她黑发深藏的脸模糊不清  
泪雨滂沱只被你一人  
看见

呵,青天巨蓝溶化了多少  
泪水和盐,和我们内心深处  
那接近完美的愿望。当我终于看清  
一件事物的秘密,一片月光  
打在我悲凉的额角上——  
漫长的一生也许只是一日,当我终于明白  
“生活,如分岔的河流继续进行”

## 一条发白的路

.....1996.2.18

一条发白的路梦见了我  
梦里的我,想躲避,不让她看见  
可是又怎么能够

想得太多的事呵就不能  
再去多想。“如果失掉的话  
失掉了,如果浪费的话  
浪费了。如果那没有听到

没有说出的话：没有说出  
没有听到……”如果只有一条  
发白的路

有一种命定的事物在悄悄  
跟着你呢？你们两个人。月亮  
晶莹。“要是就这样  
骑下去该有多好”要是只有一条  
发白的路

——多年后的你看见了多年前的  
自己：有热烈心跳和一声应答  
的你，坐在自行车后  
擦了擦头发。便擦了擦  
头发，一声应答  
的梦里：只有一条发白的路  
和灰色的月光……你涌出了泪水

## 和她一道

.....2003.8.15

和她一道：

在时间的飞雪中，  
在岩石的隧道里，  
在丧失了灯光的广场上，

在飞往火星的车厢里。

宛如左右两只臂膀的搀扶，  
宛如弓与弦难分难舍的演奏，  
黝黑的房间里，她是颤动的火苗，  
我冰凉的额头上有她温热的一吻。  
——和她一道。

## 回家

.....2004.2.18

多年前我黑发的父亲已经在空气中消失，  
我的母亲两眼浑浊，看不清儿子的脸。

我的小女儿，  
用好奇的眼睛  
朝一间老屋里窥望——  
呵，她说她看见了鬼！

从前的出生地，  
一座死人的村庄。

——我在想，离别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 晚餐

.....2003.4.25

我要写一写晚餐

我们的晚餐

——当暮色在四周落下

灯光慢慢地唱响……

我做好了饭菜

坐在餐桌旁等待

一个人,像一本打开的书

和一束柔柔的光线

我爱上了傍晚的光线

因为稍等片刻

我的爱人和孩子

就会在光线里归来

我想起了早年的恋爱

仿佛一眨眼

我们的女儿就已经长大

而多年以前我的父亲

也和我一样的年轻

也和我一样的等待

——坐在餐桌旁,做好了

饭菜,等候着我们归来……



直到现在我慢慢学会  
爱上了安静  
——我爱上了傍晚的光线  
和餐桌旁的等待

我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  
学着我父亲的模样  
任满头的黑发  
一点点变白

——在寂寥的时空里  
我想,我们也有过  
短暂而幸福的停留

## 十月五日:生日诗篇

——给身革

.....2006.10.9

夜色里,我的好朋友驱车来到我身边  
像一阵清新的风,他要赶一程  
不算短的路才能完成  
夜色里,我们并肩散步街头的简单快乐

我的好朋友,二十年来一直是老样子  
一直是,我最初见到的那副样子

水灰色的毛衣,时髦的拉链茄克衫  
在初中一场作文比赛时我们初见

后来我们做了同学。我谈恋爱,  
他忙着替我牵线,他把自己读书的事  
倒忘在了一边。他有那么出色的嗓音,  
富有磁性,他的多情与善感——如果他写作

一定不逊色于我挤出来的那些诗篇  
那些生活的羁绊,那些奇异的时刻  
——很多事好像忘记了,但都记得  
很多光阴流逝了,仿佛仍当年

我的好朋友,只有月亮能制止这一切混乱  
只有我们头顶的这轮月亮。我不说  
那些改变,那些岁月里的变化毁坏了世界  
——就是毁坏了,也与我们毫不沾边

这是多么平常的一个夜晚,我的好朋友  
驱车来到我身边,像一阵清新的风  
他要赶一程不算短的路  
他来看我一会,然后再回去

夜色里,我的好朋友忽然在我耳边说:  
“今天是我,四十岁的生日……”

## 死去的亲人会重新回来

.....2004.2.24

有一间盛满笑声的房间，  
    笑声还在，人已经走散；  
有一个我去不了的世界，  
    用不了多久——我也要动身前往。

我们在一起，待得那么久，  
    但再多的时间也像是一瞬；  
我记得你说过的，所有的话语，  
    那欢乐的时光也是我一生的伤痛。

什么都没有了，除了回忆，  
    塔楼的钟声也已经凝冻；  
只有树木是幸福的，月亮是永恒的，  
    生命不高尚、不美好，也不神圣。

我活过了三十七岁，时间还早，  
    但活着的滋味我已经不想赞美；  
每一天是开始也是一次结束，  
    每一次结束都是一次死亡。

像一个离世的孤魂，像一缕风，  
    我知道此生还有最后的一点幸福：  
在一个天色暗淡的夜晚，  
    死去的亲人会重新回来。

# 隐身人

.....1999.2.23

1

他在我们中间,笑着  
但寂然无声;他挥动双手  
一个夜间造访的天使推开窗棂

一个阴影,分开黑暗的罪愆和热情  
在屋子中站立——  
注视着,但不发一言

那样轻,仿佛一团雾的站立  
仿佛幽灵登场,空气  
充满轮廓分明的尊严

我不知道他是谁,踩着  
清风托举的枝叶;我不知道  
他是谁:四周还是原来的场景

注视着,但不发一言  
仿佛一次拷问,一场等候  
裁决的审判,在午夜的寂静里

用一个名字喊一个人,试探着  
道德的高深和灵魂的深浅  
——我不知道他是谁

在午夜的寂静里，牛羊下跪  
张大了顺从的双眼；黑暗  
加深，使他有了现身的可能

2

黑暗加深，寂静的午夜垒满睡眠  
寂静的房间掩埋着鼻息  
被子垂落一地，仿佛受人指使

仿佛受到了召唤  
有人从十八世纪的火山口出发  
独自踏进一片幽暗的黑色森林

赤裸的身子，暂时  
丧失了进攻人的意志；赤裸的  
灵魂，好似墙上钟摆

在雾中行进：那历历在目的  
事实，最终却被证实  
不过是一场虚幻

你经历了一场虚幻，但你  
也受到了惊骇，在虚幻深处  
你曾像落水者一样地挣扎、叫喊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万物  
循序而行：你的手，你的脚  
还有你渐渐平息的心跳

像一只最原始的野兽，撒着  
身子，保持古老的姿势  
——而你只关心睡眠的香熟

### 3

许多珠宝，深深地<sup>①</sup>  
埋在黑暗中，沉睡  
镐和钻头够不着

许多花朵，无奈地<sup>②</sup>  
忍受着寂寞，像吐露  
秘密一样散发出清香

正如日光照亮了孤独的蚂蚁  
密而不均的即兴的雨水  
必定有一个人，看见了黑暗中的尘埃

必定有一个人，他洞悉  
事物的奥秘：无数  
牙缝里的幽怨，嘴角边的硝烟

● ①②引自波德莱尔《恶运》。

和内心征战犯下的劳瘁  
一张张生动的嘴脸,哪怕暂时  
隐去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

必定有一个人,他在我们中间  
分开黑暗的罪愆和热情  
要和我们面对——

黑夜沉寂,正好让他  
面对了善恶两者,让睡意  
昏沉的我们一无准备

#### 4

肉体睡着了,灵魂打开了栅栏  
另一个世界就这样悄悄来临  
让巧言善辩的你

锁紧了舌尖;另一个你于是  
睁大了双眼,听凭一个巨灵  
把灵魂的烛焰轻轻吹弹

浑浑噩噩地看着,一大堆  
骇人的形象,尽管他们来自于  
一本读过了的教科书

一本书上写满了你的名字

和你昔日的种种德行  
——你积善重重,或者作恶多端

由于一条别无选择的道路  
忧心忡忡的你将和他面对,没有  
警察,但你比孩童还要听话

一切面孔,干净而平等  
勋章和敬礼,将从前胸和手扯下  
连同一副人皮囊

一同被抛弃。头顶三尺的地方  
于是有了报应:报应和  
天性中的恶,分配着手中的惩罚

5  
还有一些邪恶,还没有  
受到惩处;正如一些好人会突然扑倒  
成为游荡的魂魄

正直人被放逐,有预见者遭解雇  
淹没的良田变成玩赏的湖  
恶浪汹涌时,他们掏空了堤岸的前胸

他们幻想着天堂,而有人  
落进了地狱——这不公平的死亡



犹如一个个悲剧的主题

暗含在一次次逐渐的毁灭中  
——一个隐身人站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看见

天堂和地狱：那里有不变的幸福  
迎接着善者；永远的噩梦专门伺候  
恶棍与歹徒

借助于古老的传说，我们把  
世界描写得有几分神秘，那或许  
正好暗合了世界的本意。一个隐身人

像一名图书管理员，维护着  
灵魂与世界的秩序，使我们  
对生命不至于太多的灰心和绝望

1952年生于长江中下游一个临江的小县城。初中学历。有过广泛游历，做过各式临时工。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低语》、《乡村肖像》、《少女像》等著作七种。获1995年首届刘丽安诗奖。被国内论家及读者誉为“新散文”代表作者。现居江苏江阴。

# 庞培

庞培自选诗

## 夏日之歌

.....2006

从此我不再进入夏天的门  
不再在夏天的房子里看海, 依偎  
做梦的书架, 房子里  
有很多书, 很多寂静  
仿佛加入辽阔海洋的大合唱  
直至贪婪的目光深入哗哗响的书页  
我用一只耳朵爱上了其中一名少年的和声

大海的和声, 深邃洁白  
当我赤脚绕经儿时古老的天井  
那些弄堂深邃美丽的洋流  
吸引成千上万的人生踊跃向前  
深夜, 海水撞击发出星星的声音  
一名孩子惊讶地张着嘴  
尝到了宇宙之美黑暗孤单的滋味

啊, 大海!  
夜里没人光顾的石牌坊、抱鼓石  
圆圆的岁月磨损舐秃的门槛前, 一男一女  
走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我腿脚佝偻的祖母  
夏天在她脸上保存一个神圣庄严的容颜  
一个家庭的族谱, 一个村庄的梦魇  
在那里每道潮汐, 每朵浪花都朝她雀跃……

当汹涌的浪头,向幼年的我讲述陈年鬼故事  
当学堂校园的钟声敲响,课本画着一群鱼  
远方,远方,我听见了一名迷失荒野的游子的生平!  
海水仿佛是从肩头卸落的墓碑,但更加沉重的  
是年轻送葬者脸上淌落的雨滴,一阵大雨  
他要在碑石上仔细辨认妈妈的姓名  
心,是一阵闪电啃噬净尽的惊悸——

上古的夏天啊

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摇篮里穿墙而过的夜  
我们在你的槐阴下牙牙学语,看着树上垂落的毛虫  
当河水涨过门前码头,一个黎明,一个清晨  
守护白昼的神秘到来  
射日的后羿在你身体上隐藏一个张弓后仰的姿式  
精卫填海时也用翅膀拂过他的脸

我独自在一本书中醒来

我的诗是一阵骤雨

夏天,它出现在历史书上是一把锈蚀斑驳的匕首  
翻动着厚厚的词典,暴风雨  
舔尽血迹,停栖在后院青石  
悔恨袭上心头  
海的印象,美丽、凉爽

## 抱着吉他过冬

.....1991

桌子被静静地推向深夜。  
某种孤寂一动不动压着灯罩，  
思想——早在木工刨制这张桌子以前  
就已完成。如果他当时未能把一根榫头  
嵌到适当的深度——  
我不会抱怨他的手艺，  
相反，我欣赏这一切：  
如果这时有人敲门，如果他  
四处寻觅，我准备怀抱着吉他过冬，  
在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

## 秋天的运河

.....1992

秋天的运河  
把大地上暑热的庄稼、头脑中模糊的情欲  
把农舍房顶上奔跑的狗、乌云、干草  
堆在岸上  
傍晚的风暴中，传来一个农妇低低的吆喝  
在稻田里飞快地追逐她的孩子  
  
风中传来更多的暴行  
窗外的闪电，像邻居响亮的哭喊

一匹被撕裂的布，蒙在黑夜脸上  
秋天的运河，在为  
死去的女婴和烈日咆哮  
天空中，淌满受到惊吓的屈辱的泪水

树根用它密集的肝脏、雨点  
敲打两岸的树林

## 雨

.....1993

雨慌乱地下着，  
仿佛一个女孩子不知所措，  
突然尝到亲吻的滋味……

在窗玻璃上，  
在乌云、相聚、局促的爱抚、  
磨损的手指间，雨

充满离别的惊恐——  
树。男人的裸体  
露出暗褐色的疤痕。

## 夏日摇篮曲

.....1993

睡吧,在干净的窗台,  
在阳台上被褥的拍打声中,  
用一张凉席  
枕着头脑中发烫的梦。让无声的夜  
来临。  
睡吧!大街上尘土飞扬,风  
用一根倾斜的晾衣绳连接我的心!

## 春夜

.....1996

一名附近厂里的女工,经过落市的  
菜场,手里提着塞满菜的塑料袋,身上  
明显的外地人特征:  
肮脏,但气色很好;  
头发湿漉漉(大概,刚洗过澡)。  
我隔她三四步路,在她身后  
从烦乱的马路上经过——  
天突然热了,刹那间,我想起这是在  
三月份,吹过来的风仿佛一股暖流——  
行人拥上前,我的脚步变得  
有些踉跄——  
隔开人群

我能感到她健壮湿润。

我感到夜空深远而湛蓝。在那底下  
是工厂的烟囱，米黄色河流、街区、零乱的摊位。

遍地狼藉的白昼的剩余物。

从船闸的气味缓缓升降的暮色中，

从她的背影，

大地弥漫出

一个叫人暗暗吃惊的春夜。

## 印象：春天

.....1996

从早晨到正午，人是静静的水草，

阳光飞掠过迅逝的春天，

把她的五脏六肺，

热乎乎的身子，拥在怀里。

街上阵风吹到沟里，

汽车深陷于公路上的白线。

油菜花紧贴车窗，

像一张薄纸——旅客用油腻的手指头搓揉。

随田野一起飞走的还有那只云雀

在高远的深山，大型游览车

在翠绿的空中震响。



马达轰鸣。群山巍峨——

人的叫喊停在水里，停在世上  
一切水的、女人的、花朵的湿润处。  
静静的臂弯，拥抱  
欢乐，或哭泣。

## 人体的罨粟

.....1997

我感到黑暗就在这些阳光里……  
我和寂静面对面坐着……在椅子上，  
不包括言辞，但用手和脚——  
而即将来临的黄昏，向我  
耳语：下午永逝……

心灵——是最脆弱的器官！  
大地啊，请用婴孩的悄悄成形的脚掌  
告诉我时间——用恋人的手指，  
指点我晨雾般美丽的吻  
而一缕阳光，打开阴森森的夜，  
房子的砖缝，或人体的罨粟。

## 爱有时是离开

.....2000

爱有时是离开  
我一个人在床上扇扇子  
我们已有半年不见  
今夜,我聆听窗外  
唧唧虫鸣,仿佛一份祝愿  
我相信她也会安静祝愿  
会把爱一个人时的  
恍惚,在房间放稳妥  
床头灯调暗  
手指不自觉理理干净的枕席  
就像我起身,把手机、杂志  
拿去另一个房间:爱  
有时是孤单

## 夏日

.....2000

一切都在一个夏日里保存完好……  
叶片上的童年。梧桐树  
微风的河滩  
妈妈淘米时,撒落一地  
白花花的大米。  
有人迎娶,有人外出奔丧,

异乡的船只载来  
阵雨扑打的黑夜之窗。  
太阳下街坊们一片惋惜之声。  
风从小巷里吹来  
一名婴孩的哭喊——  
我那时断时续的一生，也在其中——  
在那声音的哽咽处  
清晰地显现。

## 旧宅

.....2001

房子在写诗，而不是住在房子里的人

我感到震惊：我在这幢房子里住了二十年！  
也许，一幢被废墟环绕的老宅  
一处荒凉的天井后院  
一口被填没的井  
才真正目睹了我们的时代

当你走进空荡荡的房间  
你可以看见：椅子在苦思冥想  
房子受难，以成就  
白日之伟业

一幢普通公寓楼,是门窗在经历春夏秋冬  
而不是大楼进出的那些男女  
他们理解的修辞学,不及  
几经修缮的电表箱、楼梯扶手

大白天光线如此微弱  
我起身去上卫生间  
听见埋在墙内的水管在嘀咕:往昔!往昔!

## 雨,情爱

.....2002

雨是一名肖像画家  
春天的雨,是着色最早的那几笔  
崇拜,惊喜——寥寥数笔  
勾勒出乳房的天真  
浑圆、白皙

当雨水饱涨少年的情欲  
女人的身体也有孩童般稚气的眼泪……  
一切氛围、意味  
都像电影里的对白:  
“……晚上,她早早上床——”

像一部旧纪录片:

《可可·夏奈尔》

是名了不起的法国女人！

片长仅25分钟——

我就像是活在黑暗深处的一份晶莹——

又仿佛，有人在风狂雨急的途中

在雨中，辨认出他一生中的最爱：

湿淋淋的青春，孤寂，迷乱！

## 四十岁作

.....2002

我用一张报纸把饭菜盖起来

我四十岁，吸的烟蒂

扔在一旁

听着风扇在头顶转动，我意识到

此刻是暮晚

我在纸上改动一个字……

我能期望什么？

眼前的报纸落下一天的疲惫

夜色

令我感到羞耻——

不为这眼前的生活，而仅仅为

桌上那些变凉了的饭菜

## 在婺源

.....2002

在婺源,雨是古老的农具,  
镌刻在岩壁上湿漉漉的农家乐  
沿山体下滑。

烧炭人的烟

自乳白色的山腰冉冉上升,  
一枚枚种子笔直射向  
村头上千年的古樟。

村落从牛鼻里穿过。

偶尔有一头未满周岁的小牛,撒着欢  
滑倒在田间青石上。

泥泞纵横,

溪流潺潺,

空无一人的旅行车窗,凝视  
长满了铁锈的孤独的田野。

## 往事

.....2003

我曾在一间阴暗的旧宅  
等女友下班回来  
我烧了几样拿手的小菜

有她欢喜吃的小鱼、豆芽  
我用新鲜的青椒  
做呛口的佐料  
放好了两人的碗筷

可是——岁月流逝  
周围的夜色抢在了亲爱的人的  
脚步前面

如今  
在那餐桌另一头  
只剩下漫漫长夜  
而我的手上还能闻到  
砧板上的鱼腥气……  
我赶紧别转过脸  
到厨房的水池，摸黑把手洗净

## 雨，2005

.....2005

雨落下来  
我听见她的秀发的声音  
就好像她在一间屋子里  
挨我挨得很近……

突然——时隔数年  
我明白了我的无辜：  
我们之间没有结局  
只有雨

## 细说万物由来

.....2005

请秋风再说一遍  
说说我们的湿润,我们的由来  
用厚厚陈年的往事  
纷纷垂落的谷物  
霜降之后的田野多么像露水解开空空的襁褓  
秋天美得如同张张婴儿的脸皱缩  
晨霜过后已不复存在的村庄  
秋天还抬着象形的轿子

啊,天子迎冬于北郊!  
“赐宰执以下锦”……  
祝苍蝇明年再来!  
明年再来的一定还是那场庭院初雪  
那万物深处的我们的心  
我们的初恋



## 宏村

.....2005

大清早,我们走近静悄悄的遗忘  
看一间乡村小学堂  
黑板写满了字  
樟树和杨树相互致敬,树阴  
摇曳。老宅静止  
游人们走在水的祠堂边  
门前的老人以肃穆的表情  
凝视不可知的记忆  
烟熏火燎的高墙弄壁  
有远古的战火倏忽不见。一名  
骑着青牛的牧童曾从这里走过  
石板弄堂因此湿漉漉,各种柴火  
煤炉  
贮存山里人气息  
当他们和蔼地笑着,样子谦让  
整个上午都显得忠厚、古朴  
虽然空气残留月夜的清香  
月亮就像一把叉草的杈子,被扔在草垛上

## 笔直的春天

.....2005

呵,大风在召唤一个人!

房子里,那名穿墙而过者  
奔向了春天  
他的欢欣感染着我,令我在客厅激动不安  
绕着空空的餐桌,一种不可阻挡的生命  
一时间,竟手足无措……

## 活字

.....2006

文字活过了太多的世代。  
有时我把被子蒙过脸时仍能感到  
那一种深渊的黑,  
漆黑的人体掉落,生命本身  
组成一口深井;  
整个夜晚难言地醒着,我听  
窗外的风。  
也许,屠杀,现在变成了拖拉机,  
知识变得更加舒适也更愚昧;  
我知道桌上有电脑、数据库、显示屏,  
我屈身侧卧时胸肋下面仿佛有台打字键盘。

真想跟死者探讨什么叫“手写”,  
如同有人在春天谈论“婚姻”。  
在我从未到过的房子里,有一只手  
正把我背后枕着的靠垫

端放整齐，  
听，你仔细听：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何时，你总能在安静的街区  
听到窗外有人砌码着砖头，  
在用没有文字的砖头  
砌那座你根本毫无知觉的坟墓。

## 一月七日

.....2006

我离那样的会面越来越近了  
离一片冬日的树林  
离枯草，撒满阳光的树阴  
一辆搁倒在草地的自行车  
我的爱成长，长成她脸上的微笑  
她在山间小径的亭亭玉立  
长大到了离和她相见  
只剩下两天  
啊，纯洁的两天！  
我走到窗前，仿佛把脸  
紧贴在她胸前

## 黑暗的雨

.....2006

雨,滴落,从一页书中滴落  
从看不见的页码滴落  
诗句一般滴落  
谁的心能够解读。今夜  
雨中孤独的人、渴望灯光,渴望一个华美的辞令、一个段落  
谁人的眼睛,目睹了  
这场雨,冷冷地将其埋葬  
用湿湿的头发埋葬诗人的无言  
风把书页吹开,吹向我  
年少时淅淅沥沥的街角  
一棵树一般伫立的雨,所有的果实绽裂  
所有人的命运,都目睹了一个命运  
一种黑暗:

    唯一的我  
    和唯一的你

## 霜降之诗

.....1996

冬天来得远,但它不在人们的脚步内  
楼房因落日的崩溃而震颤  
夜色中有谁踉跄了一下  
他的身子

被雨水顿住  
大地上的稻茬参差不齐  
空气充满霜降时的钝响

节令越过衣橱里迅速枯萎的裙裾  
和黄昏隐蔽着的哭泣  
树叶宛如苍白的流星  
划过市镇的长河  
没有什么哀伤，能够追得上天气——  
在早晨的霜寒中运行着的  
一列列隆隆作响的火车

## 纪念沈从文

.....1997

一个人推开他故居的门。  
群山在蟋蟀声里入秋。  
街两旁的石板地，晾满  
红辣椒。月儿正圆  
遗忘——旧时代的灯盏  
照亮他的眼神：  
执拗、明亮……

一本书的封面被掩上：《边城》——  
在一段流星般的文字里，孩子们

如翩飞的蝴蝶  
栖息在石墙缝隙。  
窗外，沱河的水，静静流淌  
如磨损的笔尖  
搁在长夜案头

## 漂泊之歌

.....1998

——我愿做那夕阳下的玉蜀黍，  
我愿我的一生是在无名村落间的漂泊；  
我的墓碑是农家的土墙，  
我的旅程是平原上迟暮的夜。  
夜的钝击一次次掠过树丛，  
月亮的光晕使得山冈燃烧起来。  
翻耕过的田地现出悲哀的儿童的薯块，  
在飘荡的牛铃声里生命一天天老去，  
村外的少女像羊一样静默，  
沐浴着阳光——我愿我的灵魂，  
和她一样和善，  
在午后寂静的树阴底，  
驻足于人的贫困富足，  
命运的归宿是如此偏远、清冷，  
如此莫测；  
它就像夕阳下的土块，被锄头击碎，

像那用土坯砌就的哭泣的墙，  
或平原上的玉蜀黍，  
在晚风里“簌簌”颤动——  
是我在大地上永无尽头的漂泊……  
没有食物，没有亲人，没有同伴，  
天黑之前也听不到故乡传来的歌声。

## 长江

.....1998

这里  
一滴水是我的出生地，  
这里的水流  
扩展到我全身，  
每一寸肌肤都有无数的港湾、沉船；  
锚链从我血管中“轧轧”升起，  
带上江底的污泥——

岩石变成漩涡，  
波涛深入梦境。岸上的吊臂  
存放着我久远年代里的呼喊——  
渡轮离岸时的霜迹  
染白了窗户

而夕阳像一只凝视着我出生地的眼球，

在朦胧、水天一色的远方  
慢慢剪断它身下的脐带……  
(——痛苦的夜，涌向我的喉咙！)  
周围蓝色的江面  
像血一样喷涌出我不快的往昔，  
我在陆地上的身世，  
我古怪的童年。

## 书

……………2003

我可以用一本书自尽，你相信吗？  
像一本书，封底朝上，封皮在下  
落在春天的窗台  
刚刚几小时前，几个时辰，我读过它  
我不记得了。  
此刻它被抛下，而即将到来的春夜  
那美妙的春夜全蕴藏在未读的  
未曾翻阅的书页上……世界离我远去，无声无息  
但我要死得和它一样（雍容、质朴）  
我的死将如此质朴，像一本凭空抛落的书  
一双怅然若失的手  
在渐渐来临的黑夜里，  
瞪大美丽无言的眼睛。



## 五月

.....2002

我们也许不会再相逢  
但五月还在  
公路边的麦浪还在  
你记得卡车经过时呛人的灰土吗?  
夕阳的余晖静静闪耀  
就像你乌黑的发辫逗人惊喜  
原野吹来晚风馥郁的香气  
当年轻的心在爱恋中饱涨  
大地变成了大片大片奇异的美景——  
你还记得吗?  
那晚的美景:树林、山峦,对亲吻的  
渴慕,以及轻偎在肩头  
夹杂着幸福和憧憬的脸庞分量?  
还记得林中小路的寂静吗?  
那寂静惟有少女的目光将之点燃  
当你散发出体香的发丝轻掠  
犹如微风拂动春夜的树梢  
我感到了黑黢黢大地深处的惊羨  
一丝妒嫉掠过路旁树丛  
但那也许是初降的露水  
我俩头碰头,靠着,说了些什么?  
有没有想到今后会分开,会再不见面?

## 一阵江风

.....2004

这时候一阵轻风  
吹向远处的青山、芦苇岸滩  
江流汨汨，有时波平如镜——  
我毕生的努力都在这股轻风里

## 孩子气的诗行

.....2004

她不说“再见”。她是永恒。  
每一样东西到她唇上碰一碰，甚至星星。  
我下楼梯，我的岁月是被拖长了的。  
环绕着那天真振动的湿漉漉，  
是人在大地上无尽的流浪。

4年出生于浙江湖州。著有诗集《不设防的孤寂》、《诗五十首》，大型组诗《太湖龙镜》。曾  
刘丽安诗歌奖。现居杭州。

# 潘维

潘维自选诗

## 鼎甲桥乡

一

夜晚,是水;白天,也是水  
除了水,我几乎没有别处的生活  
如果一位国王路过我们这座无名山乡  
我不会向他贡献胶靴和伞  
我打算呈上我的女仆——一位村姑  
她会插秧、育蚕,并且梳头  
并且,她话语柔婉,微波阵阵  
能使法律的尖锐部分远离人民  
也许不幸,她因嫉妒、冒犯或阴谋  
被贬入冷宫,长时间厮守、厮守  
等待,等待,渐渐的空房里筑起了燕巢  
梨花开了,凉风中传来了一缕缕嫩绿的回音

二

狭小的生活,走几步路就能完成  
因而有足够的时间让荒草茂盛  
时间,对神灵来说,并不重要  
对他的臣民也理应如此  
一把木椅已安然度过半个世纪  
猫蜷伏在上面,还有灰尘、光线  
像蜥蜴一样在空气里碎成粉粒  
屋顶的静穆向天空翘起  
外乡人会觉得除几家缝纫店外

人们都为各自的事情所隔开  
唯有一道旧篱笆上的喇叭花喧闹热烈  
但似乎并不向那些耳朵吹奏

### 三

一条溪流凝视着学校上空的云  
铃声过后,孩子们像化肥一样撒落在  
田野各处,有时,淋成落汤鸡  
我的朋友,X·Y,乡村女老师  
站在黑板前,如深陷无望的爱情  
无论如何,你只能将丝绸和相册压入箱底  
以减弱自己的美来适应平凡  
正如星座集体叛逃的那个夜晚,狗吠  
撕咬防线,直抵乒乓作响的门窗  
你的手颤抖得厉害,擦不着火柴  
突然,一道闪电,照彻空荡荡的足球场  
砖瓦厂的大烟囱巍然屹立于生命之上

### 四

几乎,整个冬天,都没有暴力事件发生  
水缸的冻痕也显得温柔,缝隙  
蚯蚓般延伸,似乎专门为阳光准备的  
一顿午宴,紧随挣钱人出门的  
是电视天线,但它们的烦恼站得更高  
鼯鼠仍不可救药地在挖掘  
真理的根;一株折断的树枝

流露出的神情,恰如可怜的电影院  
如今,喝柴油的拖拉机才做一些  
疯狂的梦,越过土坡,葡萄种植场  
窜进铁丝网,年老的寡妇趋于平静  
但她须每天进卫生院检查器官的故障

## 五

夜晚,是水;白天,也是水  
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拥有生活  
只有生命,座钟的秒针般嘀嘀嗒嗒地  
冒出气泡,水未浑浊前,鱼的背脊  
能折射出一种迷人的紫光  
如明媚的春光收敛之际洋溢着幻影的少女  
在此,我沉思虚无与粗俗事物的枯树下  
也是被我称作为镀土岁月的那段路上  
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引诱了乡间  
最出色的美人儿,并以不给生还者以希望的方式  
我取她为妻,状元公若九泉有知  
定会胡须抖索个不已,为他后代的羞耻

## 六

期待的漫长,是因为听不到敲门声  
村庄像一副犬嘴里的脏牙,从未使用过  
牙刷和牙膏,被咀嚼又吐出的房屋  
缺肢少腿,杂乱的堆积在破晓前的冷光里  
瑟瑟作响的树叶翻阅本地人家史

一天,一位老人转身进入坟墓,便轻易  
打败了当年的炎热,而无须求靠冰激淋  
乡长;遗嘱一文不值,这身肉坯  
是唯一的继承。鸭子们出现了  
它们浮游于人类下沉的池塘  
原先的传闻中心:傻女人和她的  
一窝小崽子,微妙地将专利转给了暴发户

## 七

台风将太湖里的帆赶出我的眼帘  
鸥鸟,舌头沉入语言般下沉  
秋天,紫菀开花,这群洁净的小精灵们  
是另一个世纪一个爱开玩笑的人点燃的  
它们宁静的火焰,支撑着单调和孤独  
当国王经过,两岸官员们的脑袋纷纷掉地  
那流淌龙的血液的英俊者看到  
麦子又黄了,仓库背面的月亮小丑一样  
鼠眉贼眼,那个浣纱的女子因受注视  
而光彩耀人,她认识到突如其来的  
命运已经降临,寄托在权力者身上  
贫困才仅仅是一场容易忘却的梦

## 八

年轻,当你有能力挣钱,那么  
就请将你前生欠下的风流债还清  
当然,你还得学会撒网,直到灶火劈啪

一件美妙的事要在逐渐的补充中完成  
才会像苹果一样熟透,正如我年近三十  
才觉悟到自己不是外国人,而是一只留鸟  
作为安慰,我将自己比作福克纳,试图  
筑起金字塔,而候鸟们将许多小巢  
留在异乡的枝杈上,想到这  
想到我从未到过天堂,我不禁忧伤  
这儿,感冒、懒惰、药剂师的衬衫  
扩散着薄薄的药料芳香,如芦苇丛中的薄雾

## 丝绸之府

怦怦作响的子宫不时掉下一些刺  
让春天无法在大地上行走  
因此,那赤裸、怕疼、缺血的少女来了  
玻璃从她的肺里涌出  
美丽在破晓

冰冷的光,哦,一曲茴香哀歌  
酸奶般挤出丝绸之府  
新裁的内衣点燃裁缝的剪刀  
街巷在鸟粪中肥沃

你认识木匠那顶动情的草帽吗



它是由潮湿的麦秸编织  
被一次次算术的烦恼染成灰黄

死者的骨灰在水面上漂浮  
鱼鳞的音量拧得很大  
一直将叮当的钻机送入矿底  
为什么那些文件,比旗帜还烫手的铅字  
要捣成雪天的纸浆

漫山遍野的青年,转瞬即融化,  
一艘船驶出梦乡,尝到波罗的海的微浪

## 追随兰波直到阴郁的天边

追随兰波直到阴郁的天边  
直到庸人充塞的城池  
直到患寒热病的青春年岁  
直到蓝色野蛮的黎明  
直到发明新的星,新的肉,新的力

追随,追随他的屈辱和诅语  
追随他在地狱里极度烦躁的灵光  
追随几块阿拉伯金砖  
那里面融有沙漠和无穷

融有整个耗尽的兰波

追随他灵魂在虚幻中冒烟的兰波

甚至赤条条也决不回头

做他荒唐的男仆，同性恋者

把疯狂侍候成荣耀的头颅

把他的脸放逐成天使的困惑

## 致艾米莉·狄金森

姑姑，春到了，带着计时器

在另一个州府的门槛上，我私恋着生活。

住宅不是木结构建筑，一点感情无法将它焚烧。

减少了风险，也就增添了麻木。

在这个圆球上，无论苔藓还是骗子，

没有谁比你更熟悉细节的奥秘。

在街道那边，梦被盗窃。

主妇驱逐几次调情，邮局似灰尘的呕吐物，

一个流浪汉带着脚离开，也许

它会遭遇到一座磨坊、一场疾病和一个魔鬼，

最后，喉咙低沉的村庄将打开泥土接纳他，

如你用一件斗篷，欢迎迷人的阴谋。

我无法乘螺旋桨或一个快动作

赶到你用短笺写信的高大松下，  
我甚至无法想象你奢侈、胆怯的孤寂  
怎样蹑手蹑脚地使意义充满整个天空  
见面，不必。赠送嫁妆，  
有悖伦理。仅仅有面盾  
盾上刺入一架钢琴，也就足够  
你瞬间的苍白，潦草的发明，将种子  
乱涂于果园 —— 如今，是满篮的水果  
供陈旧的人新鲜的享用。  
你不是只有一张，而是有无数张正面的、侧面的  
脸，核心围绕着“绝望”与“爱”。

请不要生气，姑姑，即使是佯装的  
责怪。我，潘维，一个吸血鬼  
将你的生命输入到我的血管里，  
更别说怎样对待你抽屉里的创伤了  
我愿将你看作篱笆上的一阵风，  
或裙衣的窸窣声。而实际上  
你被婚姻绊倒，一辈子摔在孤寂中。  
别去管鸟窠里的琐事，无需操心舞会的  
提琴手。告诉我，怎样告别？怎样重逢？  
如何做到就像从未有人在你面前活过一样  
活着？挂钟配制的草莓酱已发酵  
你忠实的狗，一双绸布鞋，会衔给我。

## 月亮

大地的蓝在微微地鞠躬

水杉像少妇推开满身的窗户，  
稀疏的月光落到细节上。  
风，草草地结束了往事，  
又沿着铁轨，驶向乌黑的煤矿。

我，并不知道还有多少事物  
尚未命名，上帝的懒惰  
难道成了诗人的使命？  
一眼望去，青春的荒凉，  
从水底弥漫出初冬。  
一只雨中的麻雀，疾行翻飞；  
灰色屋檐，静止着羊角。

(那手持鞭子的放牧者：月亮  
在抽打那么多心脏的同时，  
可曾用奶喂养过这片风景?)

月光，可曾地毯一样卷起裤管，  
赤裸的土，忍受冰冷的脚。

一节我生命的金链，  
带着分离时的恐惧，失落在尘世某处。

哦，那就是丧失了名誉的 —— 泥土，

在火光冲天的背景中

被倾城逃难的人群活活冲散的泥土，

必须紧紧贴住月亮呼吸

别退化这根点燃的尾巴。

## 遗言

我将消失于江南的雨水中，

随着深秋的指挥棒，我的灵魂

银叉般满足，我将消失于一个萤火之夜。

不惊醒任何一片枫叶，不惊动厨房里

油腻的碗碟，更不打扰文字，

我将带走一个青涩的吻

和一位非法少女，她倚着门框

吐着烟，蔑视着天才。

她追随我消失于雨水中，如一对玉镯

做完了尘世的绿梦，在江南碎骨。

我一生的经历将结晶成一颗钻石，

镶嵌到那片广阔的透明上，

没有憎恨,没有恐惧,  
只有一个悬念植下一棵银杏树,  
因为那汁液,可以滋润乡村的皮肤。

我选择了太湖作我的棺材,  
在万顷碧波下,我服从于一个传说,  
我愿转化为一条紫色的巨龙。

在那个潮湿并且闪烁不定的黑夜,  
爆竹响起,蒙尘已久的锣鼓也焕然一新  
的黑夜,稻草和像片用来取火的黑夜,  
稀疏的家族根须般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黑夜,

我长着鳞,充满喜悦的生命,  
消失于江南的雨水中。我将记起  
一滴水,一片水,一条水和一口深井的孤寂,  
以及沁脾的宁静。但时空为我树立的  
那块无限风光的墓碑,雨水的墓碑,  
可能悄悄地点燃你,如岁月点燃黎明的城池。

## 运河

需用红辣椒去修复的天空  
裹着一条右派的围巾,在十二月的寒风里。

他微笑着,被众多陌生的房间包围。  
书桌上,放着一帧照片:梦游的背景。  
雨声点亮了孤立的台灯。

没有去督军府的护照,但有忏悔  
从古建筑师贫病的头顶上渗漏下来。  
他微笑着,记起一艘挂满纸灯笼的木船  
航行在做爱的激情里,  
阴暗的运河上升着唱诗班的神圣。

窗外,灰色的街道,沉沦的光,  
少女枝头上那湿漉漉的痴迷,  
一切都泛起泡沫,伴随着承诺和抚摸。  
他无法突围,他已丧失了军队,  
牺牲的尸骨交叉,堆积成年龄。

家乡在衰老中时远时近,暧昧  
如微弱视力。喧嚣的佳肴  
好比命运,从他的掌纹上脱离,  
影响他的仅剩空虚之爱这张船票,  
让他返回引诱、鸦片和肖邦的怨诉里。

## 雨水,将耳朵摘入心灵

一

地主的庭院里,雨水如白银。  
一片枫叶使秋天提前坠落。  
许多微型的能量扼杀着光线,空气蚊虫般  
隐入精神衰竭,性无能状态。

那远道归家的学生已对痛苦  
摹拟了上百次,可仍未配上影片里的音乐。  
灵魂,又一次着了狐狸的魔,跳跃着  
加入大合唱。发黄的松针不停地向下弹奏。

支撑房梁的圆柱是儒家几个腐朽的门徒,  
但已无法从它们的肢体上辨认出森林。  
此刻,蛛网停泊在视网膜上;  
大门吱的一声沉重,搬动暗处的石头。

二

傍晚,布满蚕茧和丝绸的皱褶;  
躲入胭脂的脸,闪过羞怯的淫荡。  
楼梯像醉鬼一样呕吐上升。  
秋风将窗帘酿成烈酒。

自细腻的纹路里冒出的樟香烟缕  
追逐着萤火:一只寂寞的坐椅。



攀援的紫藤爬入蚊帐。  
悄悄润滴的月经，染红海棠。

这线装书的雨水没有页码，  
在雨树下，听得见三百首唐诗的节奏  
一遍又一遍在瓦片上揉搓、捣打，  
沉闷低矮得像井边的青苔一样牢固。

### 三

潮湿地区的信仰不易保存。  
石灰仅为封建的尊严起保险作用。  
刷在墙上的白色，不是心情，而是道德。  
道德，一种怎样与宇宙相处的光学。

群鼠啃啮一切，包括年龄。  
梦需用文火慢煮，才会成一剂补药。  
古瓶上的灰尘经过漫长的等待，  
终于在一个雨夜，体面地嫁给了女仆。

## 天空的梦遗：雪葬

冬雪，它的神经和光  
犹如老鼠触须的一阵抖动；  
今天早上，它和一位少妇、绸缎、记忆

连在了一起：响着脚镯的银声。

在江南水草上寻找诗人之爱的银声，  
穿过物质的一代，可能会找到一点幽默，  
因为有足够的闹剧活跃于舞台，  
同时也因为这场广阔的冬雪  
将阴郁保存在琥珀里，供我享用，  
供瘦成僧徒的灰烬之子信仰。

可是当雪继续下着，伴随  
弥天的脚尖、瞬间的洁白、以及牺牲  
这场天空深处正举行的玛丽亚·茨维塔耶娃的葬礼  
逐渐清晰，显现出死亡的意义。  
在管风琴的烛影里，诗歌  
没有一丝皱纹，如扑克牌，永远青春。  
而乐队，在梦游中扩散着悲哀翻卷的乌云。

到夜半，石砌的水井开始失明，  
(那眼睛，曾清澈过一队从煤层里开来的矿工。)  
并且寂静深成了一根针，将岁月刺破，  
流出的血，是无免疫力的寒冷；  
只有梦想这张画皮，又透明，又洁净。

## 江南水乡

.....1999.1.16

当汽车尾烟将最后的乘客丢下，  
如一片枯叶卷入昏暗。一股寒气  
混杂着一个没落世纪的腐朽体温  
迎面扑来。江南水乡  
白雪般殷勤，把寂寞覆盖在稀落的荒凉中。

伴随着虚弱的美女，这块版图  
被铁蹄和强悍所放逐。逃亡的马车  
停在书卷和蚕茧容易繁殖的湖泊之间，  
一息尚存的目光在仆人的搀扶下  
朝向侍妾，投去梦幻的一瞥。

于是，在水光月色中，流出了丝绸。  
脆薄的撕裂声，传递出贵族们的恐惧。  
他们奔逃时的曲折在宣纸上留下辙迹。  
对紫禁城的膜拜，对皇权的迷恋，  
使宅院的结构，阴黑如一部刑法。

穿过长长的甬道，未来向着过去延伸。  
古老的玉器照亮了诗歌，忧郁的节奏  
描绘了春天、奢侈和别离，  
他们的一半灵魂，和风俗相融，  
其余一半，被风的鹤影俘虏。

在那朵冬天的云下，一盆炭火  
将热能一点点消磨于窗格子的鼻息上。  
灰烬不停积聚，形成空气。  
红木道德吞吃着时光的活力。  
但从运河的上游带回了北方的谣传。

船只载走了香料也传来了圣旨。  
运河两岸，灯笼伸出火苗猩红的舌头  
围着黑夜吠叫。夜退到了二胡的弦上。  
那梅花凋零的旋律用松香的气味  
抓住了一场大雪，从炊烟的怀里。

阴寒造就了江南的基因，那些露水，  
凝成思想的晶体，渗入骨髓。  
木匠们将房梁抬高的同时也扩展了  
秘密的湿度。从街巷那张多雨的脸上，  
忙碌的季节来回掠过白色的羽翼。

梦幻和战栗，是密集的水网在呼吸，  
赤裸的神经枝叶繁茂。  
当我本土的脚踩上青石板悠长的回声，  
一股湿润的兴奋，使旅游鞋导电，  
那鞋，曾深陷比睡眠更黑的泥泞。

在茅屋的头顶，迷茫的月亮  
一滴滴漏下乡镇的寂静：记忆在耗尽体温。

那缺少盐粒的枯叶在沙沙作响，  
似乎准备唤醒警惕的幽灵，从忧伤  
走入一颗树的脉络，朗诵墓志铭。

这脾气古怪的气候响起了阵阵闷雷，  
直到一股霉变的风从一堆垃圾中  
刮来东倒西歪的伤兵：绷带无产者，  
生锈的鼻尖，闻不到温暖与爱的消息，  
他们残废的沉默，仿佛时代的旗帜。

此刻，那被速度和集体抛弃的乘客，  
凝望着周围的景色：浪漫绿血的遗产。  
他感到腐败在贿赂他的眼睛，  
他可能永远是生养他的子宫的异乡人  
——江南水乡，美与梦的反泛滥之地。

然而，大雪紧紧握住了天空的广阔。  
一只火把，扣亮阴阳双耳门环。  
朱漆大门像一部巨书的封面，湮漫的字迹  
隐约呈现“春秋”。当剥落的时间  
掀动书页：人间彻夜回荡着地轴的吱嘎声。

# 日子

——给C、Y

那些风光，从每一粒琥珀里渗出来，  
从屋檐下渗出来，从骨骼  
和后宫的轻雷中不带面具地渗出来。

还有寂静，将银器摆上餐桌，  
用仆人的懒惰凝想远方。  
远方，可能有水，刚刚发芽  
就准备流淌。

为一个日子微微摇摆它细小的蛇腰。

不错，树枝是对的——  
让叶片站在高处，托住钟声。  
没有铜从早晨掉下来，  
也没有羚羊奔出乡村的墙壁。

只有方向，在迷失，在迷失，无限的迷失；  
只有邮局，传染着传染着风俗。

## 雒城

太湖。雨水。油腻的钱柜。  
我的人生就这样毫无防范地遗失了。  
在此，我的才华被理发店  
修整得杂乱无章；  
苍凉的前额，穿过节气、丝绸和酒色，  
穿过集体的细菌，  
如送葬的哀乐。

就这样，屋瓦上的静穆  
将天空揉碎，撒下水面。  
刺中的日子，隐隐发炎。  
和风暴一起藏匿于贫乏中心，  
像一个继承者，  
继承了幽灵的圈套，  
昼夜游荡于长发之间。

生活。虽然并非残羹冷炙，  
但毕竟是我们从墓碑后捡来的。  
前辈们剩下的，包括少女  
她们被美化的心跳  
压迫着城镇，伤神的目光  
在编织雨网。  
如一条与水草相伴的鲢鱼  
用鳞片注视着锈蚀的星空，

我缓慢的脚步正形成灰烬。  
孤独太冷，需要一盆炭火，  
移走十二月的寒冬，  
温暖我血管里的液体江南地图。  
多年来，我一直绘制着它，  
如一根羽毛梳理着肥厚的空气。

## 给一位女孩

.....2001.1.30

我喜欢一个女孩。  
我喜欢一个黑巧克力一样会融化的女孩。  
我旅途的皮肤会粘着她的甜味。  
我喜欢她有一个出生在早晨的名字。  
在风铃将露水擦亮之时，  
惊讶喊出了她，用雨巷  
梦游般的嗓音。  
我喜欢青苔经过她的身体，  
那抚摸，渗着旧时代的冰凉；  
那苦涩，像苹果，使青的旋律变红；  
使我，一块顽石，将流水雕凿。  
我喜欢一个女孩的女孩部分。  
她的蚕蛹，她的睡眠和她的丝绸  
——应冬藏在一座巴洛克式的城堡里。  
让她成长为女奴，拥有地窖里酿造的自由。



我喜欢她阴气密布的清风吹拂记忆。  
她的履历表，应是一场江南之雪，  
围绕着一个永远生锈的青年，  
一朵一朵填满她枯萎的孤独。

## 乡党

——致何家炜

离开之前，你就早已把老家回遍。  
现在，你能回的只是一堵  
被雨水供养的墙壁。  
在斑驳中，你幻象般真实。  
往事弯下威胁式的膝盖向你求爱；  
你退避着，缩小着，吞咽着生锈的奶。

乡党，我也是一道填空题；  
在月光锯齿的边缘晾晒街道。  
石板上的盐，并非可疑时光。  
出嫁的屋顶，仅仅是翅膀在收租。  
而从雕花门窗的庭院里，不经意地会流露  
我们细小的外祖母封建的低泣。

不过，你将会受到迷信的宴请。  
不必去破除那些落叶纷飞的软弱。

即便你能把吉他弹奏出黄昏的形状，  
也不会有一根弦为你出生。  
在我们县衙贪婪的裙底，  
仍是发霉的官员在阵阵洗牌。

一年四季，仍是名副其实的徒劳。  
然而，当你再次回来，准备鞠躬；  
乡党，我将像一枚戴着瓜皮帽的果子，  
送你一副水的刑枷——我已经  
被铐住示众多年。还有，让修正的眼光  
领你去观赏：太湖，我的棺材。

## 隋朝石棺内的女孩

——给陆英

日子多么阴湿、无穷，  
被蔓草和龙凤纹缠绕着，  
我身边的银器也因瘴气太盛而薰黑，  
在地底，光线和宫廷的阴谋一样有毒。  
我一直躺在里面，非常娴静；  
而我奶香馥郁的肉体却在不停地挣脱锁链，  
现在，只剩下几根细小的骨头，  
像从一把七弦琴上拆下来的颤音。

我的外公是隋朝的皇帝，他的后代  
曾开凿过一条魔法般的运河，  
由于太美了，因此失去了王国。  
圣人知道，美的背后必定蕴藏着巨大的辛劳。  
我的目光，既不是舍利、玛瑙，  
也不是用野性的寂静打磨出来的露珠；  
但我的快乐，曾一度使御厨满意；  
为无辜的天下增添了几处鱼米之乡。

我死于梦想过度，忠诚的女仆  
注视着将熄的灯芯草责怪神灵，  
她用从寺庙里求来的香灰喂我吞服；  
我记得，在极度虚弱的最后几天，  
房间里弥漫着各种草叶奇异的芳香，  
据说，这种驱邪术可使死者免遭蝙蝠的侵袭。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无知的九岁女孩，  
我一直在目睹自己的成长，直到启示降临。

我梦见在一个水气恍惚的地方，  
一位青年凝视着缪斯的剪影，  
高贵的神情像一条古旧的河流，  
悄无声息地渗出无助和孤独。  
在我出生时，星象就显示出灵异的安排，  
我注定要用墓穴里的一分一秒  
完成一项巨大的工程：千年的等待；  
用一个女孩天赋的洁净和全部来生。

石匠们在棺盖上镌刻了一句咒语：“开者即死。”  
甚至在盗墓黑手战栗的黄土中，  
我仍能清晰地分辨出他的血脉、气息  
正通过那些人的灵与肉，在细微的奔流中  
逐渐形成、聚合、熔炼  
我至高的美丽，就是引领他发现时间中的江南。  
当有一天，我陪他步入天方夜谭的立法院，  
我会在台阶上享受一下公主的傲气。

## 白云庵里的小尼姑

——致陆英

.....2002.7.1

冬日之光停留在瓷碗的釉上，  
一朵菊花，播下了暧昧的种子。

你低首，从佛龕里无语地走下，  
朴素的曲调，一尘不染。

我知道，你是信仰的防腐剂、小家奴，  
影响着来世的气候。

如果我是一位年轻初学的园丁，  
刚从一阵不雅的芳香里直起腰杆，

那么，我的笛音就会认出，  
你是被晨风点名的女生——

清新的脸庞，无所事事的天空，  
灿烂的肌肤把祖母忘得一干二净。

祈祷跪毯精细的莲花图案，  
已被你的膝盖磨损成经文。

然而，你满月之时的咳嗽，  
是否会照亮我墓志铭上的瑕疵？

## 梅花酒

——给柯佐融

.....2003.1.23

那年，风调雨顺；那天，瑞雪初降。  
一位江南小镇上的湘夫人接见了  
我。她说，你的灵魂十分单薄，  
如残花败柳，需要一面锦幡  
引领你上升。她说：那可以  
是一片不断凯旋的水，也允  
许是一把梳子，用以梳理封  
建的美。美，乃为亡国弑君  
之地，一弯新月下的臣民只  
迎送后主的统治。这些后主  
们：陈叔宝、李煜、潘维

皆自愿毁掉人间王朝，以换取汉语修辞。  
有一种牺牲，必须配上天命的高贵，  
才能踏上浮华、奢靡的绝望之路。

她说这番话时，雪花纷飞，  
在一首曲子里相互追逐、吻火。  
我清楚，夫人，你曾历遍风月，又铅华洗尽；  
你死去多年，人间愈加荒芜：梦中没有狐女，  
水的记忆里也没有惊鸿的倒影。  
根据一只龙嘴里掉落的绣花鞋，  
和一根丝绸褪色的线索，  
我找到了你，在清凉之晨，在荒郊野外：  
你的坟墓简朴得像初恋的羞涩，  
周围的青山绿水渗透了一种下凡的孤独，  
在我小心翼翼的目光无法触摸之处，  
暗香浮动你姐妹们的名字：苏小小、绿珠、柳如是

夫人，虽然你抱怨了阴间的月亮、气候，  
以及一些风俗和律法，  
但唯有你的死亡永远新鲜，不停发育。  
从诗经的故乡，夫人，我带来了一瓶梅花酒，  
它取自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案几中央，  
据说，酿制它的那位画工因此耗尽了魔力，  
连姓名也遗失在雪里，融化了。  
我问道：是否我们可以暂时放下礼仪，  
在这有白玉和金锁保佑的干净里，

在这凤凰灵犀相触的一瞬间，  
让我忏悔、迷醉，动用真气，  
动用爱情。唯有爱情与美才有资格  
教育生死。

## 秋祭

——给宋琳

.....2002.11.15. 杭州

灵隐寺的钟声散落到城里。  
疲倦的枯藤，倚靠着城墙根睡去。  
有暗藏毒药的指甲缝，  
浸在了皇子的酒杯里，  
秋天呵，成灰的秋天，  
将菊花含在了月光的嘴里。

庭前的旧水缸，盛着一场明代的雨：  
是巫师留下的一顿晚餐，  
是忧郁呈献在江南案几上的供品。  
微薄的彩礼，合乎道德。  
秋天呵，神农氏的秋天，  
用苍凉纺织着闲置的耕田。

去年的学徒，仍将沉默保持得黑瘦。  
当花轿停在表妹的抽泣里，

阵阵唢呐颠覆着童贞，  
只有红灯笼，是西风的姐妹。  
秋天呵，革命的秋天，  
一批一批的活着在死亡。

在时光多余的腿上，梦在抚摸木头。  
小小的窗子，仿佛是茴香所打造的一种眺望；  
探出身子，有一半是狐狸。  
秋天呵，京都的秋天，  
嫔妃们的要求已不能实现。

## 梦话从前

——致江弱水

细雪将黎明打磨成银子；  
一片虚弱的水，在说梦话：  
  
是蚂蚁的眼光，在照亮前途；  
是古董商的阴谋，在布置婚礼。  
  
恰似“鸟初叫，花贵了”之时，  
蚕眠在继续，生命在仿佛：



从前，我旁边有床被子凉着，  
夜雨里还有破瓜声和肺炎呢。

从前，他们交给我青春：  
临时搭建的天空，简单的蓝天、白云；

哦，还有战地护士的春天——  
原野上崇高的忙碌；

一种束手就范的心跳，  
转瞬就在骨子里吹拂彻底的薄情。

从前，冬日正设法穿过人群，  
逐渐使锋刃增加一点人性。

贞洁牌坊立起在镇子中央，  
道德被雕刻得无比精美。

## 童养媳

——给顾慧江

.....2003.5.19

风铃送来了一朵小雏菊，  
礼物还嫩黄着，在土地庙隔壁，  
她将蜘蛛分泌的寂静据为私有。

患了水乡幽闭症的寂静，  
身份低暗，只配做童养媳。  
如同一枚银币沉入瓮底，  
她丝质的处女手腕，  
有滑润的血痕，透亮如玉。  
不是虐待留给官府的证据，  
是那揪心的美，在搬弄是非。

当军阀和马蹄进驻城里，  
经常可闻四世同堂的显赫家族，  
被悲剧抄了家。

唯剩后花园，露珠像语录  
一闪一闪。瓦砾  
巧妙地传递着潮湿和微光。  
似乎永远有一座戏台，喧闹着。

夜风送来了一桩买卖，  
爱情的买卖，趁她童年熟睡之际。

## 香樟树

——给王瑄

.....2003.10.31

烟花、萤火虫和山坡

还有初恋的口红  
还有我用琥珀保存的邻家女孩：

一切，都被劣质海报温暖过，  
在老城区，  
在护城河黑浊的注视下：  
一切，都有名字，  
被稚嫩的喉咙喊过。

我承认，拷打我、逼迫我成长的刑具  
——是江南少女  
湿润的美貌让孤独丛生。

我承认，我谈论的仅仅是一棵香樟树，  
它闹鬼、冲动、尚未枝叶飘摇  
但它的清香已把空气抽打成一片片记忆：

随腹部受孕的悸动，  
将背叛蔑视到遗忘里。

# 苏小小墓前

——给宋楠

.....2004.12.30. 杭州,大雪

一

年过四十,我放下责任,  
向美作一个交待,  
算是为灵魂押上韵脚,

也算是相信罪与罚。

一如月光

逆流在鲜活的湖山之间,  
嘀嗒在无限的秒针里,

用它中年的苍白沉思

一抔小小的泥土。

那里面,层层收紧的黑暗在酿酒。

而逐渐浑圆、饱满的冬日,  
停泊在麻雀冻僵的五脏内,  
尚有磨难,也尚余一丝温暖。

雪片,冷笑着,掠过虚无,  
落到西湖,我的婚床上。

二

现在苏堤一带已被寒冷梳理,

桂花的门幽闭着，  
忧郁的钉子也生着锈。

只有一个恋尸癖在你的墓前  
越来越清晰，行为举止  
清狂、艳俗。衣着，像婚礼。

他置身于精雕细琢的嗅觉，  
如一个被悲剧抓住的鬼魂，

与风雪对峙着。  
或许，他有足够的福份、才华，  
能够穿透厚达千年的墓碑，  
用民间风俗，大红大绿地娶你，

把风流玉质娶进春夏秋冬。  
直到水一样新鲜的脸庞，  
被柳风带走，  
像世故带走憔悴的童女。

### 三

陪葬的钟声在西泠桥畔  
撒下点点虚荣野火，  
它曾一度诱惑我把帝王认作乡亲。

爱情将大赦天下，

也会赦免，一位整天  
在风月中习剑，并得到孤独  
太多纵容的丝绸才子。

当，断桥上的残雪  
消融雷峰塔危险的眺望；

当，一座准备宴会的城市  
把锚抛在轻烟里；

我并不在意裹紧人性的欲望，  
踏着积雪，穿过被赞美、被诅咒的喜悦：  
恍若初次找到一块稀有晶体，  
在尘世的寂静深处，  
在陪审团的眼睛里。

## 小男孩：泉子

.....2005.1.21

小镇上有盐粒和白光，  
有胆怯、卑微的泉源。  
一个小男孩，坐在门槛上，  
潮湿的身体，长着眼睛；  
那尘埃般疼痛的脸，  
忧郁、无辜，

瞬间流过绝望的意义。

他是一只柚子，  
1973年秋，被母亲从山林里  
虚构到喧闹的人间。  
比起镰刀上的锈斑，他更懂怜悯；  
比起风中的姐妹，他的禁忌  
尖锐而寂静；那一刻，  
水光啮断了他的呼吸。

也许，一个谜，一个悲剧的时辰，  
才能解开他的绳索，  
那系住生命手腕的火焰。  
但祝福依然是鸟啄：  
在早晨的斜坡上，阴影释放出  
墓碑、露珠和眺望，  
还有一份圣餐；

哦，还有他前额奉献的羞愧。  
他坐在门槛上，一个小男孩，  
注视着鬼魂幸福的舞蹈，  
拒绝成长，因此，他愈加成熟。  
他匿名活在一首诗里，  
在一首诗里晕眩、吻，  
并承接不可复制的水滴。

# 进香

——给杨岭

.....2005.2.17

一

从蛹到茧，再抽丝织锦，  
北风把水乡又吹亮了一遍。  
多病的桑树林也长高了一岁。

有虫咬痕迹的末代村姑  
更憔悴了，  
清新的早点也做糊了。

冥想着青豆、丝瓜和糖糕，  
我像一杆废弃的秤，  
已计不准婚姻的重量。

现在是，佛门广阔，红尘窄小。  
积雪上无辜的爪印  
让我显形，如一枝腊梅，

来到修炼成佛的真身金像前，  
进香、跪拜、许愿，  
思想已在我的命里种下几缕虚烟。

二

水做的布鞋叫溪流，



穿着它我路过了一生。  
上游和下游都是淡水。

我的墓碑，可总结为：  
一张透明的脸，  
一种永不生锈的鱼腥味。

此刻，冷风把我吹到山顶上。  
大雪在通往树林的中途，  
留下纯洁；

使我得以在一片白色里窥视，  
巍峨的苦难，  
所负载的万象。

愿这块地藏王指挥下的诵经工场，  
云霭缭绕，挣脱引力，  
教我学会爱的安详。

## 箫声

——给王音洁

.....2005.12

一

这时，一抹寒带的晚霞，

在果园里寻根；

一条被驼背调戏过的杏花河，  
将掌故洗净；

深爱菜场的窗户，  
开向旧时月色；

在江南绿色琉璃的底座上，  
小母亲受了水精子的孕。

这时，一支陪葬的银箫，  
从余温里吹起，

那生命微微起伏的褶皱，  
浸泡着完美。

追忆光辉的冬日寺庙，  
负有赎罪的责任。

二

那吹箫的女生是个幻影，  
微弱的气息尚未接通阳间。

她吹着，曲调悲喜交织，  
断断续续描绘了季节的飘零；

荒凉的帝国，  
像挂在蛛网上的爱情尸体，

一个民族几代人的税收，  
只精制了两三只木鱼。

她穿着一件金缕玉衣，  
肉身隐匿成谜。

像黎明光线下的时尚英雄，  
她陷入了寂静的十面埋伏。

永不腐烂的仇恨力量，  
在崭新闪亮。

三

在打磨了不含水晶的露珠，  
和粗糙的悼词之后，

在饱食了吴越风情，  
醉饮了奢靡的气息之后，

她雨水的嘴唇，  
有了喜气。

她发着情，

身体像一只柔软的蜜罐，

她在一幕悲剧的高潮里发着情，  
不顾阶级利益，

也无视一支用以屠杀的军队，  
行进的意志。

岁月在箫声里忽隐忽现，  
一种悲怆拯救了此刻。

## 梅花开了

——致北岛

.....2006.2.20 杭州

梅花开了，才知道还有家乡，  
才记起还有情事未了。  
他只会叫她名字的一半，  
或许，她已从繁体简化到优雅，  
像清凉寺的雪，  
散发出禁欲的青草香。

带着歉意，安静的心  
微微送别；  
送别疤痕里的深浅隐痛。

岁月，热闹而怀孕着，  
敲门声有着姓名，  
连枝条上的脆弱也呼吸善良。

平庸的空气所认同的地方志，  
不会记载茶馆的流言。  
梅花开了，道德依然贫瘠，  
那些粉红的信笺上只写着一个字：爱。  
爱，这个小小的非凡的主义，  
尘土坚持了最久。

无奈的，俗世的圣徒，  
穿过鞭刑密集的花雨：  
孤独使他的脸很遥远，  
人们只能吻到东方星空的味道。  
梅花开了，寒冷熟了；  
往昔重了，爱情寂静。

## ZXH 画像

.....2006.5.3

—  
一位小女孩，不懂烹饪和私奔，  
就试图流泪了，  
在啼笑皆非的镇子里，

春绿了。

天边的景象，  
不是你看得清的家庭悲喜，  
是一股煎熬封闭的味道纠缠着月亮。

如何做潮湿事物的同龄人，  
又如何把恋爱搞成会客厅，  
她努力着，  
学习虚度光阴。

一个清晨，她突然野蛮，  
将梦想又重新翻译了一遍，  
使一首古诗变成了一纸悔过书，  
随即，她弯下腰，  
向谦卑作检讨。

二

她有擦不去的，访美的痕迹；  
比如，一只苹果，一件潮汐的内衣；  
再比如，小野猪的激情。

哦，一部外交史，  
才可满足她永不憔悴的心力。

当她轻盈的脚步，

养肥了春光，  
当微凉的雨丝，  
打开了她菊花的体香，  
淡淡的、低调的反对着革命。

那些化了戏妆的姐妹，  
敏感区域的镜子，  
无法取代她，  
痛苦也不行。

### 三

河流清澈了，也虚弱了，  
她说，放假了。

寂静从她的头顶掉落下来，  
听不到尖叫，  
也没有漩涡，  
把年月卷入繁华的集市。

龙舟，优雅的停泊在荣耀里，  
燃烧的水光是那么干净。

她知道，孤独，怜悯，酒等等，  
都是些木柴，点着了  
就阻挡不了它们的凝视、奔流。

一切,仅仅希冀她,  
在浮世  
分泌出一个彩绘的家。

## 立春

.....2002年正月

一

立春。邮差的门环又绿了。  
壁虎也在血管里挂起了小的灯笼。  
寒气贴在门楣上，  
是纸剪的喜字。  
祖母在谈论邻家女孩的蛀牙，  
声带布满了褶皱。

我的书法没什么长进，  
笔端的墨经常走神，滴落在宣纸上，  
化开，犹如一支运粮的船队。  
它们也该向京城出发了。  
我给你捎去了火腿一支、丝绸半匹和年糕几筐，  
还有家书一封。那首小诗  
是我在一个傍晚写成的：门前的河流  
让镇上的主妇们变得安静，  
河水拐弯熟练得像做家务。



不远处，就要过年了。  
节日的气氛整天在我身边忙碌。  
似乎榭里的碗也亮了许多。  
至于庭院里的那株腊梅，  
喧闹得有点冒昧，又有点羞愧。

每当夜风吹过，就会有一阵土腥弥散。  
水乡经过染坊的漂洗，  
成了一块未出嫁的蓝印花布。

## 二

解冻之时，木犁  
或者虫蚁疏松着泥土。  
当然，还需检查地窖阴暗的湿度。

今日，在管家的安排下，  
全家都在擦拭、扫房和沐浴。  
女童的缎鞋则像刚开封的黄酒，  
匆匆穿过精巧的游廊，  
在空气两旁刺绣出瑞香与迎春。  
你知道，在这欣欣向荣的柳风里，  
我应该拥有梳洗打扮之后的心情。

但是，衰老的冬天仍有着苛刻的寒冷。  
三更敲过之后，整座府院  
就掉进了一幅“寒江钓雪图”。

墙上的古筝，荒芜又多病。  
火盆里的炭将一生停留在灰中。

岁暮的影子，  
又徒增了些许无辜的华丽。

## 冬至

.....2005.1.9

一

这一日，像舂白的米粒一样坚实，  
如冬水酿的酒一般精神。  
厅堂里张挂着喜神，  
磨面粉的声音不断溢出墙外；  
之前，穷亲戚们提筐担盒，充斥道路；  
送来汤圆、腌菜、花生、苹果……

我们家族繁茂、绵延，  
靠阴德、行善福泽了几代。  
冬至日，乃阴阳交会之时：  
不许妄言，不许打破碗碟，  
媳妇须提前赶回夫家，  
依长幼次序，给祖家上香、跪拜。

俗语道：“冬至之日不吃饺，

当心耳朵无处找。”

数完九九消寒图八十一天之后，  
河水才不会冻僵听觉，  
春柳才会殷勤地牵来耕牛。

一年之中最漫长的黑夜，  
就这样焐在铜火炉里，把吉气焐旺；  
如乡土的地热温暖一瓮银子。

二

一线阳气先从锈针孔醒来。  
我换上大红云缎袄，绣着梅花，  
像戏班子里的花旦。  
我通宵为火炉添置炭末、草灰，  
不时感到揭开瓦片的寒意。  
北风从荷花池经过，  
枯乱地偷走几丝  
洗湖笔留下的墨香。

虫蛀的寂静是祖传的；  
高贵，一如檀木椅，  
伺候过五位女主人的丰臀，  
它们已被棉布打磨得肌理锃亮。  
唉，那些时光，看着热闹，  
实际上却不如一场大雪，  
颠簸、自在，

鹅群般消融。

恍惚中，环佩丁当；  
隐匿在香案、贡品后面的鬼魂，  
试图在公鸡啼鸣之前，  
将我疏枷放去。  
我犹豫着，想到礼仪。

连日来，钟鼓楼只传放晴的消息，  
就是说年节要陷在泥泞里了。

## 除夕

.....2005.1.16

一

岁暮之际。米店的生意愈加兴旺。  
小学徒不经意闻到了雪花的清香，  
在石板路上轻撒。  
茶馆已打烊。  
惊堂木贴上了封条。  
黑匣内贪睡的官印  
证明师爷和家眷去置办年货了。

似乎寒冷明白我的心情：  
紧张，并不甜蜜；

如一条风干的腊肉，  
晾挂在通风的廊檐下。  
这些天，街坊邻居忙着接送神灵；  
忙着占风向、起荡鱼、选年画；  
忙着做小甜饼，拍灶王爷马屁。

现在，整条街随账房先生的算盘，  
零落地安静下来。  
佛堂里的香火开始念经。  
我点起红烛，那忽明忽暗的雀斑；  
接着，爆竹声连成了一片。

## 二

有威严的门神做猎户星座，  
有驱寒的花椒和喧闹的家人。  
祝福如期而至：  
从四世同堂的八仙桌前，到家谱展开，  
光耀门庭的那一刻。

今夜，是唯一的，  
虽然已重复了上千次，或者更多。  
侄女和外甥像一对布老虎，  
围着冬青、松柏燃起的火堆嬉戏，  
可爱，散发出土气、奶香。  
我把压岁钱放入苏绣荷包，  
压在棉絮枕头下，

保佑他们的身体远离妖魔。

夫君，家乡最不缺的就是打更声，  
也不缺充满思念的铜镜。

此刻，雪月没有吠叫，  
腊梅树泛滥着影子，  
也没有花轿抬我到千里之外。

守岁的不眠之夜如同猫爪，  
从鼠皮湿滑的光阴里一溜而过，  
微倦，又迷离。

人，记者。著有诗集《王寅诗选》，随笔集《刺破梦境》。

# 王寅

王寅自选诗

## 开花的手杖

你把一个男人写给他爱人的诗  
念给我听,而我又听得  
这样入神  
这表明战争结束了  
而不是又有什么正在重新开始

风已经小了,鸟收拢翅膀  
我仍在倾听  
听着什么仍在发黑  
仍在月下航行

新鲜的空气像一杯冰水  
雪人在北方的天际下  
如同星辰  
闪闪发光

## 与诗人勃莱一夕谈

夜色中的草很深  
很久没有人迹  
很久没有想起你了  
你的孤立的下巴闪烁



像天上那颗红色的星

除了夜晚还得在深草中静坐

交叠手指

以便忘记黎明来临

忘记已告别书本多年

一匹白马迎面而来,一只白蝴蝶

踏过虫声萤光

## 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

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

布拉格湿漉漉的

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

你的眼睛一眨不眨

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

党卫军雨衣反穿

三轮摩托驶过

你和朋友们倒下的时候

雨还在下

我看见一滴雨水和另一滴雨水

在电线上追逐

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

我想起你  
嘴唇动了动  
没有人看见

## 英国人

英国人幽默有余  
大腹便便有余  
做岛民有余  
英国人那时候造军舰有余  
留长鬓角扛毛瑟枪有余  
打印度人打中国人有余  
英国人草场有余  
海洋有余  
罗宾汉有余鲁滨逊有余  
英国人现在泰晤士河里沉船有余  
海德公园铁栏有余  
催泪弹罢工有余  
英国人塞巴斯蒂安·科的长腿有余  
列农的长发有余  
狄安娜公主的婚礼长裙有余  
英国人也就是行车靠左有余  
也就是伦敦浓雾有余  
也就是英国人有余有余有余

## 芬兰的诗

走进他的居室  
他们在背光的侧面  
抬起头看你一眼  
深色背景上的微笑  
像北方的蓝色月亮  
她们和她们的丈夫  
继续埋头于书稿  
桦树皮的香味  
猫也看着你  
竖琴像一丛向日葵  
书籍洁净而无灰尘  
冰块的气息  
流水走过无数地方  
风从水面掠过  
好像鸟的叫声  
她们惊异的眼睛  
闪烁一丝光芒  
像器皿,像牙齿  
冰岸树上落下的羽毛

## 马

我的马在雨中独自回家  
它的毛色像我满布伤痕的右手  
我的马双目微闭  
迈着细步回家

我喝着酒,隔着酒馆的长窗  
只能看到它削瘦的侧面  
它正在回家,像我忧郁时一样低着头  
但远比我像个绅士

而我要远行,两眼通红  
坐在酒液乱流的桌旁  
看着我的马  
在雨中独自回家

## 倾斜而上的土坡

倾斜而上的土坡  
树叶倾斜地  
长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坐过的船

船头包着铁皮  
漆成冷色停在岸上

孤灯、雨、蓝色的虫子  
有靠垫的椅子  
断臂和破碎的心

这一切,还有我们  
和书中的人物  
都可怕地相似

更可怕的是我们的故事  
已被拍成电影  
已无两善之间

宇宙的奥妙尽在核桃之中  
我们则只在核桃之外  
螺旋梯又把我们带回原处

## 音乐

从一首诗到另一首诗不是终点  
从这一颗星球到那一粒微尘并不常见  
阳光和石头流下山坡,眼睛

斜视也在所难免

拍手击掌,我的每一个愉快动作  
每剥一只橘子  
每一条在轮波背后出现的  
流畅航迹

都像流水歌唱,都像你的微笑  
从树叶上从沙子里  
生长出来

## 船桨浮在水面

船桨浮在水面  
你挟着影星传记  
我歪斜在船尾  
蓝油漆涂了一脸  
面具戴得更紧  
我为我们的未来担忧不已

水中的倒影有另一种声音  
乐队围着一树橘花演奏  
竖式钢琴像一只飞蝇  
跪在肌肤上也若有所思

音乐到我们身边停止了  
仿佛……

## 阳光使右边的建筑开满鲜花

阴影在午后开始倾斜  
街道温暖而潮湿  
阳光使右边的建筑  
开满鲜花

水瓶、瓶中之水  
屋子如此轻盈  
空气纯净  
事物的轮廓鲜明而突出

蜥蜴的表皮脱落  
冰块融化在风中  
柔软的荆棘  
像水拍打着脸和手

你温柔的脊背  
在长凳的一角  
现在寂静无声  
犹如一匹马奔过

时间在你的背后  
像球体般转动  
在你的皮肤之下  
将有早晨、小鸟、水果

再度想起你  
是因为再度失去你  
我不能停止  
无法停止

我在回忆之镜中不断地穿行  
美丽的日落  
美丽的夜晚  
注视着我们抬起的头

某种情感某种气氛  
河心的磁石  
穿过万点星光  
我和你,将在那儿上升

## 一度是幻想

一度是幻想  
一度是激情



有时比近海昏暗  
有时比今天累  
有时比风更细微  
有时比我的思绪流得更远  
有时比火焰冰冷  
有时比一生漫长  
有时比五月更明媚  
有时比屋顶上的琴声更高  
  
有时比泪水更难以把握

## 爱情

水中的小提琴  
水中的蝴蝶  
水中的手指变幻不定

## 说多了就是威胁

说多了就是威胁,朋友  
但是,不要忘记笑

不要忘记毛病总在车轮中  
不要忽略难以避免的同行的忧伤  
不要让破损的友谊  
像桌上的水迹那样消隐

说吧,保持无可替代的嫉妒  
用这只手去征服  
另一只同样激烈的手

抛向空中的分币必须有正反两面  
亲爱的朋友,说多了就是威胁  
说对了,就是死亡

## 风暴

风暴将临的呼吸隐约可闻  
飞蝇压弯草茎  
门窗不再来回拍打  
咖啡颤抖着  
托盘上冰凉的瓷杯更加洁白

已无所谓什么征兆  
风暴就是一切  
凡是上帝的赐予

我都毫不畏惧  
而他对我殷勤的回报  
却永无回答

风暴折断的翅膀  
遍布胆汁的颜色  
生死依然模糊不清  
唯有无言的祈祷  
发自内心

## 回忆诺瓦列斯

回忆诺瓦列斯  
回到我采集诗歌种子的地方  
他的春天像上帝一样年轻  
像上帝一样赤脚而来  
衬衣裹着号角  
露珠和着草叶

不仅是时间,不仅是潮汐  
沾满灰尘的市区  
这无花的世界  
同样使我如同被风雨抓住的衣襟  
久久地回忆黑暗中的盐粒和  
生命中的生命

## 谁是上帝需要的儿子

谁是上帝需要的儿子  
谁是冷水,冰冷的泪水  
黑暗的旧房子  
反叛的密码

谁是青春的主人  
谁是阴郁的短刀  
有限的供词  
疲劳的阴谋

谁是罂粟的记忆  
谁是废墟的皮肤  
时针的手指  
白昼的嘴唇

谁,谁,谁是催人入眠的骨骸  
疼痛的臼齿  
谁是末日之环  
谁是上帝需要的儿子

## 炎热的冬天

为什么我的时代要反对我  
为什么要扭断我的脖子  
为什么我歌唱过的季节  
也要将我毁灭  
为什么异己的气味弥漫广场  
天然的敌意,不祥的沉寂  
伪善的精华,虚假的承诺  
我一无所知的阴谋  
和调羹一起搅动

为什么命运将我置于冲突的中心  
为什么要控制我胆怯的灵魂  
使我免于抽泣  
为什么又使我像普通读者那样  
在图书馆光滑的桌面上消磨时光  
为什么我的心脏  
成为世界上跳动得最为缓慢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上帝依然对我如此仁慈  
使我有时间看完这一切  
使我在这炎热的冬天  
将一再延误的时间  
倾吐而出

## 《精灵之家》选二

### 情人

我们到海上了,亲爱的  
岸上的灯火已经熄灭  
海马的笛声婉转悠扬  
我们到海上了  
我打开你的盒子  
把你撒下去  
小块的你  
比粉末更慢更慢地  
在水面上斜斜地落下去  
我把你全都撒下去了  
你使海水微微发红  
你使海洋平静了  
如同你活着时  
午夜的雪降落在  
展开的手上  
我把天空给你了  
把海洋也给你了  
都给你了 都给你了  
我把装你的盒子  
藏入怀中  
我把我装入你的盒中  
我在你的梦里了

## 闯入者

闯入者 总是在一侧  
就像隔壁的地毯从门下伸入  
爬向四壁  
就像一扇门向里打开

缓缓抖动的扇子  
夏日的火焰  
别人的头发  
纸上的字迹  
盒中的针  
餐桌前的第五把椅子  
一只断手  
无法找到其余部分的皮肉  
闯入者那看不见的脸  
一如钟表深奥的内部

在安静的同时  
总有一种更安静的声音  
正在靠近

我总是有所期待地盯着  
杯子洁净的内壁

琴弦随时都张着

## 你来到了孤单的巴黎

飞舞的灰烬总是时睡时醒  
就像春天永远时喜时悲  
除了拒绝还是拒绝  
疼痛不再是最致命的恐惧

不安的闪电如同叹息  
不对称的黑暗就像绝望的爱情  
无知的肉体徒劳地远行  
灰色的深处依然还是灰色

你来到了孤单的巴黎，沉睡的脸上  
看不到苍茫寂寥的痕迹，除了脆弱  
除了你沉默的手指  
你疼痛得已了无知觉的内心

## 必然是重复，必然是疮痍

我对这种美景早已厌倦

——塔尔科夫斯基(1932-1986)

必然是重复，必然是疮痍  
分成一半的季节



沉默重复着沉默  
唯有欢乐不复再现

那些允许我诉说的灵魂  
允许我受伤的夏天  
那些允许复苏的哀鸣  
并不允许舌头恢复记忆

那些先于威胁的死亡,再造的悲泣  
告别所有的一切  
让我的手分开黑暗  
让我宽容需要宽容的罪孽

## 花卉的时间

花卉的时间,玻璃的黑夜  
冰冷的骨殖清晰可见  
太阳割下的碎片正在返回  
无瞳的双眼缓缓睁开

灵魂总有栖身之所  
在茂盛的黑暗深处  
像一株麦穗,逃亡者倚住  
窄窄的梯子,悄无声息地生长着

午夜的钟声如泣如诉  
沙粒低低地跳跃着  
今夜又是不绝的黑暗  
城市在我的身边静寂无声

## 忧郁赞美诗

祖国肖像,没有名字的像框  
就像爱情沉默不语  
玫瑰的矿物,痛饮着没有酒精的风雪  
日照左右着生活的尊严  
适度的死亡后面  
思想之虫尘土飞扬

祖国肖像,多么忧郁的唇齿  
满含泪水的时间,遮蔽了穿越闪电的病舟  
祖国肖像下的诗人们  
思想者的彼岸  
咏叹之后,已不会诉说告别和平安

祖国,半空中的肖像  
你的过去  
是受伤的疲倦神经  
是一只被埋葬的鼻子

## 没有爱情的日子

没有爱情的日子  
我躺在无帆的桅杆下  
我的身边坐满我的祖先  
若有所思的灰色大海  
缓缓注满透明的杯子

昏睡的我漂泊在海鸟的寂静中  
无用的诗歌  
紧握着松软的石头  
冬天的伤口  
为柔弱的玫瑰所缝补  
疲倦的手指贴近临水的星辰  
袖中的风暴犹如感伤的水银

遥远的幸福像一把尖刀  
无休止地割着我的脚跟

## 飞往多雨的边境

飞往多雨的边境  
波音757以僵硬的姿态

在飞行中获得休息  
纸制的幻象和我并排坐着  
观看一场两小时的电影  
蓝色的空姐递上冰镇的可乐  
果冻在锡箔纸里微微颤抖  
机翼赤裸着骨头  
宁静的引擎喋喋不休  
我所不熟悉的风在舷窗外撕扯着什么  
钉在水面上的钉子继承着忧虑和不安  
我脚下的某处，载货卡车满载着铁矿石  
排成长长的行列

是子夜，也是凌晨  
月亮向我们转身而去  
不安的碗，精致闪亮的表面  
满含怀乡的幸福  
哭泣停止了疼痛  
这犹豫如此长久  
几乎纠缠了我的一生

垃圾场上空的浮云  
弯曲下垂的星辰  
和我一起  
飞往多雨的边境

## 白色的海洋

白色的海洋穿过黎明的医院  
裸露的玻璃尚有余温  
我躺在午夜的人行道上  
水泥地面像镜子一样冰冷，城市  
在我的脊柱之下  
无声无息地运行

在悲伤的底层  
不是夜晚又能是什么  
我的沉睡唤作沉睡  
我的哭泣是所有的哭泣  
抒情的润滑剂  
打开谎言的盖子

宇宙这样易朽  
青春无可怀疑  
白色的海洋穿过黎明的医院  
轻盈的钢铁叙述着  
锈蚀已久的夏天

## 最近七年

最近七年,严寒统一了边境  
白色烧灼着我的生活  
癫狂的盐粒,死在贵族的杯中

白天的火光,免疫的失落  
活着的面包,活着的清水  
送给我无法给予自己的部分

雾霭的背后,怀疑不可胜数  
激情的尺度无所事事  
雨水中的街巷变幻形体  
混乱的城市充满苟活的毅力

## 时光旷费得太多了

太多,太多,太多了  
时光旷费得太多了  
光明太多了,太靠近大脑了  
白痴的激情和血肉  
如同快乐唯一的拷贝,叙述颠倒了

太紧张了,这牙齿  
这水,这月光  
太悲伤了,就像蛇  
就像死者,穿过鱼群的时候  
看见公园的反光

太肮脏了,昨天下午,今天早晨  
沉睡的旧宅依然是旧宅  
苏醒只是长久的犹豫  
是的,苟活在安逸中

错误的理由太多了  
时光旷费得太多了  
太多,太多,太多了

## 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

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  
我崇拜黑暗的力量  
我热爱那些随风而去的灵魂  
和英雄们罪恶的呼吸

等待受戮的皮肤变白了  
没有什么能阻挡记忆

正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明镜陪伴的余生

每天告别一项内容  
飞逝的季节,归途的神经  
把老年人培养成温顺的孩子  
和上帝一起独自飞翔

暮年,最后的日子  
昂贵秋天中的一块丝绢  
疾风改变了无香的芬芳  
也改变了悲剧的方向

## 为了幸福而不是虚荣

打碎了的前额,一口旧钟上  
花朵战栗着  
书上全是露水  
镜子照出身后的一切  
为了幸福而不是虚荣  
混乱一如壮丽  
燃烧从不停息

弯曲的手指垂在墓石上方



握住秘密的石头终于  
松开  
青春有始无终  
死亡有增无减  
如果季节是美德,那么  
今夜必然是一条捷径  
为了幸福而不是虚荣

海，男，本名涂海燕。1965年5月生于江苏海安，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居苏州。从1980年起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千余首，作品入选过《新诗潮诗集》（老木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等多种选集，并被译成多国文字。诗歌获得过《作家杂志》2000年诗歌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入选过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他们》创始人及代表诗人之一。主编有《他们十人诗选》（和杨克合作），著有诗集《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村庄与田园》、《1999九人诗选》（著）等。

# 小海

小海自选诗

## 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

.....1988

男孩和女孩  
像他们的父母那样  
在拔草

男孩的姑妈朝脸上擦粉  
女孩正哀悼一只猫

有时候  
他停下来  
看手背  
也看看自己的脚跟

那些草  
一直到她的膝盖  
如果不让它们枯掉  
谁来除害虫

男孩和女孩  
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

## 日落时分

.....1986

好像一切都躲入丛林  
草地上布满星星  
你是第一颗星

你在天上飞翔  
不时飘舞羽毛  
像远古的一位圣贤  
在这个城市上空  
常常有火焰劈劈啪啪

你应该告诉我  
你拒绝什么  
那些夜晚  
幸福又空灵

有人抱着石头  
有人拿着花朵  
夜晚的街道灿烂辉煌  
我们就在树下  
享受这一切

## 田园

.....1991

在我劳动的地方  
我对每棵庄稼  
都斤斤计较  
人们看见我  
在自己的田园里  
劳动，直到天黑  
太阳甚至招呼也不打  
黑暗早把它吓坏了  
但我，在这黑暗中还能辨清东西  
因为在我的田地  
我习惯天黑后  
再坚持一会儿  
然后，沿着看不见的小径  
回家  
留下那片土地  
黑暗中显得惨白  
那是贫瘠造成的后果  
它要照耀我的生命  
最终让我什么都看不见  
陌生得成为它  
饥腹的果物  
我的心思已不在这块土地上了  
“也许会有新的变化”  
我怀着绝望的期冀

任由那最后的夜潮  
拍打我的田园

## 北凌河

.....1996

五岁的时候  
父亲带我去集市  
他指给我一条大河  
我第一次认识了 北凌河  
船头上站着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

十五岁以后  
我经常坐在北凌河边  
河水依然没有变样

现在我三十一岁了  
那河上  
鸟仍在飞  
草仍在岸边出生、枯灭  
尘埃飘落在河水里  
像那船上的孩子  
只是河水依然没有改变

我必将一年比一年衰老  
不变的只是河水

鸟仍在飞  
草仍在生长  
我爱的人  
会和我一样老去

失去的仅仅是一些白昼、黑夜  
永远不变的是那条流动的大河

## 可口可乐和终点站

.....1995.5.10

“我们城市有二千五百年历史  
他们有什么？只有可口可乐”

——四路车起点站  
不断有中巴往来招揽生意

“公交车快被私营中巴挤垮了  
听说要设公交旅游专线”

——车上有游客正举着一本导游手册

“……我们正在试行无人售票  
不买票的乘客很少  
讨厌的是，每天总有一半人在逛街”

“旅游，但不是终点站”

那本导游手册被挤掉在窗外泥地里

## 精神病院访客

恶魔在睡梦中轻声低语  
像落入陷阱  
梦触犯身体  
发出刺耳的噪声  
一种天生的女性气质  
使他就范  
看上去不适合  
他可以走过来走过去  
像聊斋中的女狐  
哪怕他什么也听不出  
这个高大的化了淡妆的男人  
你可以尝试把手放在他肩上  
轻轻拍打  
对世界完全丧失了耐心的人儿  
闪烁不足，如这个星球上  
拯救者的脸  
他的反抗如此强烈  
又极端疲倦、虚弱



反省、抵抗、错误  
慢慢又回复到过去

一个人梦中会如此深入而无助  
不断地模仿和学习新生事物  
清洁、善良和美德  
——黑暗大地上的匿名朋友  
有多少悲伤粉碎了  
不是仅仅审视一下便能轻轻蹶足而过

## 伙伴

和村上的鬼魂握手言和吧  
我回到九月  
死者使人英俊、年轻

我试图回忆  
那个古怪的下午  
仿佛结束了饥渴的行程  
他在北凌河的漩涡中消失  
又在一片刺槐地的树干上重现  
丧失了任何形体的变化  
当风穿过那块斜坡  
那稻草人般的影像

或许是某个童年时代的谈话伙伴

## 失传的, 沦丧的

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今天, 我感受到那股气息  
却不能持久 不能应和  
像沉闷的月明之夜

我抒写过 一个呈现之夜  
一个沉痛之夜  
一个敦煌的飞天女神  
和无法相应的音律  
一个失传之夜

万物的灵长  
大地承接了我的身体和欲念  
而心灵是否  
就是那对着苍松解读明月的人  
就是那个潜入长安的花间词人

“要记住，你们所有的众生  
都有着同一颗心……”

但我却盲聋喑哑  
年年征战 无法解脱

就像这地心的引力啊  
它让我仅仅成为这个人  
——一个漫游者  
却又偷偷移走了  
我周围的空气……

## 劝喻

.....1994.2

今天，我发现了一双脚印  
在后坡的荒地上  
又深又大  
像天外来的陨石砸下的  
我竟然想不起  
谁会这么早  
斜穿这块地  
它只通向北边更贫瘠的沙碱地  
这是双足有四十八码的胶鞋印

当有个人以这样的方式走过

你就会不得已而紧跟  
虽然不会有更多的人加入  
这冬天未垦地上的脚印  
着实令我紧张兴奋起来  
一直不合我心意的这块坡地  
曾经搁荒很久

有一年，连那棟树上筑巢的鸟儿  
也放弃了它们结实的窝

今天，当我见到有人用脚尺量这块地  
我有个预感  
就像风雨之夜向我开启的大门  
我确信，在这附近  
还没有谁有这样的一双大脚  
而且，在这个季节  
匆匆穿过这不成形的荒芜的坡地  
这是只有我才能感知到的  
一只神奇的大脚  
而不是惯常  
我一早起来，仅仅收获它的薄雾

## 村庄组诗(节选)

.....1992

### (之一)

忠实于我的时刻越来越少了  
像荒芜的高地上玉米的阴影

海安入夜的凉气比赤脚还凉  
比赤脚的河水流动得更慢

以前，我见过北凌河干旱期的青蛙  
尾巴在陷落中挣脱了跟我说话

我的母亲还是照看土地的人  
我的弟弟仍然是捕捉青蛙的人

不断地数数，总是漏掉一个  
收获季节，平原的月亮静穆而晕黄

因为听着梦乡的窃窃私语  
我的耳朵已开始隐隐作痒

### (之二)

龙卷风看中最漂亮的村庄  
没有别的男子来和我竞争

(种桑的女儿，未来的棉花

百里外的年轻人回赠了喜悦)

摇摇欲坠的房子扯着风的四角  
遥远的山上，石块是村庄的锁

在两次飓风之间：  
河谷的山羊、海上的乌贼  
以及飞过平原的鸟儿  
都是我美丽富饶的兄弟

(之三)

重新开始的生活  
仿佛浩劫后的村庄  
巨人的村庄

春天的大地又会有新的安排  
只是我还是鳏夫中的鳏夫  
拥有一条从北凌河引出的水渠

有时我溯源西上  
却被激浪冲回更远的村庄  
我在所有的撒谎者之中存活

浩劫啊！你确定我  
为你的继承人  
俯首听命的男人和家长

同样，因为我在早晨  
吐露了花香和心事  
比夜晚更浓，也更强烈

(之五)

“蓝是不是占据统治地位”  
也许他们和解地坐下  
各自搬进自己的房屋  
穿他们喜欢的衣裳  
重复自身的游戏

蓝，有一双畸形的大脚  
倒着行走  
到老  
又被压在箱底  
蓝：大海的蓝  
    天空的蓝  
不用它的舌头  
我已听见  
在它的孤独和邀请下  
蓝色有一块大广场  
和全中国的村镇都一样

有人在家乡死去，没有姓名  
鸟儿离开云朵，超速高飞

(之六)

骆驼死在山中  
恐惧使驼峰膨胀  
大象死在沙漠  
恐惧使心脏缩小  
我们死在村庄里  
恐惧使全身发绿

(之七)

村庄的水牛绝望之后  
我是海上鲸鱼的祖先

像北极冰的熔点  
村庄只是我的一个借口  
我看见一条活的尾巴  
跑过百年后父亲的村庄

年轻的海安人  
加入冰的合唱  
我知道真正的水  
是腰的悲伤  
在那河流与天空分手的地方

(之十)

雨季，整个天空变成了水  
我要完成一个穿越海安大地的梦想



河中的花、空中的鹰和海上的神  
我是幸福的傻瓜，把时间分作了天空的海洋

正如孩子们坚持移居沙漠的梦想  
推着波涛下的村庄周游全世界

而我，是个不愿成为女人之身的女人  
将在村庄上度过虚幻的一生

(之十三)

当串场河传出孤独的桨声  
我看见村长的儿子唱着歌回家  
整个村庄只剩下最后一个浪荡子

灼热的风  
好色的大王  
穿过茂密的玉米地  
今夜畅通无阻

怀疑和贪婪构筑最后的村庄  
在亲人找到亲人之前

统治村庄的是史前的鬼魂

(之十五)

每当我走过村长的家

心里就空荡荡

守业的罪人，待罪之身  
信念孱弱的老马  
村庄却完全信任它

(幽灵在雷雨前赶路  
女儿嫁到更远的村庄)

春天是大地上的一道裂缝  
檀香木的女儿 贫苦的女儿  
我们相守的时光是多么短暂

(之二十)

我听见羊叫  
大羊和小羊  
一只接一只叫唤  
下雪以前  
此起彼伏  
一下午都会有人说  
“要下雪了”  
更多的人  
是在内心盼雪

不再有谁去打开畜栏  
让羊群互相踩踏进入后山

降雪以前

我听见天空中传出羊群的叫声

而当雪真的下了

我们已经睡着，进入村庄

(之二十一)

那人中第一的村庄沐着阳光

皂角树，在咸涩的低地生长

仿佛从我的胸口裂开

北凌河，还能将我带去多远

从溺死孩子的新坟上……皂角树

你向天空长

就像大地对苦难的逃避

你在深冬的风中喧哗

狭小而寒冷

你像那折断的成百双小小手臂

抓住无形的黑暗

摇动虚妄

就像一到时辰就开花的杏树

吐着苦水和梦想

又挤在春天盲目的大路上

## 老地方

.....1995

两个人朝村里走  
垂弯下来的大槐树下  
两个人碰了面却不招呼  
这老哥儿俩  
被这棵槐树遮住了  
没人注意到  
一前一后  
两人进了村

“把它锯了真可惜  
它是老大的  
逢到阵雨呀，躲都来不及”

“迟早会被雷劈了  
生这么大个儿  
还能让它戳破了天”

垂弯下来的老槐听了  
渐渐由枯变黄  
怀中的鸟巢也开始一无遮挡

两个人往村里来  
头顶上一群鸟儿收了翅膀呱呱叫

“这儿，从前是棵大槐树  
垂弯了腰好让人喘口气，歇歇脚……”

“真叫活见鬼，我在村里长大  
从没见识过，空荡荡一望到头……”

## 写给人民路80号院内的一棵树

.....1995.9.10

我看见了  
看见了那棵树渐渐变绿  
缓慢撑开，变大了  
在这个大院里  
它不言语，不走动  
常在树下走动的是花工老陆  
双手便是他的工具  
他是看守这个花坛的人

司机们爱把车停在树下  
倒车有时会轻轻冲撞它一下

风来时，它要飞  
风停了，它又返回花坛  
它的枝蔓一直延伸到二楼女厕所里  
它的叶子有时“啪”一记贴上你脑门儿

或者无声落在你肩上  
下雨，我们对着它跑过去  
再停下来等一等

它背部发黑，像埋过一两个死婴  
临到换季就一身锯屑，像披着雪花  
从伤口抽出的芽开始发黑  
继而转黄，金子般

午休时刻，它吊一只白色的羽毛球  
荡呀荡  
大孩子们围着又蹦又叫  
让老陆的梯子也派不了用场

有一趟我值夜班  
听见它在月光下说话  
跑出来看看，却看不懂它说什么  
像个古怪的老人不跟你搭讪

春天，它掉下来的黄色花粉  
铺在地上薄薄的一层  
老陆默默地替它打扫干净  
我常年见到老陆的洒水壶，铁铲  
靠树根放置着  
或者把浇花剩下的倒在它脚下

雨前，那黑密密的蚁群一早就上树  
天随之黑下来  
楼上的男男女女的嬉笑声  
就像从天上传下来的

那天，老陆的外甥女装着啥事儿也不懂  
跑过来向它请教  
我看见那丫头消失了一会儿  
又在树下出现  
而九月的那个上访者  
抖开肩上的布袋子  
一只惊惶的猫“嗖”就蹿上了树梢  
那女人于是捶胸顿足，放声大哭

今天一早  
我还是发现它长了一些小果实  
奇怪得像南风里的一群小鸟儿  
我数数停停，诱导、呐喊  
那些果子啊  
和我梦中的贡果一模一样  
暂时栖身于这棵树上，令我着迷  
这时，老陆悄悄走近来告诉我：  
“没有用的，它是一棵雄的  
两棵树分开已经很久了……”

## 十年前的诗

——送杨新

此刻，她坐在我的对面  
有些绝望，因为不能一直在街上  
我们喝着加冰的饮料  
冲凉的人陆续进进出出  
她使劲往冰杯里吹气  
鼓着腮帮子愣神

街上的房子和十年前一样  
经过长久的旅行后  
我们终于回来了  
但世界和十年前完全两样

那十年前遥远的誓言  
像风擦过我们的身体

一个自由的梦想  
一本书籍的信徒  
一张霉斑的照片  
他们三个相聚于一家地下旅馆

革命中推倒的塑像  
又回到街头  
施肥的园丁



重新走进  
花木丛中

## 悼念

.....1989.11.25

无法分别  
两只杯子  
它们构成  
洁白的一对

一只杯子  
已经摔破  
它的残骸  
盛满  
另一只杯子

## 弹棉花小店之歌

弹棉花小店，在巷口  
两个伙计，带着口罩  
木讷讷的，只露眼睛、耳朵  
抱着棉被，一天到晚哼歌

空中飘浮的棉絮  
只想着沉溺松软恢复弹性

就像伙计们的弹唱词  
“嘭嘭嘭嘭嘭嘭  
飘飘扬扬，挥挥洒洒  
我就隐匿在简单事物背后  
(就像弓弦)  
你可以找到这个事物  
(整个大木弓)  
你找不着我”

## 一个时代的终结

街上下起了细雨  
像失眠人的症状  
中年李清照  
又一次被婚姻征服  
一片属于征服者的土地  
仙鹤的队列中  
没有神秘的君主  
在内陆  
永远是蓝色透明的田野上  
积雪铺展开寒碜的道袍

在淡淡醉意中 在深渊  
已茫然错失严厉的大宋  
中原浑浊的风雪中回荡着  
李清照的诅咒  
也在南渡的车马之声中

我们为什么还要洛阳开封  
还要回到羞愧中去  
面对长江的浩浩波浪

病弱苍凉的血管  
像白发等待的人  
从白马寺的禁院中  
发出石头的呼喊

## 地面上的体育

——给涂画

涂画和韩逸在楼下打羽毛球  
羽毛球飞了，不见了  
两个孩子举着球拍  
一齐朝楼上喊话

## 有财税所的风景

风响了，风在叫醒  
河流开裂，冰层像麦克风的嗓音  
此前，一位污秽的财神泅过江  
直立在碣石下的潮头上  
怒气冲冲，凌波远去  
一座夜里的财税所

全身包裹像阿拉伯裔的农技员  
朝着江边桑林喷洒农药  
一个感冒男人在织布机里  
直到江水端来另一朵云  
在马赛克的位置上  
从乌云里  
他久久凝视自己的面孔

今儿赶早  
他要带上牲口  
到邻村喝酒去

## 地面作业

.....1992.10.30

雾，早晨下了一阵雾

唯一穿救生衣的人  
出现在大雾顶上

太阳和大地  
相距多么遥远

### 晨曲

.....1991.10.30

万物回归大地  
早晨，像一枚钉子  
或者一片雪白的鱼鳞  
有时，它更像一张纸牌上的人儿  
握着那把执法的剑

### 公主坟

一枚铜镜，从少女墓中得到  
却无法照出她的面容  
一幅山水轴在帝王墓中出现  
却已风化成一堆土灰

再向上，是一条清澈的溪水

两个孩子在路上，蹦蹦跳跳  
一株高耸的松树，遮没了  
溪水、孩子和山腰的陵墓

## 悼念敬容先生

宇宙的律动

——陈敬容

我知道你睡去  
但黎明还会醒来  
我知道你梦中抓不住  
又会丢了自己  
停止哭泣  
喜鹊会把你从天上抱回来

我老了，不再是一个人  
曾经折磨过的人性  
像随波飘荡的柳叶儿  
在人世间陷得如此之深

空中落下的驼背老人，尚不足月的孩子  
全都找着了返回的世界  
像你曾大声嘲弄过的  
“比机械的性欲来得更快、更紧……”

载重卡车“哐当当”驶过空心街道  
一个隐瞒身份的探视者闪过窗口  
你终于撒手而去  
吐出了属于这人世间的最后一口浊气

## 黄昏之后

.....1994.4

黄昏，疲惫的恋人返回村子  
牛还在公路上，小心的庄稼汉牵回棚圈

黑暗中的牛郎卸下轭头  
终于和白天隐匿的纺织女相见

蓝色画境里的公鸡跳出围墙  
去召唤一位夜晚的甜蜜伙伴

不驯服的羊抵触着老实人的腰  
泥潭里的鹅化作黑身体的引路人

## 脱发

秋天，我开始脱发

枕巾、领口和办公桌上  
它们不停地掉，而我  
也像是为此着了迷

我抱着清甜的空气沿街慢跑  
缓缓释放热力，我从  
荒废的花坛发现一棵棕榈  
我认错了风景

我跟父亲刚通完话  
却又在公共浴池里相遇  
透过薄雾的镜子，互相照

我去问理发师、盘发的少妇  
甚至动物园铁栅栏后饮水的狮子  
我收集秋后的脱发  
把它们埋在棕榈树下

## 外出

我带孩子出门，天气很好  
我们到银行和百汇超市去  
她在柜台上发现一枚找零的硬币  
一直捏在湿乎乎的手心



然后，我们去看一个朋友  
邮递员，他是个小伙子  
坐在邮电代办所里  
头埋在报纸墙上  
我们谈话的时候  
她手心里的硬币  
换成了一只纽扣

这是邮递员孩子给她的  
那小朋友名字里有一个“光”字  
而我女儿说他叫“刘智伟”  
她把那只被腐蚀的铜纽扣给我看  
我认识这是军大衣上的  
曾经佩在一个魁梧身躯的胸前

## 理想之国

一件西服，他穿得又旧又破  
有个民工的妻子要为他改制  
藏青的西服正合他的意  
我们穿上就是件工作服

他的领口已经油腻  
那扣子扯掉在车座上

穿上了怕做事不牢靠  
吃饭又烦油汤溅洒

如果走在田野上  
那件黑色西服最合体  
我的老朋友备下了饭菜  
领路的小狗早让他一解愁肠

他上次来，你的父母双亲还健在  
此刻只你俩在田埂上踱步  
狗儿蹠起脚来像个披发小儿  
你的西服在原野上又潇洒又自由

哦，就在今夜  
我梦见伟人正前去理想之国  
一边迤迳而行，一边吐着烟圈儿

## 天上

几千米的高空中  
从云层之上的  
飞机舷窗看出去  
天渐次黑下去了  
这时候地面

是否也一样的黑  
天上地下是否是同时黑下去了

亲亲做梦的人  
如果这时候我在远天远地做梦  
梦见你是多么正常  
就像运行中的地球  
它的另一半  
正好遮住了这一半的光亮

## 谈话

“要过马路，要转车  
她们约好在一个便利店碰头——”  
“她的同学中有那么多静  
坐她前面的有张静  
后排的有陈静，不扎辫子的严静——”  
我摘下耳机，听两个老人谈孙女

这样细致的关怀和文雅  
她们坐在对面茶室敞开的阳台上  
外面是中饭前阳光下的云朵  
分别叫苏苏和画画的主角  
这只是小名

而不是她俩在各自学校里用的名字

## 崔莺莺

天上星河转

人间帘幕垂

——李清照《南歌子》

你高兴不高兴都是因为一件事  
你成天想着这件事  
甚至拒绝吃饭，拒绝起床  
拖拖沓沓，容颜不整  
你在花园里想到的那件事  
你在梦中完成的那件事  
人间只是一间病房  
这是唯一的希望  
你是另一个人  
世界上所有的生物  
都在春天  
分担着你的悲伤

7年生。1995年获首届刘丽安诗歌奖。著有诗集《暮晚》。现居马鞍山。

# 杨键

杨键  
自选诗

## 故乡

.....1996

当可以凋谢的时候，  
我还是个孩子，  
在古老而金黄的枫树林里，  
我十五，十三岁的样子，  
像河水上温和的微光，  
伴着镇河的小兽  
天心楼空阔的钟声……

## 1960年记事

——纪念我奶奶

.....2000

一张芦席是奶奶的最后一件衣服，  
一条小渔船是奶奶的棺材。  
那是1960年，  
奶奶偷了两斤黄豆。  
那些命令我奶奶跪螺蛳壳的人  
大部分都死了。  
活着的  
也老了。  
有的在开小店，  
有的在打瞌睡，  
有的，在放鸭子……

## 湖上

.....1996

树林里的布谷鸟让我放下了桨，  
看着岸上回家的人在街道上组成的一条黑线。  
人的一切都包含在这条黑线里了，  
在船上发抖的我，又笑了一会儿。

因为坐车人在后边喊：“向左，向左。”

老汉就向左，向左。

因为坐车人又在后边喊：“怎么搞的，啊？啊？”

老汉就在前边答：“噢，噢，是的，是的。”

天空阴沉沉的，

仿佛一个老人低头写着状纸

周围的一切

都跪下。

## 在江边

.....1996

在蓝天下，生锈的汽笛冒着几缕煤烟，

三条铁船已烂在岸边。

打黄沙的水泥船在江面上驶过，

船上有他们的老婆和一条黑狗。

我们坐在江堤的裂缝上，  
看得有点累了，  
江水上落日壮观的衰败  
静悄悄的，令人感动。

如果这时有人说出了憧憬，  
就把他归于江水上的暮色吧，  
因为大地本是梦幻，  
何必追忆，何必悲痛呢！……

无名无姓地浪荡吧，  
远山含混的轮廓，  
在这里，在那里，  
又倏忽不见。

## 惭愧

……………1993

像每一座城市愧对乡村，  
我零乱的生活，愧对温润的园林，  
我噩梦的睡眠，愧对天上的月亮，  
我太多的欲望，愧对清澈见底的小溪，  
我对一个女人狭窄的爱，愧对今晚  
疏朗的夜空，  
我的轮回，我的地狱，我反反复复的过错，



愧对清静愿力的地藏菩萨，  
愧对父母，愧对国土  
也愧对那些各行各业的光彩的人民。

## 乡村记事

——给庞培

.....1996

为了我的成长，这墓碑上写着“爱妻刘氏”，  
一个个长满杂草的坟墓，显然死去了全家。  
啊，为了我的成长，白墙黑瓦的小巷里  
老叫花子的眼睛，像燃尽的煤灰。

一只病弱的山羊，像画中的耶稣，  
站在臭水沟里，为了我的成长，  
山坡上的残雪，仿佛未消的爱意，  
那最远的江水，被更浓的雾气遮蔽。

## 乡村

.....1999

我要写一写她家河边的杨柳，  
写一写她弯着腰在菜地里的样子，  
写一写她家堂屋里的小板凳，

她家的鸭子。

乡村呵，  
就像一头驴子，  
一根绳子就把它留在了树桩上，  
摇着尾巴。

在它的眼里，  
万物的寒霜，  
消化得多么好呵，  
忠厚、无言，还有温良……

## 祖国

.....1996

枯草上的绵羊默默无言地望着远方，  
多美啊，摆在油菜花地里的蜂箱！

一头眼泪般的牛拴在石头上，  
拖拉机来回运着稻草。

那叫不出名字的鸟，在蓝天，眼睛，运河组成的灵魂里飞过，  
晒在春天里的冬日身躯，渗出幸福的汗滴！

我不了解运送石棉瓦的船工的苦水，

但是落在甲板，运河上的光，永存！他们乌黑的眼圈，永存！

啊，枯萎的荷枝犹如古人残存的精神！  
没有什么比看到倒塌的旧房子更加令人难受。

姑溪河畔山顶的塔尖与江边码头的塔尖  
同时，带着泥土的棕黄，刺向蓝天！

在车厢里，人们凝望着落日，  
一件挂在桃树上的农民的蓝布褂！

## 满月

.....1999

1

孩子们在大树下睡着了，  
儿子为衰老的母亲扣上扣子。

啊，满月的光辉，  
瓦楞畅快的线条。

他吸收了柳树柔软的部分，  
和露水里苍天的寥阔。

即将摆脱他的时代，

那种悲伤的局限。

2

柔和的傍晚又来临了，  
在悠远而凄怆的运河水上，

那座古老的万年桥，  
还是那么奥秘，灰暗。

我爱它们，  
像未消的雪

在瓦楞上，  
像满月和柳丝，在河湾上。

## 在悲痛里

.....1999

光线洒下来，  
像一阵阵细雨。  
在棕榈树下，  
请原谅我的黑暗，  
像一条不净的小河，  
在这里流淌，  
玷污了我自己

轻柔的生命。  
多少年过去了，  
悲痛消磨着我，  
仿佛爱情，  
我一直就没有长大，  
我的脑海里仍是那些石牌坊  
倒下来时的轰响，  
我还没有智慧去忘掉它们，  
但我应当放下这些，  
因为我的生命里，  
没有石牌坊，也没有两只怒吼的狮子。  
我的生命是轻盈的，  
像傍晚时的落日给予人世的光辉。  
可是我愚蠢地用痛苦惩罚着自己，  
仿佛只有跟痛苦对应才是正确的。  
我就这样浪费了世上的光阴，  
我的心是可以回应着夜晚  
沉睡的群山的寂静，  
回应着那些树木，在群山里的奥秘。

## 醒着

.....1999

有时候，人连衣服也不脱，就睡了。  
他害怕脱衣服时，把自己脱醒了，

他害怕清醒，也怕光。

有时候，人连澡也不洗，就睡了。

他害怕洗澡时，把自己激醒了。

但大部分时候，他不得不醒着，不可能老睡着！

## 悲伤

没有一部作品可以把我变为恒河<sup>994</sup>

可以把这些老朽的死亡平息，

可以削除一个朝代的阴湿，

我想起柏拉图与塞涅卡的演讲。

孔子的游说，与老子的无言，

我想起入暮的讲经堂，纯净的寺院

一柄剑的沉默犹如聆听圣歌的沉默。

死亡，爱情和光阴，都成了

一个个问题，但不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起曙光的无言，落日的圆满，

没有一部作品可以让我忘掉黑夜，

忘掉我的愚蠢，我的喧闹的生命。

## 河边柳

.....1999

傍晚的柳树，  
要教会我们和平。

公公、婆婆，  
岳父、岳母，  
夫妻、兄弟，  
姐妹、妯娌。

像一根根柳丝，  
轻拂在傍晚的水面。

## 生死恋

一个人死后的生活  
是活人对他的回忆……  
当他死去很久以后，  
他用过的镜子开口说话了，  
他坐过的椅子喃喃低语了，  
连小路也在回想着他的脚步。

在窗外，  
缓缓的落日，

是他惯用的语调。  
一个活人的生活，  
是对死人的回忆……

在过了很久以后，  
活人的语调，动作，  
跟死去的人一样了。

## 跃进桥

.....1996

十二月的柳树，仿佛一个纤弱的小女孩，  
我们要把她珍藏在心底。  
远处的起重机勾勒着黄昏的凄凉，  
一个工人和一个农民无言地相遇在桥头。

纵横的铁轨像放倒的绞刑架，  
被落日的光涂抹着，  
太像一笔债务，  
要由我们来偿清。

郊外，一名贵妇人的坟上压着石头。  
她的苦难从 1912 年开始到 1990 年结束，  
她门上锁绊的“吧嗒”声  
吞噬了一颗荒漠的心。



## 暮晚

.....1997

马儿在草棚里踢着树桩  
鱼儿在篮子里蹦跳，  
狗儿在院子里吠叫，  
他们是多么爱惜自己，  
但这正是痛苦的根源，  
像月亮一样清晰，  
像江水一样奔流不止……

## 1967年

他们说：

“这把二胡的弦要扯断，  
琴身要砸碎。”

我们就没有了琴声。

他们说：

“这棵大树要锯断，  
主要是古树，全部要锯掉。”

我们就没有了阴凉。

他们说：

“这个石匠要除掉，

那个木匠也要除掉，要立即执行。”

我们就没有了好看的石桥，

我们就没有了好看的房子。

他们说：

“这些圣贤的书要烧掉，

这些文庙要毁掉，

这些出家人要赶回家。”

我们就没有了道德，

我们就没有了良知。

我生于崩溃的 1967 年，

我注定了要以毁灭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我生下来不久就生病了，

我注定了要以生病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看着你们都在死去，

我注定了不能死去，

我注定了要在废墟上开口说话，

我注定了要推开尘封的铁门。

## 甄山禅寺

.....1997

芭蕉的样子多么舒展，

狗跳着，咬身上的虱子。

当它叫累了，它会睡去。

小女孩翻看着睡莲叶子，

她的弟弟送一桶水去菜地，

在四周，群山像一件展开的僧人的袈裟。

几个农民刨开蒜苗地，

阳光涌入

死者正是这样得到幸福的。

池塘里掏出来的淤泥，

摆在路边

我们处在一个充分暴露的伟大时期。

## 歌

.....1996

湖面上的早晨之光，

仿佛万物的根源，

在我们的头脑里，

映现着冷杉高耸的德行。

林阴道上的妇人牵着小孩，

这些辛劳的影儿，

慢慢长大，埋入尘土，  
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把活着和死去  
像手掌一样合拢，  
在灰色横贯的大地  
在映着微蓝天穹的水洼边跪下

我们哪里能谈欢乐  
我们要谈悲痛！  
我们哪里能谈爱情  
我们要谈死亡！

湖面上的早晨之光  
仿佛万物的根源，  
在我们的头脑里  
映现着冷杉高耸的德行。

## 祠堂

.....1996

这里是祠堂。  
从前，他们给我来信的结尾写着：  
“此致，敬礼”。  
我们死于这种语言。

风儿摇晃着木窗。  
匾额上模糊的“浩然正气”，  
像蛛网上的露水，  
唤起沉溺的记忆。

天上，一朵云紧跟着一朵，  
心里黑漆漆的。  
偶尔从缝隙里钻下的月光  
在冷漠的湖面上闪烁。

多么妙不可言啊，  
月光下的祠堂，  
像亲人的尸体。  
我们死于污秽的激情。

## 新生

.....1996

在夜里，我还远远没有出生，  
户外，一声声蛙鸣  
显现的空寂像是我的真身。  
芭蕉上的露水  
一滴滴下来。  
赤脚的女孩

连同月亮，  
像刚刚醒来的欲望  
引诱我出生，  
我落在宇宙精密而无边的空荡里，  
不能再中了夜晚母亲  
要生下我来的想法。

## 一棵树

.....1996

一棵树终于枯烂，透彻！

真理就是面前的芦苇！

想像天堂之苦，拯救之苦，我宁愿是松树！

我身后的长江，落日，

我前方的农田，曙光，

我左边的寺院，我右边的道观

我终究是包罗万象的佛塔，

写作是我的第二次耻辱，

第一次我是人。

## 黄昏即景

.....1995

经历了火热的夏天  
我安静地坐在山坡上，  
多么美好，令人放松的荒凉！  
山下颤抖的灯火，  
像我们接近真理时不能抑制的心跳，  
快变成灯吧，  
我不想看了，  
要让别人看，  
我有过日落，  
日出的痛苦。  
整个白昼和将要黑夜的痛苦，  
我悲怆的音调似乎来自余晖下的江水，  
但我不想再唱了，  
要让它们来唱，  
灰蒙蒙的天，  
苍茫茫的地，  
树木、田野、小河……  
样样都是心啊！

## 幸福

要用一辈子去学习，

蓝天下，一位母亲带着儿子  
去为别人谋幸福的欢欣。

要用一辈子去理解，  
那运河上暗下来的夜色  
和那片杉树林里的寂静……

### 致无名小女孩的一双眼睛

.....2000

至今我还记得在城市车灯的照耀下，  
那个小女孩无畏、天真的眼睛。  
我慌乱的心需要停留在那里，  
我整个的生活都需要那双眼睛的抚慰、引导。

### 跪着的母子

.....2003

满园的落叶上有一层光，  
照着她去院子的佛堂里。  
她老病交加，  
颤巍巍跪下。  
满园落叶的光，  
照在她跪着的身影上。



母亲，我要跟你一同老去，  
我要跟你一同跪在观世音的莲花座下。

## 悼祖母

.....2003

二叔是祖母的第一座墓穴，  
他说：“你奶奶的这些破家具没有用了。”

堂兄是祖母的第二座墓穴，  
他说：“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赶紧烧掉。”

这意味着，  
祖母在 1960 年饿死以后继续在死去。

死亡是活着的，  
在活人的体内。

云一样的祖母，  
到处没有她生存的地方。

她给祖宗磕头烧纸时，  
你不让她烧。

她在饥饿年代偷了两把黄豆，

你罚她跪在螺蛳壳上。

你还活着，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你让田埂上走来  
两座阴森森的墓穴，

一个是二叔，  
这是去田野里放猪，

一个是堂兄，  
喝了烈酒，准备去棉花地里干活。

祖母当年死去时，  
连树叶都没有为她送葬，

因为树叶被人吃光了。  
这使我相信，

祖母在活着的时候，  
不得不死亡。

在她死去很多年以后，  
继续在子孙们的心中死亡。

死亡要持续多久，  
现在还不知道……

## ● 后记

古人云“管中窥豹”，编完这本诗选，这其中的体会我已更为深刻。我的意思是：这本诗选仅是江南诗坛的一个初步贡献，它似乎才刚刚开始，犹如本书标题所示：它仅是一只“夜航船”，这样的区区小舟当然不能胜任如此众多的江南诗人。我们只有期待日后会有更丰富全面的一部当代江南诗选出世，以弥补未被选入的江南诗人之缺憾。

再说一下有关本书的编选情况：

一、本书诗人的排名不分先后高下，但依汉语拼音为排列秩序。

二、本书诗歌由各诗人自行提供，不作删减，以期读者尽可能从中见出诗人在这个有限空间里的全貌。

三、在本书编选工作中得到了庞培、长岛、杨键等许多人的帮助，也得到了唐晓东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祝这北斗七星能最终幻化出万千星辰，或者这只小小的夜航船能导引出浩荡的渡河之大船。因为人身都是如来身，唯此，小乘、大乘，只要当面遇见，便应皆大欢喜；唯此，我们应该更加爱惜我们与他们的相逢与告别。

2006年11月13日于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夜航船:江南七家诗选/柏桦主编.-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321-3187-7  
I. 夜… II. 柏…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7671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装帧设计:周艳梅

夜航船  
——江南七家诗选  
柏桦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75 字数 81,000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187-7/I·2421 定价:36.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4483425